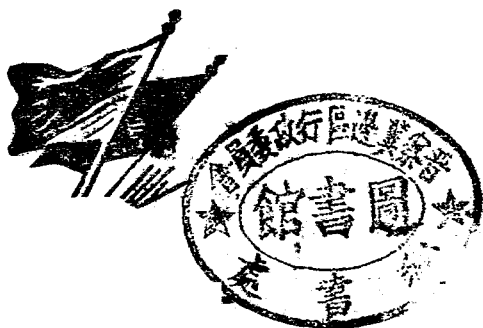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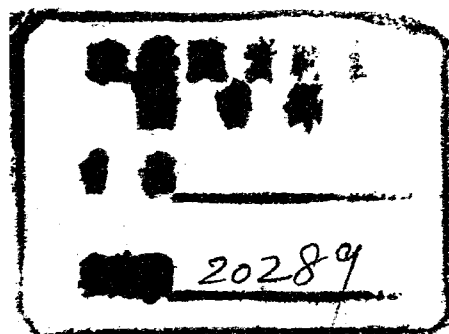
著夫亞里波

# 方後人敵在

記日員訊通地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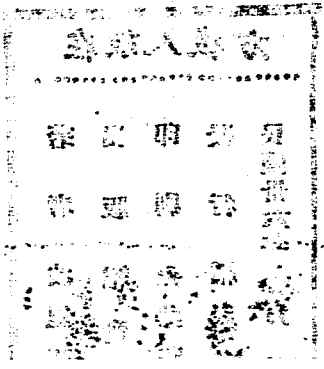


行發店書奮韜



116  
170  
3

波里亞珂夫著  
在敵後方  
戰地通訊員日記



3 2168 3735 5

報 舊 書 店 發 行



## 編者序

波里亞珂夫著的在敵人後方這本實引起了軍除中讀者們很大的興趣。該書底起源並不是平常的。加里次基少將所指揮的部隊，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與德國法西斯蒂之過於優勢的力量苦戰多日，爾後即陷於敵人包圍之中。我們蘇聯勇敢的軍人從敵人的包圍圈中衝打出來，一分鐘也沒有停止同敵人作積極的鬥爭，他們接連不斷地搗毀敵人底後方。

紅星報底特派通訊員，一等政治指導員波里亞珂夫就與這些部隊一塊行動。他參加過一九三九年反芬蘭白匪的戰鬥，得過紅旗勳章。波里亞珂夫在敵人後方受了傷，然而他還是繼續執行司令部所給予的戰鬥任務，並寫作自己的戰地通訊日記。



## 真理報社論

「狠毒險險之敵，厚顏無恥，乘機變節，向蘇聯進攻。法西斯將軍們所倚仗的，就是突然退却和「閃擊」戰法。戰爭開始，他們就擁有大佔優勢的勇氣，以稠密稠結防範無遺的紅軍部隊，這些部隊從開戰之日起，就處在特別複雜和非常困難的環境中。其中一部份不得不在敵人包圍之內進行戰鬥。但是，我們大多數的支隊和部隊，都表現出英勇毅定的精神，懷著極大的勇氣，高度地戰術靈敏。這些被包圍的隊伍都是很冷靜很巧妙地作戰，給予了敵人以嚴重損失，常常在法西斯後方包圍了法西斯蒂。大多數的蘇聯邊防軍部隊都善於從包圍中突破出來，成爲堅固，團結，而且是極好的戰鬥集團。」

加里次基少將所指揮的聯隊正是這樣行動着的。這個聯隊是首先擔任德寇坦克縱隊之衝擊的部隊之一，他們用大砲火力消滅了敵人坦克二百六十五輛，終於把敵人坦克縱隊的衝擊擊退。隨着德軍坦克師擊破托化師突破了鄰區陣地，將我們這聯隊包圍起來，加里次基將軍就把聯隊分成幾個支隊，並命令它們獨立作戰，直向東方打出。我們的勇士們不分晝夜，在蘇維埃別洛露西亞底森林泥沼地帶且戰且進，沿途消滅德軍輜重，從敵人後而來襲擊敵人部隊和司令部，弄得敵人風聲鶴唳，驚惶不安。當戰士們底陣藥告罄時，他們就用拿獲來的德軍武庫，把自己重新武裝起來。加里次基少將終於將該聯隊三分之二的人員從敵人包圍中帶出來了，而使敵人所受到的損失比他自己所受的損失更大得多。

（摘自真理報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社論）

六月二十七日

戰爭已經五天了！我的祖國，我的同胞，正在進行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反對希特勒匪軍。事變之來，有如狂風暴雨一般。這幾天內，除了懷中筆記簿上所寫的幾點簡短記述外，我沒有作詳細的筆記，不過事變愈大，我的筆記也愈短。

二十六日晨，我記下了這樣幾句：「林邊。三角形的樓子。塔克戰。馬爾科夫迎頭痛擊。右翼卡說：「箭他們的尾巴」。

這天，我所能記下來的東西，就是這多。直到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時間來寫日記。

六月二十二日我出差到西方特別軍區底一個駐防部隊裏去。這真方便。在所有担任通訊員的同志中，我算離戰線最近的了。譬如飛機師，他們是非常重視其第一次最先和最深遠的來打擊敵人的。現在，我可以利用離戰線接近的機會，能把一個頭批從戰地發出的通訊寄到報館去。

我整天都在亞拉丁斯基同志所指揮的空軍聯隊司令部。

這時，我的周圍發生了偉大的事件。亞拉丁斯基上校是一個舉動精緻而面貌美潔的飛機師，他拿着一個顏色鮮艷，在一張鋪在地板上的大地圖上畫來畫去。

無線電生即將偵察機從空中電告的新目標報告上校，上校就用藍鉛筆尖「擊擊」這些在標識透的目標，隨着就下令。

幾個九架一隊的轟炸機先後起飛。過了幾十分鐘，它們在歸途中發來無線電說：「目標——坦克隊，已經消滅」。

卡拉漢多夫的空軍大隊剛在格羅德諾附近把敵軍坦克隊炸垮了，炸得四散奔逃了。它在空戰

時，打邊爐敵人兩架驅逐機。我軍飛機全無損失。

馬上我就把這個消息電告莫斯科。我非常高興，我的通訊是最先到達莫斯科的，科長在電話中會這樣通知我呢。

在匈牙利白匪戰爭中一切詳細景象，尚在我的腦海中活躍着。可是——我覺得——這次戰爭所殘酷百倍。

我向編輯部請求，允許我同部隊一塊往前綫上去。三分鐘後，我接到了總編輯部命令：「出發到前綫去。」

「波里亞珂夫同志，得意吧，再敢打吧，前途遠大呵！」

晚上，我就隨同部隊出發往前綫去了。

六月二十三日，快接近前綫。鐵路工人太使我們快意了。工作得真不錯！火車駛行如飛。幾聲汽笛停過車。

我穿過車箱平台，一直走到火車頭的司機棚。我與車上這隊工作人員同行了約兩點鐘。記下了他們的姓名，並連同代表全列車的謝詞，電告莫斯科汽笛報。駛行了一整天。我真急不可耐，幾時才可到達前綫呵？

六月二十四日黎明，我們下車了。在十五分鐘內，就把車上載的大砲、無線電機、馬匹、彈藥、糧食等等通通卸光了。如果是演習戰陣，這樣短的時間，顯然是辦不到的。

這幾天内，我與查庫特內少將以及勒克布拉特上校，談得很親熱。查庫特內已年滿五十七歲，他還完全像是一個年輕人。他在戰鬥中把身體鍛鍊強壯了。從一九一四年起就開始上火綫，那時他還是一個兵士。

「德國人是我們的老相識。我們知道，用我們的檢閱刀去翻探他們的什麼地方，——查庫特內笑着說道。」



白。我們到了朝長加里次基少將底指揮所。在開戰的第一天，該師就出發去迎擊突進來的敵人，共走了二百多公里。現在部隊已經展開，準備和闖入國境的希特勒寇軍作戰。

那團都是別洛露西亞底密松茂林，松林內有無數縱橫錯綜的村路，還有兩條公路，直通到那洛露西亞蘇維埃共和國都城巴明斯克。這是法西斯帶前進的最重要的幹路。

我們部隊都隱藏在森林中。林邊有大砲，砲口向着西方。每個砲兵連前面，都有兩三公里遠的沒有樹木的開闊地，正好用直接瞄準來痛擊敵人。

加里次基底指揮所，位置在森林裏面。我們花了很大力量才通過嚴密的汽車障礙圈，上到副總參謀的電話綫。

加里次基在與一部份指揮官開會，給他們的指令。他頭戴鋼盔，身穿將軍服，上面披起一件偽裝外衣，坐在一張小摺桌旁。桌上鋪的是綠色地圖，地圖垂在桌旁好像桌布一般。他的年齡在四十五歲左右。面貌極樁端正，直鼻梁，窄眼睛，森嚴的眉毛。

我一眼望着他，他那副嚴肅的面貌上顯着激勵的神色。

「打開地圖！作戰綫：從「C」村到「D」村。兩村都包括在內。烏克蘭斯克團：從「K」山脊（在內）越到三角形樓子（除外）止。」

加里次基忽然怒眼一凌，說道：「誰在那裏用鉛筆畫圖？不准畫上畫的地圖！今天就可能落到敵人手掌裏。要來記清。」

將軍用簡單扼要的話說明了作戰計劃。陡然厲聲說道：「記錯下來！」

於是各指揮官都連忙在自己的小筆記簿上寫着。

「不要記！」

鉛筆都停止了。

所有在座的人都唯唯。這位威廉將軍底意志，他底這種力量，他底這種官們所稱，來便他們明白瞭解，現在他們面前的任務。

我決定留在加里夫，將其將軍。在庫特內爾，我將與將軍會見。將軍說：

「我就親自同加里夫將軍會見，他選了握我的手，和讓地問道：

「你說了你是通敵員麼？要得，就殺我們一場打仗吧。」

又原德將軍用命余的聲調說道：

「——參謀長，這位通敵員就同我們一進行戰鬥……」

我懂得了，我們的談話已經完結。

晚上，我知道了，這個師有着豐富的戰鬥歷史，在文件上稱之為「第二十四薩馬拉——烏里揚諾夫斯克鐵師」。

該師是庫依貝舍夫在二九一八年任第一軍政治委員時編成的，當時歸第一軍指揮。

我在收藏英文書夾子中發現了一個歷史文件，敘述該師準備攻取庫底故鄉西姆比爾斯克城，以及後來用英勇的衝擊佔領了該城的情形。

一九一八年九月八日，第一軍得到了攻取西姆比爾斯克的命令。在各部隊中舉行了兵士大會，大家一致高呼政治委員庫依貝舍夫所提出的口號：「收復依里奇底故鄉——西姆比爾斯克便是對刑徒列寧的回答」。

五月二十二日紅軍攻陷了西姆比爾斯克。蘇維埃紅旗就在該城中飄揚起來了。

第一軍戰士們寫電報莫斯科，報告列寧說：

「親愛的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我們已經把你的故鄉西姆比爾斯克城收復了，這是對你所受的一處創傷的回答，而為了回答你所受的另一處創傷，則我們定要收復薩馬拉」。

依里奇拍了一封回電給該軍戰士和指揮官們，該師把這一電文珍重保存，作為聖物，作為

給戰士們爭取新勝利，獲得新戰功的旗幟。

原文如下：

「你們把我的故鄉西姆比爾斯克城收復，就好像給我的傷口敷上了第一條藥，靈效而又最好的藥帶。我覺得自己精神煥發，力量驟增。我恭賀紅軍戰士底勝利，並代表全體勞動羣衆感謝你們的一切犧牲精神。」

該師因收復西姆比爾斯克，即現在烏里揚諾夫斯克城的戰功，獲得有第一個紅旗勳章，而在芬蘭戰役中，又獲得了第二個紅旗勳章。

加里次基少將是一個富有經驗的戰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他當過兵，從那時起，就短了蘇俄人底技術。他是國內戰爭的參加者。有紅軍以來他就充紅軍中服務。

六月二十五日。我們繼續往國界行進，去迎擊德軍。我軍底偵察隊不斷地活動着。每天都發生衝突。偵察戰。從加里次基將軍底各種佈置看來，顯然他是想握往戰鬥的主動性。偵察的結果說明，敵人並不以為在這一方面的戰線上會遇到重大的抵抗。顯然，加里次基是預備給他們「一併一揆」不及。但是我沒有寫下絲毫的筆記。

早上，我一起床就到將軍底帳棚裏去。他坐在那兒看地圖，思考偵察隊長寫來的敵情報告。時機正好，此刻我可以馬上知道各種情況了。

少將同志，早安！

「早安！……將軍淡淡回答，望都不望我一下。」

「關於實地情況，可否請你稍微指教？」

「不要吵擾我！我要做的，是打仗，而不是指撥通訊員。請你出去吧！」

我爲之愕然，啞嘴着說：「我想詳細知道一些部隊情形和目前局勢……」

「我再說一遍，請你出去……」將軍狠很地釘了我一槓，厲聲說道。

我決定即刻離開加里次基。我覺得受了無理的侮辱：不，一分鐘也不停留在這裏了！到奎庫特內和勒克布拉特那裏去吧！

此刻已是晚上了，我尚未起行。沒有同伴……。雖然加里次基不告訴我，可是我在通信處把所要知道的一切情形都打聽得到。加里次基那裏，夜間將有一個短短的軍官會議。

我很想參加這次軍官會議。可是自尊心不讓我。我在樹叢後面，聽到會議中的一切情形。

……六月二十六日，我們的前衛部隊與法西斯蒂接觸了。這一天是不能忘記的。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遭遇戰。我師迅速展開了，全部加入了戰鬥，戰線寬達三十公里，我們就在六公里正面的陣地上打擊敵人。向我們猛擊的是德軍葛特上將所指揮的坦克軍團底中央縱隊，而以克洛賓斯多爾夫將軍的第十九鐵甲師為首突擊，第十二和第十八摩托化師跟蹤前進。

藏在鋼鐵裏面的法西斯匪徒正在向別洛露西亞底都城——明斯克進攻。我們的戰鬥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拚命扼守別洛露西亞都城，在其遠外圍上，擊退敵軍坦克縱隊的進攻。

每一個戰士，每一顆心中，都得到命令：

——一步也不後退，前進，向敵人衝去！

偵察營營長石楚卡少校偵察回來了。他是一個身軀高大，肩膀寬闊的漢子，滿臉風塵而雙鬚帶點粗魯。從他全部姿態看來，他很顯得有力量，有自信心。一對眼睛閃現着快樂而敏慧的神色。少校報告說：在前面公路和土路上停下有上千的法西斯匪克。因為沒有燃料，開不走。

石楚卡並帶來了「人」證和「物」證：一個被俘虜的德軍軍士，以及我們偵察員在其殺死的葛特將軍司令部軍官身上所搜獲的文件和地圖，其中說明了敵人各師的位置，行進路線和任務。俘虜里爾斯特，二十歲，在第十九鐵甲師中服役。穿的黑短服，黑褲，長褲腳，靴底釘有鋼釘，——這是法西斯坦克手的通常服裝。黑領章上佩着有白色鋼質的骷髏和棍棒的標記。

黑爾斯特大為詫異。他們的坦克縱隊原定六月二十五日就要佔領明斯克，再過十五天就要進

到莫斯科近郊。

法西斯帝製定了嚴密的計劃：第一縱隊向前猛進，接着是第二縱隊，然後是第三縱隊……今天已是二十六日了。但各隊仍在原來地方。黑爾斯特證實說：的確有上千的坦克，因為缺乏燃料，都停在那裏無法移動。

——真好得很！——加里次基少將高興起來了。——馬上就送燃料給你們。而且還有多餘的！去叫所有的砲隊指揮官都到我這裏來！……

少將向砲隊指揮官們說：你們有工作了，你們的節日到了。初次偵察來的材料在右楚卡那裏，其餘的，你們自己去找。慢是不行的。火力準備好後，即刻報告我。不過，誰要想繼續和我一起作戰，那就要在三十分鐘內把火力準備好。

難道在師團中，會有一個人不願意和加里次基將軍一起打仗的嗎？

砲兵司令杜布郎拉沃夫上校，也是一個和將軍一樣膽肅的人，他報告說：

——少將同志，你的命令，一定按期完成。

砲兵司令部馬上打電話到各砲隊去。鮑羅金，加爾金，依萬諾夫各同志的砲隊都得到了命令。司令部底科長們乘汽車飛往各部隊去，重述這個命令。加里次基將軍和杜布郎拉沃夫上校就出發到他們的觀測所去了。

果然，一百多尊各式各樣的大砲，按時開放猛烈的砲火，轟擊法西斯坦克的軍營。

……我軍各砲隊發出的頭一批砲彈就使敵軍坦克手隊伍，一下子正確些說，鐵甲匪徒的野營，拿掉失措起來。他們急忙把所有坦克中剩餘的汽油灌到前列的坦克中去，就開始動這些坦克。三十輛五十輛一隊的，向我們舉行反攻。

法西斯的坦克一開出森林，就繞過三角形的樣子向我們衝來。我們幾十門大砲直接向他們轟擊射擊。

在我前面三百米遠的地方有波波夫所指揮的曲射砲連。它的工作最緊張，因為它正布置在公路上。約莫三十輛敵人坦克向它猛猛衝來。

「快放！一直瞄準！——波波夫的口令剛一喊完，大砲的轟隆聲就把他的聲音掩住了……

法西斯的鐵龍用每小時三十公里以上的速度向前猛衝。我們的砲彈直接炸在鐵輪下面，於是這條拼命衝進的鐵龍忽然在地上打起旋來；旋了兩三個轉之後，——坦克就不動了。不，這不是坦克，而是鐵棺材，法西斯帶好像蛆虫一般，紛紛從棺材裏爬出來。步兵從來完成砲兵的工作。差不多有二十輛坦克衝到了波波夫的砲兵連前面。它們在掃蕩波波夫的陣地，波波夫也在掃蕩它們。砲兵們轉動砲身，埋頭痛擊……

戰鬥剛一結束，我連忙跑到弟兄們那裏去。有幾個人受了傷，砲手卡爾度陣亡了。其餘戰士們臉上都被煙霧得漆黑，被火炙得通紅，血漬斑斑，大家都站在敵人坦克的戰場中。十八輛黑得漆黑的坦克顛倒歪側在各大砲之間。我一面走，一面數。

「這是誰的功勞，誰擊毀了的，擊毀了幾輛？——我問波波夫。

波波夫目不轉睛地望着遠處的林邊，從那裏定會再有一批法西斯坦克衝出來的。他的暗黑的臉上燃燒着戰鬥的熱情。

「就算我們大家的賬，——波波夫也不轉身，回答道。

砲手石世科夫，一氣擊毀了五輛坦克，而且每頭一砲就打中一輛。馬爾科夫少尉在兩米距離前直直地擊毀了一輛坦克。砲長哈波夫，佐托夫，潘費洛夫，中尉桑姆索諾夫，包爾沙科夫，砲手卡爾度，巴爾費諾夫，費里波夫，仁日羅夫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博得了無限的光榮！

「不，我決不離開加里次基，決不離開這些奇妙人物！」

……六月二十七日。坦克砲今天還在繼續着。法西斯派遣一批又一批的坦克來攻擊我們。可是石楚卡少校也得到了援兵：八輛重坦克——蘇維埃的鋼堡，還是法西斯帶還沒有看見過的。

「——現在我要打它們的尾巴了，石楚卡鑽進一座這樣的「堡壘」，嗚嗚說道。

石楚卡一直衝進敵軍第十九鐵甲師的前鋒隊裏面，碾着敵人的坦克，就好像碾核桃一般；

晚上我到我們紅軍戰士報的編輯部中，幫助編輯員布列特涅夫同志出版第一期報紙。「看見自己的第一期報紙真令人快樂！報紙上報頭上刊有大字標題：『昨天，我們幾個支隊，殲滅了敵人九十七輛坦克。我們要用準確的砲火，徹底消滅法西斯毒蛇！』」

整天都是砲聲，鐵聲，轟鬧不停；空中騰起一團一團的黑煙，這是法西斯的坦克被擊起火了。在我們獲得的戰利品中，有許多鮮紅色的大方巾，上面繡着一個白圈。圈的中心有像蜘蛛腳一般的法西斯的黑色卍字徽。還是法西斯坦克手們的信號巾：當空中出現德軍飛機時，坦克手就把信號巾蓋在坦克上，表明它是「自家人」。

——這些東西要收藏起來，——我向同志們說。

——對的，這是有用處的東西，——石楚卡表示同意，眼珠狡猾地轉了一轉。

晚上，司令部作了兩天——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的戰鬥總結：在「眼望到的坦克轟擊場上，法西斯坦克共二百六十五輛，死傷的坦克手在四百人以上；希特勒匪徒們很久都不會忘記這位加里茨基少將的！」

法西斯蒂無力從正面擊潰我們，就實行迂迴運動把我們從各方面包圍起來。敵人飛機拋散傳單：「你們四面被包圍了。你們已陷入絕境。快投降吧！」傳單反面印着我軍被圍的形勢圖。

加里茨基仔細研究着德軍散發的形勢圖。——好，謝謝他們幫我們把形勢弄清楚了，——他安靜地說。——少校同志，你去偵察一下，檢查檢查這個形勢圖吧。

深夜，加里茨基召集緊急軍官會議。

——我們已經處在敵人後方了，——他的聲調異常嚴厲。——立刻把這種情形公開告訴全體戰士。不要有半點驚惶！共產黨員和共產青年團員應當以身作則，鼓勵全體戰士作戰。

我們在敵人的後方了……我自己重複着這些字句，竭力想使自己對這意外的消息習慣下來。

昨夜。我向人們臉上看法。砲兵團團長鮑羅金，目不轉睛地望着加里次基少將。這個當於蘇情的人，用大砲轟擊法西斯的坦克縱隊，整整地轟了一天。他破壞了的寬帶，車輪，穿洞的鋼甲堆得像山……此類在想什麼呢？

巴考珂夫中校的臉色看來很安靜。這是一個顧慮周到，遇事慎重的指揮官，他正在暗中考慮什麼事情，他是不會被敵人弄得措手不及的！石楚卡少校愈發得冒火，——現在他的偵察隊才能出發工作！我漸漸地安然下來，而且堅信會有成功的結局！和這些人在一道，根本不怕什麼包圍。

——我們光荣地為我們的祖國犧牲過，——加里次基少將繼續說，——難道我們會讓該死的法西斯帶來屠殺我們嗎？！

——決不！——我們大家齊聲回答。

——請聽下去！我們要邊打邊退，退到主要戰綫方面去與紅軍匯合起來。今天我們就要轉為敵後游擊部隊的情勢了。從現在起，我們就要用游擊戰術來作戰了。我們要危害法西斯蒂，弄得他們晝夜不安，消磨他們的力量，要拚死命地打！為了這個目的就必須：

加里次基又一條一條地來說明我們的新生活法，後來我們就叫這是「加里次基將軍底法規」。

無論誰也不許用「據說」這兩個字，只能用「親眼看見」這四個字。要無情地反對空談和恐慌的傳言。

口糧平均分配。首先要使傷兵和偵察員吃飽。石楚卡特別喜歡這一條：要節省子彈，有了顯著目標，才准瞄準射擊！



兩夜間在露天吸煙者——槍斃！

「我們從掩蔽部內出來。大家覺得相互之間更加親近了。快天亮了。樹林子喧鬧着。我躺在地上，仰望星空，好久不能入睡。」

六月二十八日

猛的轟隆一聲把我驚醒了：敵人的飛機來了。我藏在掩蔽部內。我們的高射砲在驅逐法西斯的偵察機，——看來，敵人的飛機並非偶然地在指揮所的上空盤旋。大概是有人指引它們……

黎明。朝霞透過樹林，粉紅色的。

我又躺下去，但是現在已經被蚊子叮得不能成眠了。滿臉滿手都叮的是疹泡，還加上許多蟲傷。那些抽煙的人，可以用自捲煙的煙氣熏退蚊子。三個人坐在樹下：一個貪婪地抽上一口，吐吐煙，另外兩個很舒適地呼吸着這口「悶了爐」的煙氣，——因為煙草少……

許多人還在大聲特睡，頭靠在樹樁上，或土堆上。每個人都給自已選擇了一棵樹或一叢灌木。這就是房子：人睡在這裏，轟炸時在這兒躲避，讀點舊報。只有一個威尼格維支，找不到一棵香茅的樹——這是我們師裏一個頂高的人。人們常開他的玩笑：

「你在轟炸的時候就挺身站起，不要動，從上面很難辨別出你是否一棵樹。你自己——便是松樹！」

夜間搜索的偵察員現在回來了。石楚卡在聽報告。

「『維維維』，——我們這樣玩笑着稱呼石楚卡少校的偵察營。這個營的任務：是向法西斯蒂挑戰，用戰鬥方法來發現他們的力量和武器。石楚卡歡喜偷襲敵人的營防，用自己的坦克砲造成喧鬧，捕獲到戰利品後就回家。石楚卡整天整夜地從事偵察。在沒有成功之前，他連飯都不吃。在出發偵察時，他向給養科長沙羅爾說。」

——我回來，可要吃一頓好飯。

——一定，少校同志。我今天讓你吃雞湯。——沙福蘭答應着。

沙福蘭不很允阻，他帶起三個廚子到鄰村去採辦食物。他把所有的罐頭食品都妥當地藏在磨林子裏，他以為，現在我們雖然是正規軍，而是用游擊戰術從事戰鬥，因此我們現在也應當用游擊方式去獲取食物。照他的意見，認為靠紅軍的糧來供給現有部隊是不應當的；自然，我們很快就打破了沙福蘭的錯誤見解。

右楚卡少校來了一個報告，說「巨」站有許多武器，彈藥，還有坦克。燃料；趕快派隊伍去搬運。金澤西斯的眼皮下頭，應當迅速把這批貴重東西運到樹林裏去。派定了普羅羅夫同志負責指揮這一行動。命令通信連長集諸維耶夫去保障和車站間的聯繫並維持裝載時的秩序。這裏，我想權且不提搬運戰利品的事，回頭講講集諸維耶夫的家庭。

這個家庭——父親是一等軍事技師，母親是司令部的打字生，一個兒子，才十四歲，叫安納托里，我們部隊裏的指戰員老早就很熟悉這家人。戰爭剛一開始時，集諸維耶夫家的人——父親（軍務人員）、母親（軍隊中的自願傭員），都應當跟隨部隊出發到前綫上去。在「家庭會議」上議決：請司令部批准安納托里、集諸維耶夫也參加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神聖的保衛祖國戰爭。司令官好久沒有答應。家裏的人證實安納托里在隊伍中，不僅不會成爲行軍中的累贅，而且會有益處。是的，他才十四歲！然而這是一個已經受過戰鬥鍛鍊的青年；他的摩托車駕得很好，又會打槍，他是一個優秀的通信員：

經過一次簡短的「試驗」，打步槍，駕駛托車，建立通信關係，安納托里都考得了「優等」。

他也到前綫去了。

每天，我都碰見這個金髮碧眼，默默寡言的青年，軍服，長褲，飛機帽。他鎮靜大膽，完全

同他父親一樣。他在敵人射擊下沈着得了不得。安納托再是一個剛強的蘇聯青年，要麼弄機器，試驗收音機，想些改良辦法。

軍事技術師集諸維耶夫委派戰士安納托里、集諸維耶夫，跟着部隊到「B」站去，沿部隊的活動路線，架設直通司令部的電綫。

我們在車站上把持了五小時。彈藥箱和汽油桶都裝上汽車，運到僻靜的樹林中去了。

集諸維耶夫之妻納捷施達、集諸維耶夫在司令部接到車站「駐防司令」集諸維耶夫底報告。  
「集諸維耶夫同志，請報告司令部，命令業已執行。彈藥和汽油都運走了。剩下的東西都要消滅掉，車站和鐵路也要破壞的。還請感謝安納托里、集諸維耶夫和他的通信排，因為他們建立了毫不間斷的好交通聯繫！」

當法西斯的轟炸機飛到車站上來時，它們發現車站已經變成了煙霧迷天的廢墟。  
參加裝卸的人，餓着肚皮回到自己游擊隊的軍營來了，帶回了許多戰利品。但是沙福蘭答羅的雞湯和烤雞卻沒有見到。而且連沙福蘭本人也不露面了。

偵察員——尼基佛洛夫中尉這時出現了。他在公路上完成了極有效的襲擊。原來尼基佛洛夫藏在叉路近旁的水溝內，忍耐地等候着。不久一輛德國的摩托車在公路上出現了。後來的情形，和中尉所預測到的一樣。摩托車手把車子停在路旁，就拿起地圖來看。他手裏也就沒有武器了。這正是偵察員所期待的。於是中尉從溝中跳到路上，把手槍對準法西斯帝。

「舉手！」

這德國人意外一驚，連地圖也落掉了。

中尉轉住俘虜的服，把他帶到森林裏去了。在我們的司令部內，從這德國通信兵的皮包裏，搜出寶貴的文件，文件上指標有德國坦克部隊的前進方向。這些消息對於我們都是非常寶貴的，有價值的。

依照「加里次基將軍底法規」，首先應當使勇敢的偵察員吃一頓飽。但是我們簡直連沙福蘭的糧頭食品都找不到了。

忽然他出現了。沙福蘭恍惚不安地把兩手一伸，說雞湯已經倒翻了。

——你怎的把雞湯都弄丟了？你還算是個給養科長嗎？——石楚卡談話地說。

——你又算是個什麼偵察隊長？事前還不能告訴我一聲，這村子裏有法西斯蒂——沙福蘭罵道。——他們跑出來向我們襲擊，祇好把湯全部倒在地上……

——怎麼？這村子裏有法西斯蒂？——石楚卡氣得大叫起來。——人多嗎？

石楚卡不見了，於是沙福蘭開始向我們講起這段悲喜交加的故事來：沙福蘭正在三間小屋裏裏安安靜靜地作飯，廚子們就在那裏煮啊、煎啊、烤啊，還有幾婦們熱心地幫助着。中午時光，沙福蘭走到門階上，忽然看見一隊法西斯的汽車和摩托車，向村中開來。他急忙奔回屋子去……農民把沙福蘭和廚子們的衣服都改換過，又帶着他們把烤雞從村中搬出去，但是雞湯已經沒有了……

當石楚卡少校回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放曉了，他非常高興，眼睛炯炯發光，要吃晚飯。

沙福蘭很莊嚴地給他端來一隻烤得很好的雞！

石楚卡吃起來了！這是一種很準確的徵候，證明少校一定獲得了大宗戰勝品。

六月二十九日

少將在昨天晚上就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決定。我們的部份勝利並沒有把他迷醉住。

敵人第十九鐵甲師底前鋒部隊已被我們打垮了。該師迫不得已向旁的面退去之後，敵人又攻了第十二，第十八摩托步兵團來攻擊我們。據第一批俘虜供稱：這兩師人正在向我們展開。

包圍圈越縮越緊。聽到驚刺的砲聲。在我們後面十五公里處，有一條百公尺來寬的河。加羅

次茲將軍命令，夜間秘密地向那兒移動，拂曉前，把砲隊，剩下的彈藥以及軍械的機噐——搬運到河對岸的樹林內。準備同德蘭人來一個河川戰。

在河上作戰，——我知道，——我們是精通這行的。就假令我們沈到河底去，那末，無異地我們一定是躺在淹到冰裏的希特勒匪徒們底頭上。

我有件很重大的工作。白天我到了野戰病院，——這是我在參加芬蘭戰爭時已經熟悉了機關。那兒有七十個重傷的紅軍戰士。其中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在作戰前幾天，從別的部隊中送到我們這兒來的。

我向那政治部主任考爾皮克同志聲明說：我願意幫忙病院來撤退。

他回答：——我連這全部責任都委給你。

夜，黑暗，落雨。地平線上不斷地閃爍着閃電和砲彈爆炸的火光。

專門派來運傷員的六輛馬車，也不知滾到什麼地方去了。大概在樹林中迷失了路。

野戰病院座落在離大路邊邊二百公尺的林邊上。時間太緊促了。我就決定：暫時把傷員放在路旁，如果沒有馬車來時，就把他們放在過路的汽車或者砲架上帶走。

有六個紅軍戰士和兩個中級軍官——梅里尼珂夫和米進同我在一道。不過他們也受了輕傷。

他們是到野戰病院來換繃帶的，我立刻就宣佈，請他們權充一下看護員。

弟兄們很熱心地工作起來。過了兩小時，我們把一共七十個傷員都從樹林中運到大路上來。看護員們因為疲弱無力也倒在傷員附近了。可是我鼓勵他們說：你們是天鷹，是英雄好漢，並把他們的姓名都記下來了。大家又存了一點餘力。於是我們開始把傷員們向過路的汽車上搬運。

忽然加里次坐車來了。我們依照他的命令，當時把五輛汽車上的零細東西和食品卸下來，然後搬走了我身旁的傷員。

當全部傷員和看護員都運走了之後，我一個人留在路上，加里次走到我面前來，愛撫地扶

住我的肩膀說道：

——波里亞夫同志，怎樣？現在我相信，你就沒有我的幫助也能把情形弄得很清楚吧？

——少將同志，我弄得很清楚。——我同樣到不久前那次不愉快的談話，傷促不安地說道。我和將軍一起，坐上他的汽車到渡口去了。

德國人老早就一心一意地想把我們的退路截斷。——巨大的所謂「監峯」橋被飛機炸斷了。可是我們在臨時架設的橋上和淺灘上，急行渡河。——每砲跟一尊砲，一輛汽車跟一輛汽車，用曳引機或馬匹拖着，邊着河底，拖上了沒有危險的對岸。

巴石基洛夫准校的工兵，站在沒起喉頭的水中，或者騎在浮着的木排上工作。斧頭用繩子拴在手腕上，——爲了人偶然跌倒時，東西不致落失到河裏。工兵戰士們在轟炸的時候也不停止工作。時間是很可寶貴的！

馬楚里斯基准校的高射砲營掩護渡河，每當敵機襲擊時，總要在天空組成一次砲火地獄，使它無法接近。

保衛渡河點，即阻止敵人向河邊移動的全部重担，由烏克蘭斯基同志的部隊和依萬諾夫准校的反坦克砲營擔任。我們陣亡了十七個人，但全師部隊都秩序井然地渡過了河。

在渡河點順利地擊退敵人和救出輜重武器中建立了功勞的，還有另外一支隊伍。這就是出過參戰的報紙！

報紙底編輯布列特涅夫，隨着自己的補輛大汽車到了渡口。一看，還沒有輪到自己渡河的時候。

——這倒很好！我們得把報紙印出來。——布列特涅夫高興地說。

報紙第一頁已經排好了。那上面印着法西斯蒂損失的數目和蘇聯情報部底公報。

有人建議：單把第一頁印出，就當作傳單散發給掩護部隊。

幾張報紙式的傳單立刻就送到陣地上去了。但是戰士們沒有得到報紙。它落到：德國人手中去了。當運送報紙的摩托車手到了後衛部隊防地時，正好是敵人展開猛烈砲火的時候。

爆炸的波浪掀開了我們通信員底摩托車。報紙都散落在路上了。風把它們向各方亂吹。馬車就是一條紙而落在敵人的部隊頭上發旋。這立刻吸引了德國兵士的注意。他們忘記了攻擊，一齊向報紙奔去。德國的軍官們連忙朝兵士那裏撲去，開始搜查他們的衣裳，把報紙奪走。看來，軍官們是寧可放棄攻擊，只要他們的兵士不粘上蘇聯的傳單。但是兵士們繼續抓取飛舞着的報紙，把它們塞進制服裏去。

報紙事件使德國人的攻擊耽擱了三十分鐘！這時候，我們的部隊正渡河完結了。編輯布列特涅夫最後一個跟着自己的大汽車渡過河來。他渾身油濕，高興地看着報紙，並沒有猜想到報紙會在德國人那裏弄出天大的事來。

清晨，全師隊伍已經分佈在樹林中了。我們的砲隊，用最大限度的射程，隔河向敵人的摩托化步兵縱隊射擊，不讓他們接近河邊。我這一整天都受加里次基亞托，和哥薩克維奇准校一同留在渡河點，照管渡河事宜。我們還用曳引機把落在後面並陷在泥裏的幾輛汽車渡過河來。

砲彈又咬又吼，從我們頭頂上飛過。敵人的空軍來轟炸了十次。可是這些飛機師有什麼用呢？一羣瞎貓兒！他們向渡口上投下的炸彈差不多有幾十噸，可是連我們一輛載重一噸半的汽車都沒有炸毀。

為了躲避轟炸，我們搬到麥田裏。金黃色的，沈重的麥穗向我們嚴嚴地鞠躬。矢車菊，該是這麥海的永久伴侶吧！幾萬隻藍色的小眼睛（花朵），透過麥莖，向外張望。

我躺在翠路上，一面等待空襲完結，一面玩賞摘下的矢車菊。不知怎的把花揮到了嘴帶口上。就這樣一直幹到天晚。

麥子差不多完全熟了。一兩天內就要收割了，可是由法西那帶所發動的這個可惡的爭戰正在毀滅這些糧食，弄得人們飢餓，疲勞不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連一根麥穗都不得留給你們法西那帶，這般毒蛇的。我們自己燒掉它們！讓你們這些造成飢荒的惡魔去餓死吧！

黃昏時光，我在渡口處受了傷。飛機炸彈片把我的腳背上正當關節處連靴帶肉炸掉了一塊。他們連忙給我用綳帶包紮起來。我忙的簡直不覺得痛。我想，這些鬼東西，像野獸、豺狗、匪商賺好了的，又把我這隻在芬蘭受傷的右腿打傷了。

我們又來拖汽車。我正在整理曳引機上的鐵索。鐵索的一裂，斷了。鐵索又在這隻腳的傷口上圍一點。現在我已經不能跳動了。我坐上一輛汽車，到樹林子裏去，向醫生求救了。

我只有一條腿管用，這成個什麼鬥士？我原先總在抱怨，怨自己沒有時間寫筆記，現在要寫多少就可以寫多少了。今天我才能用鉛筆在紙上作起戰來。但是這有什麼用呢？把我留在村中治療，可是過三四天德國人就要開到這兒來，而且會把我「醫治好的」。

當我這樣想時，加里次基走過來了。

「你在雜邊嗎？我看，沒用處。我明白你在想什麼！誰也不會把你丟下不管的。到定的時候你可以隨便坐什麼汽車，騎什麼馬；你就是這樣兒，對我們還是很需要的。」

我被加里次基將軍底注意和體懇感動了，也不知道我咕嚕了些什麼不相關聯的話。

我是又一次信服他具有高尚人格和指揮官的品質了！我們國家該培養了多少這樣的美妙人物啊！

六月三十日

我們渡過河後，就在樹林內佈置了防禦地區。我們的計劃依然如故：雙方東進，向主要戰線方面去，和紅軍的基本隊伍匯合。



黎明時，我在汽車上醒來：

後面東方五六公里路處，發出了重轟炸機的聲音。參謀長跑到汽車前面來了。加華茨基命令他火速坐車到法西斯飛機出現的地方去，把情形確實地調查一下。從昨天晚上起，此地就有鐵甲車和石楚卡營底摩托步兵連戰士放哨。

石楚卡在昨天晚上就預先告訴了司令部，說在通裏面的那條路上曾經發現一架敵人的飛機，頑強而又令人可疑地在一塊田野的上空飛繞。石楚卡預料到會有法西斯的傘兵降落下來，便命令摩托步兵連連長卡希契耶夫和鐵甲車連連長李昂諾夫在這塊田野四週，實行監視，並對空中觀察。

我們的汽車飛馳前進。我看見地平線上有幾架法西斯的飛機，正在約五百公尺高的上空盤旋。我們把汽車停下來。我既不能打仗，就只好把眼前的事記載下來。我掏出自己的破爛不堪的日記簿，四下一望。在不遠的地方，很快我就看到，不是我猜到：李昂諾夫和卡希契耶夫兩支隊底戰士們都很巧妙地偽裝着。他們佈置在田野周圍的樹林邊上，等待着空中的一不速之客。

偵察員們都整起耳朵，仔細戒備着。飛機的轟隆聲越來越響了。昨天那架偵察機在前面領導，九架運輸機在後面跟着。它們以為自己是當場底主人翁了。一點也不害怕，就在低空中飛行。

法西斯的運輸機實在是太難看了。巨大腫腫的雙摩托飛機漆上了黑色和黃色。法西斯的十字標記——有的漆在機翼上，有的漆在機尾上，有的漆在機身的兩旁，一眼看得清清楚楚。

偵察機在田野上空繞了一匝。運輸機都跟着盤旋起來。

傘兵——準備消滅！——卡希契耶夫低聲地下着命令。

在離地面有三百到四百公尺的空中，第一架飛機的黑肚皮忽然張開了，就像是在飛機身軀下面先爆炸了一下，隨後滾下來一團帶漆的煙霧。但這不是煙霧。這是灰色的降落傘。穿灰制服的

傘兵。從飛機下面的各洞內，跳下了十五個法西斯傘兵。第二組也緊跟在他們後面跳下來了。每一個敵人的傘兵，在最初一瞬間，由於慣性的關係，還隨同飛機一起飛了幾秒鐘。不過這時傘兵已經張開了，傘索也拉直了。軍事破壞者們在空中提盪着。

開火——卡希契耶夫殘酷地對着整個樹林子喊了一聲，自己首先就用自動槍向傘兵打了一排子彈。幾十枝自動槍和機關槍打得空氣直震。

天空的一幅場面真難以描述。首先，聳入眼簾的是：子彈像利刃一般，在宰割敵人的降落傘。降落傘好似一個炸破了的泡，立刻變成了一團被布，迅速地連同自己的「貨物」落到地上來了。第一批破壞隊已經到達地面了。真的，他們的腳已經踏到綠色的草地上來了。但是這又是什麼一回事呢？匪徒們的腿都跌斷了，好像泥腿一樣。降落傘上出着的法西斯帶屍體從空中落到地上。空戰繼續了幾分鐘之久。飛機像擲彈一樣，把破壞隊拋下來。其中居然有許多人能活着落到地上來了。現在已經在進行陸上戰鬥。法西斯帶拚死命地抵抗。他們一着陸，立刻就地臥倒，忽然間就用自動槍開火。但他們的情勢已陷入絕境！法西斯的軍官們已經認清自己不用導偵察機，同時企圖在田野上組織二個圓陣。要知道，拋下來的差不多有二百五十個火。

但是，圓陣防禦有什麼用處呢？這兒已經很好地準備了差不多整整一晝夜的圓陣攻擊。從樹林各邊，從草窠，從樹叢內，從各樹上，石楚卡的射擊兵和機關槍手，展開了殘酷的，

新的掃射。我們也受得有損失。我看見了一個身材不高，面色黧黑的戰士流着血，倒下去了。有個射擊排排長加拉梅珂夫少尉，下顎受了傷。不幸啊！他不能說話了，不能發口令了。我想把脚託擲掉，去代替加拉梅珂夫底位置。我用眼睛注視着他。原來，他是用不着人去代替。雖然少尉的嘴已經被打破，但他仍在繼續用自己的自動槍和敵人講話。

德國人像死蒼蠅一樣倒在田野上。他們在絕望中還企圖衝鋒，但是立刻遭受到李昂諾夫和羅西的鐵甲車隊底大砲和機關槍的掃射。

這毒毒蛇已經感覺到不可避免的毀滅了。殘餘的，活著的傘兵中，已經完全渙散，沒有任何統馭力量了。他們拋掉武器，發出了野蠻的，震耳的吼聲，四散跑去。

衝過埋伏，逃跑到森林中去的法西斯蒂，只有幾十個人。田野上堆集了八十具傘兵的屍體。敵人企圖截斷我們退路的計劃，遭受了突然的打擊，像一把刀子刺進了膏肓，完全失敗了。

我們轉回到指揮所去。石塞卡的偵察員們，在我們後面，用卡車載着許多戰利品：新式自動槍，手提機關槍，手榴彈，眼鏡鏡，炸藥包，外加幾門迫擊砲。在被打死的傘兵的軍用袋和衣袋中，發現許多偽造的文件，上面都是用的蘇聯公民和紅軍戰士的名義。

在法西斯蒂們所收藏的剃刀，假髮，小鏡子上，——都印得有法國商店的招牌。看來，這是一些很有經驗的傘兵，他們曾經這樣「拜訪」過法蘭西。他們很輕鬆地跳到「葉里美坪」上，很易為的在巴黎化粧品商店的貨架上摸索過。但是，他們在我們蘇維埃的田野上找到了自己的墳墓。

當消滅傘兵時，林果與盧卡契正在向我們側翼的一個分隊處裝電話綫。通信員橫過公路，想想：把電話綫埋在地上，還是掛在空中。忽然在不遠處出現了一輛敵人的摩托車。

——到溝內去！——林果喊道。

同伴們都藏起來了，還沒有來得及把懸在懸地面一米達高的電綫裝好。

摩托車手開起滿車，越來越近了，忽然急速把車停下，大罵起來。電綫拌機摩托車，一再勒着行進。這個法西斯蒂以為這條電綫是自己軍隊的。他把電綫升高起來，把車子向前移了移。看來，他還想沿這條道路回去。他掏出了一本記事簿，撕下了幾頁紙掛在電綫上。後來，摩托車手便駛去了。

——你看，德國人不滿意我們的工作。電綫裝的不好。——林果對自己的同伴說。但是盧卡契一聲不響，聚精會神地看着德國人所掛的紙片。最後，他說：

——他回來時真會講意的。——又帶着狡獪的笑容加上一句：——我們索把他捉住。簡直很容易。

——怎樣捉呢？

——捉野馬那樣捉。印地安人用繩套向牠們身上一丟。這叫做投繩法。我們也做照這個辦法來做。

通信員接上電話，請求允許他們在此地逗留二十來分鐘。上級允許了。

他們把掛在電綫上的紙片摘下來。盧卡契臥倒在路這面的溝內，林果——在另一面的溝內。他們把電綫橫在公路上，兩端用手抓住。

開始演習了：盧卡契一發下口號，電綫就向上面一跳，差不多有一人高。這樣一上一下練習了幾次，同時又傾聽着，看摩托車是否轉回頭來。

不久就聽見摩托的聲音了。

摩托車越走越近了。他開足了速率，剛要馳過橫在公路上的黑電綫時，忽然電綫閃電似的一跳，跳到和他的頸臂一般平。叫的一聲撞上了。乘客就斫下車來。像個螺螄在公路上連翻帶滾。鋼盔滾得遠遠的，叮噠作響。轎上裝着機關槍的摩托車向前飛馳，翻到邊溝內去了。勇敢的通信員的鐵手已經緊緊抓住摩托車手的喉嚨了！

七月一日

我來記述一下「鬧鐘」的故事。

禮勝上塗着黑十字的綠色鬧鐘早上正六點鐘，在天空出現了。五架轟炸機就在我們駐營上空盤旋，開始進攻。法西斯蒂從通常直線飛行中，毫無目標地拋下一些小型炸彈來。人們驚醒了，大家都在急忙地擦眼睛。

——該沒有一直落到我頭上嗎？——一位談話家問道。

大概沒有，——露居嚴肅地安慰他。

有些人還在發冷大慄。任何轟炸都不影響他們。人們已經習慣了。

五架飛機走了。指揮所一帶又安靜如常，隊伍中也一樣。

——可不要再發冷吧，——一個手上纏着繃帶的戰士害怕地說。

——嗚，有什麼，難道你會嚇死不成？——另外一個說。——農民們還在那裏幹活，一點也不害怕。

剛才被炸彈的時候，有一位穿白襯衫的老人家在睡地，毫不在乎。

加里茨基少將睡過三小時以後，從汽車內走出來。一顆紅旗勳章在他的夏服上繡綴着。

——情勢如何？——他向作戰科的情班人員問道。

這是問候，也是工作的開始。

少將一邊洗臉，刷牙，一邊聽情勢報告：

——兩天工夫我們給德國人吃了不少的苦頭。——他對德兵指揮官杜布郎拉沃夫上校說道。

——大概他們想盡力從空中來同我們算賬了。

的確，前天我們用欺騙方法渡過了河，並沒受多大損失就退走了。昨天又把敵人的傘兵全部消滅。

加里茨基命令司令部各科科長和各部隊的指揮官，要特別仔細地偽裝掩護。

——在一個半鐘點之後，大家都要擱成深壕躲到地下。敵人已經知道我們陣地的簡單輪廓了。

而且也許知道我們的指揮所了。只准特等射手和高射砲隊向飛機開火。要節省子彈。

——空中客人果然光臨了。我們頭上的高空，出現了三十二架法西斯的轟炸機。起初，我們

還以為這個空軍大隊是飛過我們這地去轟炸某個大目標的。

忽然空軍大隊的領導機急的向下一鑽。這大概是什麼信號：飛機開始排成九架一隊，二架一

轟的，在我們樹林的頂上打起煙霧。

——到掩蔽部去！

飛機斗地向我們野營實行俯擊。我們的軍隊不少，但是樹林也很大，樹林妙不可言地用自己的密葉掩護我們。主要的保險地帶——是土崖，掩蔽部。

法西斯蒂們大概轟炸了一個鐘頭，又是飛機砲，又是機關槍，又是機關槍，又向樹林子射擊。四周寂靜無聲。只有遠處的林邊上，馬楚里斯基准校的高射砲營殘酷地響着。

飛機拋完所有的炸彈後，又飛回去了。加里次基已從掩蔽部內出來。

——損失報告有嗎？——他問通信所。

加里次基對於各部隊第一次的損失報告簡直就不相信：死的不足十人，傷二十人。

——再調查一次，重新報告！

調查結果一點也沒有改變。不過電話中有這樣的一個補充報告：

「巴勃珂夫同志隊伍中的特等射手，謝米涅耶夫戰士，用步槍打了兩發子彈，打落了一架雙摩托的轟炸機。飛機跌在我們附近。機內人員都已死掉。全體戰士都很快活。現在大家正在檢查飛機，捧起謝米涅耶夫向上面拋！」

這怎得不令人快活啊！於是我就向西面大喊：——用步槍打下一架飛機啊！步槍打下飛機

啊！

「馬楚里斯基一定也幹得很好，」——我想。但是一直到現在沒有得到他的報告。到哪兒去了呢？我又想到飛機那裏去。又想到高射砲營去探聽一點消息。

忽然來了一輛同路的汽車。我就坐車到馬楚里斯基那裏去。到處都是煙霧火燎的鎗彈壳，砲彈，被炸成碎片的偽裝網。大砲旁邊一個人也沒有。這真奇怪？

最後，在一尊大砲下面發現一個全身浴血的戰士。他還活着，腿部受傷。已經綁上繃帶。此

將希華。砲手。

——人都在哪兒？

——看飛機去了，——砲手低聲回答。

一羣快活的，激動的，被火藥薰得滿面漆黑的高射砲手們從一片小樹林中走出來。他們正在熱烈地討論一個問題：究竟是哪些砲兵連，又打下哪幾架飛機？

——走吧，我來把我們的「工作」指給你看。——馬楚里斯基說。

兩架法西斯的轟炸機墜在地上，相距約一公里，快燒完了。飛機上的人員全被打死了。

——這是誰打下來的？——我問道。

——很難說！——馬楚里斯基把兩手一伸。——請寫上砲長：布拉士尼克，巴甫洛夫，別格

烏索夫，茲美科夫。砲手：褚希華，阿魯日諾，彼特里克，司契潘諾夫；

全營，只傷了一個砲手褚希華。須知，這是該營和三十二架敵機對壘呢！

黃昏時分，那個招引敵機來光臨我處的人在指揮所出現了。

在黨政治委員傑馬日諾夫前面，有兩個偵察員押着一個瘦削的，上了年紀的人，手腳在後面，身上穿着一件新得耀眼的白色襯衫。他的眼睛很驚愕地向四方窺望。

偵察員們捉住他，是發覺他在空襲的時候，幹那很奇怪的活路。那時，全體農民都已逃到樹林中，躲避法西斯飛機去了，可是這位「勤快人」，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白襯衫，走向田野裏去。

在離我們指揮所約一公里處犁馬鈴薯地。

還在敵機出現之前，他就開始犁地了，及至空襲的時候，他露着很可疑的，毫不畏懼的樣子，繼續工作。

空襲剛一停止，注視着「犁地人」工作的偵察員，高爾涅依楚克和普拉赫塔，便向他那兒跑去。

——老人家，你爲什麼不敲起來？他們會炸死你的。

——孩子們，他們滿臉不準的。可是馬鈴薯已經不能等待了。偵察員看看馬鈴薯地，忽然發現：不僅沿着馬鈴薯地有新的犁路，而且還斜着，橫犁過去。所有這些犁路都一直向指揮所駐紮的小樹林方面指去，有的微光芒一樣，正向着砲兵陣地。

——這些犁路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兒的地是這樣犁法。

戰士們面面相覷。這是很可疑的事情。應當把這個「犁地人」送到司令官那裏去。

但是他堅決拒絕前往。只好採用武力。

現在他站在我們面前了。他就是把祖國出賣給法西斯蒂的可憎的間諜——富農關茶路克。

關茶路克在逼得無言可答的時候，才坦白地承認了一切：他擔任法西斯的帶探已經有四個月了。他的專門任務是「引路」。

早上的五架飛機就是他引導的。空軍大隊也是按照他的目標進行轟炸的。他已經工作了幾天。

白襯衫——是辨識的暗號；一條二十米達長的用木犁犁出的路，在飛機上看來，就是目標的方向。

法西斯飛機的「引路人」被槍斃了。

我們軍營的情勢，敵人已經知道得很詳細。這件事情比轟炸本身還使我們焦急。各指揮官

和各政治指導員，都號召戰士們更加警惕。加里茨基發下命令：

——在黎明之前我們就要離開這兒。

大家都準備夜間移動。

太陽慢慢地落下去，發出了告別的金光。但是此刻的陽光並不能使我們高興。它妨礙我們出

發。

——要趕快落到樹林下面去就好了。——指揮官們急不可耐地說。



我們非要在夜間出發不可。但是夜一共只有四個鐘頭長，而我們却要在清早前達到離此地三十公里的地方。

我停止記錄了。馬上我們就要開動了。吃點東西最好不過！但是我們沒有食物。我們全體戰士和指揮官，已經有兩晝夜不吃東西了。不過誰也不埋怨一句，大家都忙於作戰。關於這個問題簡直可以在日記簿上寫出長篇大論來，可是俗語說得好：「餓着肚皮來唱歌」是怪難的。够了。出發。

七月二日

沒有燈火，沒有喧鬧，沒有談話，移動了一整夜。

砲隊沿着土路走着，爲了使轟隆聲可以減小一點。在穿過公路和鐵路過路口時，大砲在戰士們鋪起的外套上輕輕地過去。

經過一度仔細的觀察之後，參謀長波道爾萬諾夫協同幾個指揮官通信員信號手首先走到前面去。隊伍開到時，一切都準備好了。各部隊逕直按行軍隊形開到樹林裏佔領各自的位置，一路沒有任何的耽擱。防禦陣地事先考慮得很周密。隊伍剛一到達，就派出了四週的警戒部隊。

黎明。敵人的空中偵察機沒有出現，而我們在晨霧中就已經結束了最後的偽裝工作。我們的機體很龐大：許多人，許多汽車，許多馬，許多砲。這一切都靠了我們這幾天所得來的經驗，迅速地，巧妙地隱蔽在樹林裏面，與樹林打成一片，絲毫不露出痕跡來。

頓時，偵察機的響聲傳來了。叫它們今天向樹林中看吧，遍地都是樹木，都是樹樁，都是樹叢。

剩下的就是馬匹難辦。這般傢伙到處洩露我們的秘密。但是我們也找到了妙計一宗：把一部份馬匹趕到山溝裏去，另一部份，卸去鞍子，搬到田野上去吃草。德國人散發過特別傳單：「不

轟炸田野上的牲畜」。旁的話另作別論，然而這一點我們可幫他得過。因為他們也會關心自身的利益的。

直到現在我們才澈底明白，司令官今天起的是什麼念頭。我們大家從加里次基身上，對於最近的將來，只能知道一點：戰鬥越來越近了。應當準備戰鬥！至於說到休息——現在可以不提。一有適當的機會——立刻就會休息。暫時要顧到環境的艱劣。

那知此刻加里次基下了命令實行白晝休息，讓那些疲乏飢餓了兩晝夜的戰士抽空來休息一下。同時又命令，無論如何要從居民那裏和從敵人輜重方面找到糧食。

現在是這樣的安靜：。可是，我想，頂好還是不休息的好！現在好像有人挡住了我的喉嚨。眼睛發熱，胸中作嘔。關於要吃東西的討厭念頭又浮上來了。已經有三晝夜了，誰也沒有吃什麼東西。昨天偵察員設法弄來了三瓦罐牛奶，分給受傷的紅軍兵士（大多數是偵察員）吃了；我非常想喝牛奶！我可以一氣喝一罐，兩罐，十罐！

南面遠處的天空上，沖起一股火焰。這是什麼一回事？沒有發生任何的衝突，並沒有互射；。又是什麼「引路」信號吧。這次不用白衫，改用紅火了；。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派到火場去的戰士很快回來了，從那兒帶回來兩個半赤身露體的農民——一男一女。燒燬的鐵器衣服能遮住他們的軀體，滿身都是燙傷和水泡。

農民彼爾洛夫和魏格拜德悄悄地逃脫了法西斯的酷刑。下面就是彼爾洛夫所說的經過情形。

有三百多個法西斯乘著卡車開進「P」村來了。他們像餓狼一樣，立刻向各家奔去，勒索麵包，牛肉，雞蛋：。有的房舍都遭到搶劫，在彼爾洛夫及其鄰居家內藏著十二個受傷的紅軍戰士。法西斯帶已經發現了他們。這羣土匪想就地把戰士們解決，但是却又開始捕起農民來，把農民也趕進傷兵屋內去。然後把房子從外面圍起來，門都用柱子頂住，有個軍官喊了一句什麼

口令。乾柴乾木燒得劈拍大響。火焰騰騰。人們想從窗子逃出去，但是法西斯野獸們用機關槍和步槍開起火來。只有少數幾個人，燒掉從火中逃出，穿過了德國人的哨崗，險些沒有作彈下鬼。

——我們也就這樣逃脫了，——彼爾洛夫輕輕地說。——我們設在山溝裏。眼看着我們全村的人都燒死了。什麼都燒光了，可詛咒的魔鬼！

站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德國惡魔之中世紀暴行的活生生的證明人和受害者。我邊聽說，法西斯劍子手們，曾經用篝火燒死一百多毫無自衛能力的人，大多數是些孩子和婦人。

——我們要向毒蛇們報仇！——有人忿恨地說。

——今天想救村莊已經辦不到了，仇定歸是要報的。——加里次基揮制地說道。——一小時候，全區的居民都會聽到這個消息的。他們會同我們一塊來向惡魔們復仇的。

指揮官們從加里次基口中聽到了用游擊戰術作戰的極關重要的意見。大家牢記在心的基本原則：如果對敵人進行有成效的游擊戰爭，而沒有當地人民的援助，即便是正規軍隊也不會成功的。

於是向四圍鄰近的村落內派出許多專門的偵察小組。其中，除偵察員外，還有指揮官，政治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幾小時後，這些偵察組的工作，特別是政治工作人員的工作就有了結果。

已經是夜間了，營政治委員考爾皮克告訴我，說他和自己的小組曾經侵入座落在「H」村羣中一個破板棚內。這個村莊中有德國人。考爾皮克用手招來一個從面前走過的小孩子。事情成功了。過了不久，有兩個老頭子到小板棚處來了。他們報告了關於敵人的許多寶貴消息。考爾皮克又把我們所需要的事情告訴他們。其餘的偵察小組也這樣做。

他們走後不過幾小時，通信所便接連三地接到報告，說抓到了幾個「形跡可疑的人」。有一點很奇怪：為什麼這些人都扣留在担任警戒的支隊中，而不送到指揮所來審訊。

我請求到這些支隊中去，看看被扣留的人。准許了。我同鮑爾特諾夫少校先到加爾金的支隊問道：

——被扣留的人在那兒？

指揮官們不知爲什麼都躊躇着。後來才回答：

——看！這兒，他們！就是被扣留的人。

在我面前的一塊小松林中小草地上，展開了一幅意想不到的場面。穿着自己別洛露西亞服裝的農夫和農婦們，被一大羣戰士圍繞着，坐在那兒。正在進行活潑的談話。盛牛奶的瓶瓶罐罐擱在草地上，好像一列列的砲似的。戰士們一面談話，一面喝牛奶。

頓時我看見一個上了年紀的農婦，面貌剛強，一雙晒得黝黑的手，頭巾搭在同膀上。

這阿格菲亞是一個紅軍戰士的母親。她一聽到村裏一個可靠的人說，樹林中的紅軍戰士需要東西吃，就立刻下了決心：

——我定要不顧死活的把這點微微的禮物送給我親愛的兒子們。

阿格菲亞敘述了她怎樣經過了村裏德國人的巡邏隊，怎樣悄悄地偷到我們這樹林裏來。於是她現在就帶起這「微微的禮物」——被「自己的兒子們」包圍起來了。

一公斤肥肉，兩公斤油，十瓶牛奶，——這些東西都是在這位心緒熱烈的農婦，紅軍戰士的母親，我們祖國出色的愛國女士的衣服中藏起來的。其餘的六個農夫農婦都是阿格菲亞的同伴，他們也帶着同樣的禮物偷探到我們樹林裏來，這都是她一個人商約好了的。

我再向前走。在高爾察科夫的支隊中，我除了看到四個成年農民以外，還有一大羣赤腳光頭，皮色黝黑的小孩子。他們都拿了很多食品來送給紅軍。孩子們都是消息靈通的偵察員。他們詳細地告訴了我們：有多少德國軍隊，帶着些什麼武器，經過那些道路走過去了。

庫普里揚爺爺——他是考爾皮克到過的那個村莊中的農民，居然能當着德國人的面運出了一

車馬鈴薯。庫普里揚爺爺對法西斯的哨兵說，他是送到德國的鐵菜站去的，自己嚇嚇幾天危險，轉到樹林裏來，把馬鈴薯送給我們。

其餘的偵察小組也都從敵人的深窩裏回來了。每一小組，除了獲得敵人的消息外，還帶回來很多食品。

今天吃了一頓很好的晚飯：吃馬鈴薯和肉，還有麵包。

農民們很高興地看著我們吃喝。我就望著庫普里揚爺爺。他坐在松樹下面，把青藤送給一雙大手放在膝蓋上——這是莊稼漢的強大有力的手，我望著他，想道：「大概從前歷史上的一個俄國勇士米古拉·謝良尼諾維支就是這樣的人」。成千成萬的謝良尼諾維支曾經捍衛自己的祖國，和外國的侵略者進行過鬥爭。現在他們又要在偉大的祖國戰爭中，捍衛祖國了。

七月三日

庫普里揚爺爺拿着一根多節的粗木棒在我們軍營裏踱來踱去。他說，他家的院子裏雞蹄都打得乾乾淨淨，東西都掃得整整齊齊，他已經習慣了。所以他在這兒也來進行清潔事宜：收集雞糞，彈匣等。從他那副皺着的眉毛上就可以看出，他是在深深地考慮什麼事情。

在指揮所附近的通信營裏放得有農民們送來的二十隻活母雞。暫時這兒又無處可放，有人怕牠們跑掉，偏把雞腳都繫在無線電機的二輪車上。

——你們這兒既有這個好好的雞舍，又為什麼把這羣窮鳥的腳都繫住呢？——庫普里揚生氣了。

——這是無線電機，不是雞舍。——一個管運這機器的紅軍戰士忿忿地回答。

我懂得，是無線電機：只有一樁，如果把雞腳都這樣繫起來，雞就不會生蛋的。那時，那怕你的無線電再播得好聽的音樂或歌曲，——牠們也是生不出蛋來的。

——我們不是要牠們生蛋，而是要牠下飯，爺爺，我們快殺掉牠們的——紅軍戰士們答道。

——那末，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爺爺放心了。

然而，他走到我跟前來，我止在日記簿上寫了幾個字，他瞧瞧我的日記簿，很滿意地說道：  
——寫吧，寫吧；燕字——是件好事情。

但是我感覺到，這只是言歸正傳的開始。

人。

——怎的不見政治委員，考爾皮克同志！我很需要見他；急於要見他。這個好人。莊重的  
席普里揚爺爺向政治委員還在木板棚中第一次見面時，就很要好。他倆不知怎的馬上就一見  
如故，從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賴。

——有什麼事嗎？——我問他。

爺爺癡癡着，咳了兩聲，忽然他一看見遠處的考爾皮克同志就急忙地走出去了。他倆走到  
一邊，活躍地在談談什麼事情，——爺爺的手向東方指了指。大概，是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

——所有司令部的人們，從黃昏時起便沒有睡下睡過，——在準備和法西斯蒂再作戰鬥的計劃  
：要向前衝去，衝出包圍圈。

深夜，在師長的行軍桌旁邊出現了兩個人影。我剛一走動，便認出是考爾皮克和席普里揚  
爺爺。席普里揚披頭散髮沒有戴帽子，肩膀上掛有許多水草和青苔——他很像神話上所說的剛從  
水池中鑽出來的水鬼。連褲子和溼襪衫緊緊貼在他那還很溫熱的身上。滿臉的珠珠鬚鬚，那對精  
明而生動的眼眸，甚至於在暗夜裏都辨認得出來。

考爾皮克也是渾身透濕，滿身帶的是從水池裏鑽出來的痕跡，然而那怕就在這樣一副情景下  
，他並沒脫出自己指揮官的面貌。他挺直地站在師長面前，確切地報告四郊鄉村偵察的結果。  
——你們這是在哪兒弄溼了的？

——我們在一個地方，從水池中來實行觀察的，——政治委員問答。

考爾皮克報稱：昨天焚燬「L」村的法西斯蒂，又在鄉村內破壞了一座酒店，大喝了一頓，現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睡得很死。

——這就妙不可言了！既然如此，我們不能等到天亮時進軍，要馬上出發。——師長決定。在睡沉沉的營房上空，像一陣風一樣，傳過了紙聲的，但很有勁的口令：

——執槍！

戰士們都站起來了，檢查一下武器，防毒眼具，按班搜查了人員，起床後十五分鐘，我們已經在黑夜中移動了。

一氣走了七公里路。支隊長們，在路上，不斷的得到關於敵人的消息。偵察員證實了：敵人庫托步兵團的三個營，正在沿公路旁邊的兩側村落中宿營。大概昨天建立了一勳功，疲勞了，今晚來休息休息。其實，他們槍殺了無辜農民，搗毀了村莊，喝盡了燒酒，這未必是件容易消受的事：

一片都是田地，使我們不能隱蔽地走近這些村莊。法西斯的卡車也在大路上跑來跑去。我們的支隊散佈在林緣上，在這兒裝好了砲位。

我很氣憤，我不能親眼看見目前的戰鬥。我跟汽車一塊藏在密林內，離支隊很遠。加羅次基領着一支作戰隊伍，乘鐵甲車往前面去了。

——第一陣混亂的自動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在法西斯的軍營內引起了大騷動。我們的砲隊開砲了。大概還是直接瞄準。當時還沒有聽到敵人回砲，這真是妙不可言：我是一個砲兵，所以很喜歡聽這種令人愉快的響聲。

戰鬥越來越激烈。我們的砲聲爆炸聲逐漸沉寂下去，我從這點上可以推測出，我們的砲隊正在不斷地向法西斯陣地深處放射，就是說明敵人正在退却。

事後有幾個見識人對我這樣講述：

被我們的炮彈驚起的法西斯蒂都從街上跑，連靴子都來不及穿——就這樣赤着腳，半醒不醒，糊里糊塗，參加了戰鬥。但是打赤腳的人們有一宗好處，他們可以很快的迷開我們的戰士。卡軍的司機人也逃走了，讓他們的步兵去遭滅運……

庫普里揚爺爺和戰士們一同跑去追趕他們，大揮其木棒。同志們親眼看見他用自己那條命，武裝一向一個法西斯蒂頭上打去，這個傢伙是因爲匆忙中只穿上了一隻靴子，因而落伍了。法西斯蒂跑走了，却把輜重和一百五十多個死的傷的留給我們。我們的損失不過三十個人。黎明時，戰爭結束了。我看見了我們激昂而幸福的戰士們那種快活的臉，他們爲了被殺的赤手空拳的農民，爲了被焚燬的村，爲了被殺害的婦女小孩，向法西斯蒂復仇成功了！

庫普里揚爺爺從戰場上回來，攆着一把帶有帆布套子的鐵鍬，套子上還有鐵鍬主人的名字，是縮寫大字母。

——好東西，很快，——庫普里揚用粗手指試着鐵刃，說道。——用它來搗馬鈴薯好極了。——後來我在趕走了法西斯蒂的那村莊中的街路上看見了庫普里揚。他站在一網立起的士兵鐵鍬面前，選來選去，總選不出「把最好的鐵鍬」——在他看來，每一把鐵鍬都好。最後他找出一把帶精細皮套的鐵鍬，急忙掛在腰帶上，當作一件名譽武器。

我們雖然把法西斯蒂痛擊了一頓，但是到中午時，他們終於醒悟過來，開始用大砲向我們掃射。有些砲彈還出現他們的小隊坦克。現在不得不佔領陣地，實行抵抗了。

伊萬麥克准校的一營人，從一清早起就在一個陣地上担任警戒。他是一個很老練的指揮官，胸前掛有兩顆勳章，參加過芬蘭戰爭。全副軍人氣概。在何時候，他都是很緊要的。他身上的服裝武器都弄得整齊精確。有時，在作戰時，他跌倒地上，可是他一爬起來，却定要把身上拍得乾乾淨淨，決不使衣服上留有一點污痕。因爲他對部下的要求很嚴，所以該營在任何困難環境



飛行動時總是點著成數。

那知道一營人忽然不見了；從下午二時起，便得不到它的一點消息：

「土拉！土拉！！」——指揮所的電話生嗚聲呼叫，喊着伊萬琴克的營名。

沉默。又喊：

「土拉！土拉！！」

「彩地！土拉」說話了！

「你們跑到那兒去啦？為什麼不招呼一聲？」

伊萬琴克准校親自回答。他用些莫名其妙的句子說道：「我們到市場上去了，正是集市的日子。把一間主要店攤子買光了，我們正在向其餘的店攤問價錢。請鮑羅金和加爾金來幫助我們一下。住址他們曉得。」

當他一說出砲隊兩指揮官的姓名時，大家都明白：伊萬琴克遭遇不幸了，需要鮑羅金和加爾金用自己的砲火去幫助他們，向敵人的「店攤」開砲。

伊萬琴克同時還報告了地圖上的目標，現在應當向這個目標開火。他那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伊萬琴克是一個很勇敢的，很有決斷的，很通曉戰術的指揮官，但是對於新的游擊戰術——迅速進攻，迅速殲滅，迅速隱蔽——還沒有弄熟悉。他帶起隊伍，和法西斯帶肉搏，爲了「擴大戰果」，開始追擊敵人，自己忘了形，後來才知道離開我們陣地五公里，他就在敵人窩子裏，被敵人的摩托步兵包圍了。通信員繼續沿着這營人推進的道路敷設電話綫，但不久便和法西斯約電話弄混亂了……

當加里次基一在地圖上把這營的所在地弄確定之後，也吶呀了一聲。  
——他還能設計和我們維持交通關係，實行偵察，確定目標！這正是石楚卡所羨慕的。

要火速救出伊萬琴克。不然他會被人家打得粉碎的。既然有了伊萬琴克從裏面幫助，就該好好打擊法西斯那幾個廢托團一頓。

砲隊長鮑羅金業已感覺到了，今天他的砲兵要演出一齣熱鬧戲來。鮑羅金最歡喜的就是集中砲火，猛擊一點，那時所有的砲連，祇服從他一個人的口令，祇服從他一個人的意志，擊砲齊鳴，地震得發抖，大團團的狼煙沖上天空像烏黑的牆壁一樣，這該多麼有趣啊！

砲也就這樣打響了。第一批砲是在天黑前兩小時開始轟起的，到天一黑定時，伊萬琴克就應當帶着自己一營人突圍出來。

法西斯蒂們一定會很久都忘記不了這兩點鐘的！敵人找不到躲避我們砲火的地方。在整整八個鐘頭之內，伊萬琴克及所附亞庫申少尉的輕砲連，完全陷在敵人的巢穴裏面。他們的電話線，我已經說過，和法西斯的電線混到一起了，全靠德國通信兵底嚴密保護，一次也沒有斷過——電話來往不停。整天之內，伊萬琴克和亞庫申，向我們報告過幾十個重要目標。當我們一開火時，他們只是簡單地校正方位，注視着砲彈，避免落到自己頭上。

現在伊萬琴克用專門火術向我們發了一個信號：

「停止砲火，我們自己開始動作了。」

我方砲火頓時停止，立刻在黑暗中，看見伊萬琴克營的輕砲，追擊砲和機關槍向敵人後面打起來了。德國人明白自己投入了陷阱。無法，祇有四下逃竄。

伊萬琴克帶起自己一營人，一路消滅法西斯蒂，急的向我們這方開來。過了不久，我們已經聽見他手下戰士們的快活呼聲：「烏拉！斯大林萬歲！」這一營人和我們匯合了：

原來德國人已經準備了一天，要向我們實行夜間攻擊，但是伊萬琴克把他們的一整齣戲都揭穿了。據俘虜供述，直到最後，法西斯蒂們連疑也沒有疑惑到，我們的一個營就藏在他們的旁邊。

伊萬琴克把全部的人員武器都帶回來了，外加四十個俘虜。他們用軟床抬回我們七個傷兵。該營內一個人也沒有陣亡。俘虜兵證明，死傷在我們砲火下的法西斯蒂達四百名以上。

我問伊萬琴克：

——誰最勇敢？

——個個都勇敢。

——噢，究竟是誰？

——是德拉奈克大司務長。他的姓很像他那人——他打了一整天，連沒有休息。從清晨起手就受了傷。本來可以躺在醫院裏，但是他却和我們一同出來了。真是英雄好漢！

水俄文「德拉奈」即打仗之意。——譯者。

加里次長很願意和伊萬琴克的這次戰鬥行動。他命令參謀長說：——宣佈我感謝伊萬琴克。我還是第一次聽見加里次長向部隊道謝。可見，它的確是做了一件大事！

七月四日

我們四隻腳的戰鬥同志——馬和通信犬——也和我們一同度着艱苦的行軍生活。馬都擡下來了，因為好久沒有見到青麥，餓了就地吃草，甚至有時連草都沒有。許多馬匹的肩膊也磨壞了，駁手們為了減輕牲口的痛苦，在肩套下面傷口周圍墊上枕囊。指揮官們的乘馬都在拖砲，行起軍來，他們就騎在曳砲的駝鞍馬上。

人們總在作戰，幾晝夜沒有睡覺，這兒五分鐘的打盹較之平時兩小時的睡眠還寶貴得多。然而休息時的第一分鐘總得首先讓給自己的戰友——馬。

我便中間到加爾金指揮官：

——我們這兒也常時刷洗馬匹不？

——定然如此，每天是如此。當然，專門規定的刷洗時間是沒有的，可是戰士們自己會抽出時間來。我們檢查過。

——今天黎明時光，我到了波波夫的砲兵營。好久沒到他那兒去了，自從他領着自己的砲兵連，照直地打下了十八輛衝鋒我們陣地的坦克以後，就沒見過面。那時我和他一同數過這些德國人的棺材。現在波波夫所指揮的已經不是砲兵連，而是砲兵營了。

——駁手們帶起砲架前敵，到大路那邊森林裏面的一塊小場子上休息。三個人守衛，三十個人睡覺。他們怎樣睡哩？抱着馬腿。戰士們說，這是很好的戰鬥準備：一有警報——人已經在馬上，一直就可以開到砲軍那兒去。有的戰士公然承認：同馬一塊在地上睡覺要暖和一些。

——駁手涅莫夫在做清洗工作。他用鋼盔從水壺裏裝了一點水來，把自己的髒包脚布浸濕，然後放在樹樁上面，用木棒當木杵，一連的敲打着。

——這樣很好！脚再也磨不壞了。——我看他這個辦法很有趣，於是向這戰士說道。

——這不是給我用的，而是給馬用的。——戰士回答。

——怎麼會是給馬用的呢？——我說異起來。——難道，牠也是裹起包脚布走路嗎？

——不是包脚，而是放在肩膀上，鋪在枕囊上的，要洗得淨淨的才鋪上去。

——你自己也不是需要包脚布麼？

——我自己可以打赤脚走路。

——有些戰士用自己的內衣替馬做墊子，做枕囊。

——一個又濕又髒的獸醫看護長從樹林裏跑來了。手上拿着蠟，身邊掛着司藥包。

——怎樣？——駁手班班長問他道。

——撈好了。全砲兵營的馬匹都可以趕去喂水了。

——這才是個醫生喇！他並不坐着去等待四隻脚的病人來到。他就首先親自到病人那兒去，照着

扶持。夜間，他趁拿槍出去時，到處去帶暖馬的單水。乘白天疲勞了的戰士們還在睡覺之前，他先就在水壘附近挖成了喂水的好井。

這時，駝手班班長就叫醒各戰士：

「喂水！」

但是所有的砲架前肢都應在任何時候可以推卸砲架那兒去，所以趕馬去喂水時，是按班，輪流的喂。

駝手們利用等着喂水的時候，都在用馬刷子刷掃那些硬得背筋迸起的牲口。一個戰士，並沒忘記管理馬匹的規則，用一塊破布擦着自己的四星朋友的眼睛。他正向騾說些什麼：我走鑿法。烏茲別克共和國的戰士，用不純粹的俄國話對馬說：

「不要難過，珂洛里特！你看，誰都不難過。現在你喝點水吧。好水，你的醫生親自替你弄到的。你想吃燕麥嗎？啊呀呀！你太嬌啦！忍耐一點——我們把德國人打跑後，就有很多很多的燕麥給你吃。

——同志，你貴姓？——我問。

——紅軍戰士古塞依諾夫！

這時我才看清，古塞依諾夫手中拿的根本不是布片，而是手帕。

——怎麼的，你們公用一條手帕嗎？

——不，這條我已經完全送給他了。有個姑娘曾經答應給我寄二十四條來……

射擊排排長桑婁索諾夫帶起一尊用全套馬拉着的砲，從大路上轉彎向我們這兒開來了。人們都很興奮，不知怎的還那麼快活，雖然他們的樣子很像是剛剛衝鋒回來的。他們滿面灰塵，煙把臉弄得烏黑，太陽穴上有些褐色的條紋，——汗跡。由綠色變成灰色的制服，被汗浸透了，粘貼在戰士們的身上。

——啊，游牧人！事情怎樣？——我們興高采烈地迎住到來的人們。他們開始講起來了。原來是這樣：同享：昨夜，這一尊砲得到去「游牧」的命令，就是說把砲位到處移動，彷彿自己真的是一個砲兵連。

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他們把砲安在一個地方，就轟轟地放上幾砲。

「有個砲兵連」。——德國人的測音器連忙記上，而且還在地圖上註明。

當桑姆索諾夫在五分——十分鐘後離開了此陣地時，竟辯說：「沒有砲兵連」。

砲兵開到旁邊一公里處，又在那兒從事同樣的工作。有時敵人也向這尊砲放幾砲，但是照例是毫無結果。

——現在在敵人的地圖上已經有了我們的九個「砲兵連」。你們看吧，到天亮時德國人要實行大發砲啦。——桑姆索諾夫笑着，用粗豪的聲音說。

此外，所有這尊砲到過的地點，還做過這樣的工作——像戰士們所說的「騙眼法」：砍下許多樹木，作成砲兵陣地的偽裝。這是爲了對付空軍的。它們一定要來「探明」我們的「砲兵連」，用這種方法，更可以使他們證明測音站報告的確實。

——取，當德國人在那兒粉碎我們的「砲兵連」時，我們就在這兒飲馬，洗臉，擦砲，——桑姆索諾夫說。

我忍耐不住——趕快走到一個觀測所去，想欣賞一下奇景——看德國人來毀滅我們的假砲兵連。

：我到鮑羅金少校底指揮所來了。來得正好。我藏在掩蔽部內的測遠器前面。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地方。

情況是如此：

我們佔領了防禦陣地。防禦綫是沿着一條斷崖築成的，斷崖上面長得有稠密的小柳。陣地兩

氣是發在茂密的樹林，以及幾乎無法通過的水窪。這塊地方在戰術上的地位是極其非難的，但就整個的局勢看來，對於我們却很不利。我們是向東方的戰綫移動，要和紅軍的基本隊伍匯合起來，固然我們業已安全擺脫從西方來的，數量上超過我們的敵人。但是昨天我們和敵人在南方作戰。偵察隊又發現北方也有法西斯蒂。今天却又在東方遇到了敵人的砲火障礙。

包圍的圈子越來越緊了——打不通，就衝不出去：

加里次基少將決定：我們在當頭擊破這個砲火障礙，或者從包圍圈中衝到任何一個方面去之前，必須要把敵人的砲位和武器情況弄個明白。哪兒比較薄弱，就向那兒打擊！哪兒人少，就向那兒衝出去！

我們所剩的砲彈已經屈指可數了。我們要在最後一次決定的戰鬥中來用它。但是用砲彈來窺探和發現敵人——這未免太浪費了。

現在又要靠蘇聯人們底主動性和軍事上的機智。

於是便派遣了幾個假砲兵連——幾尊「游牧」砲出去，並採用了其他迷惑敵人的種種手段。德國人向這些「砲兵連」開放了第一陣排砲。正當敵人砲隊開砲時，天空中出現了法西斯的觀測機。「射擊不足」，「射擊過度」，「正中」以及其他等等——敵人的觀測機經過無線電就把這些話用符號報告給自己的各砲隊。

敵人就用雷厲風行的砲火企圖來消滅我們的各「砲兵連」，大批大批的砲彈還直向它們掃蕩起來。

我們已經在掩蔽部內坐了兩個鐘頭，但是敵人的激怒射擊一點也沒有停息。

「敵，請你們再放一點來。」鮑羅金玩笑地說着，而自己已經把德國人的砲隊位置和火力配備情形測得很清楚了。

鮑羅金已準備用自己真正的砲兵營和砲兵連向法西斯砲隊轟去。

——不要緊，讓他們多浪費點吧。——他又說。

顯然，德國人在大發雷霆了：「這是他媽的什麼一回事！我們打了兩個鐘頭，未必九個砲兵連都還在繞圈砲嗎？這定是有些新的砲兵連出現！」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在那些偽裝陣地的區域內，這時又另外有三尊「游俠」砲到處游動，它們掩護得非常巧妙，忽而從新陣地上，忽而又從舊陣地上向德國人開砲。

於是法西斯的砲火越來越稀了——砲彈快浪費完了。他們完全不顧自己的步兵出動，看來，是想單靠砲兵就把我們消滅的。

最後，砲隊的互射完全停止了。戰場上風平浪靜。雙方都在觀察情勢。這時候，最好是在加里次基底指揮所內，才可以看到將來究竟是什麼樣子。

加里次基底利用今天整個半天來擊破敵人的砲火障礙並向前推進。他的指揮所位置在一個帶寫生畫意味的地方——一片古舊的密樺樹叢裏。我拿着望遠鏡這一武器躺在一個像胸脯的坟墓後面，砲師長不遠的地方。前面就可以觀察到敵我砲戰的地點。

在這場葛羅上，轟擊得最舒適的要算通信隊長蘇姿金准校。石楚卡少校很和氣地叫他是一戰地神經系長。身材高大，瘦臉，一雙銳敏的眼睛。他不斷地在坟墓間跑來跑去，不是尋找遺囑，就是結合葬宗。他把電話總機安在一坟墓的圍牆內面：電話機就放在美麗的丁香花下，而電流交換器就擺在米達高的黑雲石碑上。

我也很舒服。我把日記簿往坟墓的平石上一擱，就寫起字來，如同在寫字臺上一樣。

砲兵指揮官杜布郎拉沃夫命令了各砲兵團開始砲火準備。我們的各砲兵連都開砲了。敵人在回砲。戰鬥激烈。敵人的觀測機又飛到我們上空來了。現在，前面已經不是那些爆裂的離解火山，而是烏煙，泥土和破片混在一團的煙霧。

——我們的砲火太弱，這是什麼一回事呀？——少將對着砲兵指揮官那裏不樂意地說道。



——少將同志，我們馬上結束所有各砲隊的準備射擊。

——等到你結束時，人家會把你這裏打得連什麼也不留下了。趕快開砲！

還有話好像說中了，忽的一聲驚人的重砲彈底爆炸，滾得我們滿身都是泥土，四周滿是灰塵

，連什麼東西都看不見。沙泥在牙齒上面咬咬的響；馬上又來了一個爆炸；

我的右腳頓時就陷在那個原來的坑裏。我不由的想道：

「現在我半個人在坑裏！」

炸第三次：我整個跌到陷坑裏去了……

「我整個人都在坑裏了……」

砲彈在上面連炸帶轟，我就隱在這個窩棚底下，一個完全保險的地方。我的四周都是先聲人

將軍在慷慨地責斥那些沒有把指揮所隱蔽好的人們。他簡直是在發脾氣，聲色俱厲。

——通信聯絡怎樣？還保存着嗎？——他問蘇獎金准校。

——少將同志，通信聯絡都弄好了！——「神經系長」報告。

此刻這是最重要的。有的砲隊都準備好了向敵人密集射擊。一聲命令向砲隊各營連發出：

「開火！」

這陣砲火打得如此協同，如此準確，使得敵人半數的砲兵連在幾分鐘之後就沉默了。

有人對飛機放出了十來隻「鴿」，——大家稱子母彈在高空爆炸時為「鴿」，——觀測機既不

敵入底砲障被擊破了，消滅了。我們向東又前進了十六公里。我們仗打贏了。

我們的將軍從來是不輕於誇揚人的。但這次他同鮑羅金和加爾金在電話中講話時，居然也

說：

——砲開得太遲，這是不容許的，但砲的本身可打得好。他說出這樣的話，也就是在誇揚他們了。

少將向蔡賽金准校道謝，因為在整個戰鬥期內他的通信聯絡工作做得很好，毫無間斷。蔡賽金快樂得五體投地。

——嗚，那塊石碑又怎樣稱了你的忙？——我問「神經系長」。

——妙極了！如果沒有它，彈片會把我的全套機器打碎。

——開用得太久了。我已經站不住了。血噴到傷口上。不，這不是血，而是火……我簡直痛得要暈了。身上在發燒。頭昏，作嘔。寫了幾行，再寫不下去了。

我坐車到區上醫院裏去換繃帶。這個村子很大，是剛從法西斯蒂手裏收復回來的。原來全部醫務人員都及時撤退走了，剩下的只有一個「X」醫生和一個手術看護婦松娜。

——為什麼你沒有走掉呢？——我問醫生。

——走不掉，要工作。

——替德國人工作嗎？

醫生彎過頭來，對着我的耳朵咕噥地說：

——替你們：替紅軍戰士工作：

戰爭開始幾天後，有十八個帶傷的紅軍戰士運到這醫院來了。當法西斯的偵察兵闖進到這個村子時，醫院裏已經連一個紅軍戰士也沒有了。夜間，農民幫忙醫生和看護婦抬了十二個人到樹林裏，安置在看林人的家中。其餘的六個人就分藏在村內的草房裏。法西斯蒂在該村內逗留了五天。這五天內，醫生和松娜常來往於傷員所在地，秘密在醫藥上幫助他們，並送東西給他們吃。

我們到此地時，他們剛剛才把傷員們又從草房內弄起出來。我換好繃帶之後，就走進一間病房裏去。

——指揮官！烏拉！——大家高興地叫喊着。

傷病員們纏着繃帶，都想從床上爬起來。這批紅軍戰士——並不是我們隊伍裏的。問了我好多問題。大家一致的呼聲是：

「應當獎勵這位醫生和這位看護。他倆單單留下不走，硬同我們在一塊，並把我們從德國人裏救活過來」。

他們都興奮得了不起，感激不已地望著「X」醫生和看護婦松娜，這兩位就是他們最親切最敬愛的人物。

七月五日

指揮所上正熱烈地工作着。前面開來的幾十輛摩托車，小汽車，鐵甲車，都駛進到司令部駐紮的濃密的小樺樹林裏了。

準備明天突圍。加里次基不時走到電話邊去，也同平常一樣，簡短地發佈沉靜而清楚的命令。他對司令部各科長的態度是非常嚴格的。

——我問問你，——他嚴厲地對司令部的警衛隊長說：——這成什麼樣子，在你看來，這裏是指揮所，還是什麼亂七八糟的野營呢？偽裝工作是一踏糊塗。

——剛升出的太陽，把自己的頭頂金光投射到停在天空的白雲片上。太陽已經愛撫過我們小樹林的樺樹頂，現在正向地面上投射，是想驅散殘薄的晨霧。

我知道加里次基是很愛自然風景的，他也不是歧視奸情派生涯的人，不過此刻，他不能顧及到這上面來。他接連不斷地重複：「偵察，偵察，再偵察」。他問參謀長：

——石楚卡的隊伍來了嗎？

偵察隊長石楚卡少校，從樹叢內跑出來。

來了，少將同志，不過人沒有到齊。再過十分鐘十五分鐘我來報告。  
石楚卡又回到自己的偵察營中去。我和他一同走。路上，他沈痛地說！

「舌頭」是最重要的東西。可是這次沒有弄到。全部希望都在卡希契耶夫身上。  
石楚卡的希望全部實現了。卡希契耶夫向我們迎面跑來了，報告昨夜偵察敵人的結果。

那末「舌頭」呢？——石楚卡急地打斷他的話。

「舌頭」已經弄到了。少將同志，祇有他一個——卡希契耶夫抱歉地還加上一句，——  
聰明。

——還有什麼怪事？真的咬掉了舌頭麼？把他領到這兒來！

兩個護送兵押一個德軍上等兵。年紀很輕，十八歲，面孔黧黑。眼睛呆望着地面。坦克手的  
黑上衣，很像滑靈用的衣服，長褲腳，粗皮靴子。黑領章上安有我們早已認識的坦克部隊的徽記  
——一個白骷髏交叉在兩根骨頭上。

——你是那一個部隊的？——石楚卡經過翻譯員問道。

俘虜搖頭，指了舌頭，又指自己的頭。

——啊！我們知道。

於是把同樣的問題又寫在紙上，給俘虜看。他仍然是搖頭。

——響子！難道他連字都不識嗎？

不，這個俘虜高克本來是識字的。從他的文件中可以證明，那裏有他親手寫給他親朋的一大  
堆信。

我看到石楚卡在想什麼事情。他當着俘虜的面把他的明信片 and 各種照片翻起出來，頓時俘虜  
就發慌了。

——請寫給他看，他有什麼事情想通知家裏人嗎？

立刻把這層問題寫在紙條上給俘虜看。

高克一看過這個問題，馬上就欣欣然把頭一點，手就伸到衣袋裏去找鋼筆。

石楚卡怒氣騰騰，氣得直跳。這個被俘虜的上等兵高克，祇是這時才瞭解到，他是上了圈套

了。

俘虜說，在我們兩面，沿公路和鐵路綫，都駐紮着德國步兵，砲兵，做得單個單個的障礙物，在它們中間有坦克軍隊巡邏。這也就是德國人據下的形勢圖上，用粗黑綫所表示出來的包圍圈。

——我們以為，——俘虜說，——昨天一天的功夫，我們的砲隊已經把你們全都打死了。我們都在坦克車內休息了，大家非常安心，閉着車蓋，睡在坦克車內。你們的人就把我捉住了。

我正在想，怎樣會發生這回事的。恰好在我附近坐着一個身體魁壯，寬臉大手的當事人——偵察員克魯特科，他向我講到這回事，他說：

——我用左手爬住他的頭髮，右手堵住他的喉嚨，就把他從坦克頂塔裏搖了出來。恰好另一深入到敵後十五至二十公里處去的偵察隊也完成使命回來了。

忽然普里揚諾夫在指揮所現了面，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整整一天一夜。

偵察隊長石楚卡，通信隊長蘇萊金，參謀長波道爾萬諾夫一下把庫普里揚諾夫。大家都很知

道：爺爺去這一趟總歸是不壞的，大概，他一定「捕到」很多關於敵人的寶貴消息回來了。

但是庫普里揚諾夫在陣亡。

——營政治委員同志在那兒？

考厥皮克一聽到庫普里揚諾夫到了，馬上從汽車裏跳出來，連東西也不寫了。

——爺爺，到這兒來，快。現在你去把所有情形報告將軍。

——就這樣照直去見將軍嗎？我就問你說說好了。我原是你派去的。

——爺爺，這不是這樣說，他要當面和你談，要更親切的認識你。

——更親切些嗎？那就稍爲等一下。

庫普里揚爺爺把肩膀上的一個不大的，內中盛滿什麼東西（大概是吃的東西）的口袋往地上一扔，又把他那件長得打起膝頭的粗外褂往腰上一升，然後就從他的光肚皮上解下那根紅軍戰士繫的皮帶。皮帶上面還掛得有兩天前弄得的那把工兵鏟。現在時時刻刻，他都不放下這把鏟，並依然把它帶在外褂下面，——「免得德國人搶轉去了」。

老漢又連忙在外褂上繫上腰帶，急燥燥地把外褂上的皺褶整理好。於是很精細地把工兵鏟向側面一移，再用手在鏟套上一拍。最後，向兩手上吐過口水，洋洋得意地在自己白斑斑的蓬鬆頭髮上，收拾收拾了幾下。

——看，現在完全像樣了，——考爾皮克戲謔似的一聲。

——我也知道，像樣了。這是第三回戰火，你要曉得：那末，就請你報告將軍一聲，說我在等候他。

——我們一塊去，當面說。

加里次基少將穿着全套的將軍制服，戴着鋼盔，從桌子那邊站起，來迎接庫普里揚爺爺。顯然，爺爺是遵照舊式丘八見上官的禮節，一見將軍，馬上就直挺挺的立在原地不動。

——庫普里揚爺爺，你好！——少將提高嗓子向爺爺問候。

——大人尊前，萬福！

哄堂大笑，在座指揮官們笑的使爺爺連不該把禱祝完。

將軍也微微笑了一笑，興奮地向爺爺肩上一拍，就同他握手。

——爺爺，不妨事，你是很知道軍風紀的。

——司令官同志，說錯了一點兒——庫普里揚爺爺輕輕的一聲。

那末，就請你說說：見過什麼，聽過什麼，哪兒聽的，哪兒見的？——將軍一問，一

面就請他坐到汽車門階上。

他倆併排坐着，彼此隔得很近，這樣的一幅寫生畫，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一個紅軍的少將加里次基同一個別洛露西亞的農民庫普里揚爺爺——兩人一塊，指手畫腳，連爭帶問，在進行軍事機宜的談話。

凡是「政治委員同志囑咐過去」的地方，爺爺通通到過了。他探訪過許多村莊，考察過各種道路，到處他都按他的老交情，找到了自己人，這些人都是準備替紅軍竭誠效力的。

庫普里揚爺爺，不知不覺地當了一趟本店製造的偵察隊長。他每到一個村莊，就找出兩三個自己的「老朋友」。他把他們派到各鄰村中去「探明德國人的大情細節」。他們照例又派旁人以外的村莊中去。因此，有了居民的幫助，於是偵察工作馬上就散佈到了全區。

——要是再有兩個天兒，那我會把全別洛露西亞都打聽得清清楚楚了——爺爺說。

加里次基打開地圖：

——你說的那個泥潭村在什麼地方？我的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

庫普里揚爺爺，斜起眼睛，對着那張他所不解的青綠色紙瞞了一瞞。

——它，地圖，不過是，一張紙。一把運，是安不上去的，大村莊越發安不上去，要說到泥潭村，那可大得很，算一算，那兒有百多來戶人。是，你看，它剛剛在那塊沼澤邊上。就在這兒也看得到的！一口嶄新的井是今年春上挖好的。

將軍在地圖上找到了這個泥潭村，它叫做泥炭村。泥炭——泥潭，相差得不遠，也就可以猜得到了。

將軍把庫普里揚爺爺所說的每一個字都聽到心裏去了。他所帶來的敵情消息，都是非常實實的。

——敬，爺爺，大大感謝您，感謝您的一切！——將軍起身說道。

——現在我們應當好好地請你吃一頓飯。

——我可餓得很，叩頭謝。我是從來不挨餓的。我一進到人家屋裏，就往下一坐。娘們這還那那都遷到你面前來了。我就大吃特吃。嗚，我吃飽了，就開始偵察。說句老實話，那兒並不要你去偵察：祇要你吃，娘們通通要告訴你的。老漢們也會來的。我在他們那兒就好像是一個偵察小隊長呢。

庫普里揚在日俄戰爭中，以後又在德俄戰爭中當過兵，也幹過偵察。在前次同德國人作戰時，他帶了一次傷，彈片打在他的肩土。不識字，無兒無女。有一間小房子。原來他在一個集體農莊當飼馬員，他從那兒牽道一匹絞丟下的小馬，於是就送了一車馬鈴薯到我們這裏來。

他來此地第一天，只肯把我們帶到鄰近一個村莊邊上為止。現在已經四天了，怎的他也不離開我們，老是在偵察。

我暗想道，這位老漢很快就會不當偵察小隊長，而要當游擊指揮官了。

……從法西斯的摧殘下逃出的農夫彼爾洛夫和農婦魏洛娃趕到指揮所來了。他們的腿傷都纏上了繃帶，纏得很精緻。都是穿的很牢實的衣服。原來這兩位農民帶了傷，我們派他們去找到任何一個醫院，就在那兒換繃帶。如有可能的話，也可以治療幾天。他們去後不膩是關心了自己，並且打聽到德國人的很多消息，現在他們帶起這些消息轉回到我們這裏了。

……中午十二時，我們已經兩晝夜沒有睡覺了。加堡奉總司令指揮所繼續維持命，一有警訊就按機靈躍進法開始向新地點移動。可是現在，部隊還在原來地方。

——發生什麼事？——我問參謀長。

半小時以前，有架敵人的偵察機飛過去了。飛機註明了我們指揮所底地址，而它拋給自己軍隊的信號筒，被風吹到我們陣地前緣上來了。一切都弄清楚了。所以在這飛機還未再次飛來之前——我們就來改變指揮所的位置。



這時，有輛鄰近隊伍派來的聯絡員底汽車靠近我來。內中坐着三個陌生的指揮官，他們都同意把我帶到指揮所底新地點去。經過樹林深處總共祇有四公里路。但是我們坐車已經走了三個鐘點，根本就看不到什麼指揮所。前後一輛汽車也沒有，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停下來了。地圖是有用的，但是路向不能確定。我們老早已經離開了林中的大路，走上了一條小路，地圖上根本沒有這條路。

我們下過好幾次車，觀察四周。指揮官們繞着汽車走，但是辨別不出道路來。我們繼續前進，浪費寶貴的汽油。顯然，我們是完全迷路了。我們已經這樣繞了有三十公里路。汽油剩得很少，祇够兩三公里用了。

指揮官們決定用步行去尋覓指揮所，或到指揮所去的道路。有位指揮官不知什麼道理肯定地說：「我們老早就落到敵人的防區來了，並說，在德國人還未注意到這輛汽車之前，要趕快離開此地。」

——那末，這位同志又怎樣辦呢？——另一個指揮官把頭向我這方一仰，問道：「請你們都去找吧，我就留在此地並等候你們。我最多祇能走一百米突遠。」

有人建議用手抬着我，但是我堅決反對。長久的抬着會把人弄疲倦，而且，如果大家都離開汽車，汽車一定要失落。最後，我堅決地向指揮官們建議，不要因為我而損失寶貴的時間，應當火速去尋覓自己的隊伍，以後再來找我。說了多久，他們才終於同意了。

可能，我們已經真的是在敵人的駐地上了，也許，我們永遠再不會見到面了。後來我和大家分了手。

——下午三時。我坐在汽車內。運動也不能動。祇好寫日記。這倒是一番精神上的快感。

過了一點鐘。四周一個人都看不到。只有樹林在繼續喧鬧不堪。間或聽到杜鵑底哀鳴。以後怎樣辦？汽車很可能引起來往巡邏的德國偵察兵的注意。應當走出車去，躺在不遠的地方。

我隨身帶着一枝手槍和兩枚手榴彈，但是在汽車內還有十枚手榴彈。我用一根繩子把它們穿起來，掛在我身上。這些東西，再加上外套和防毒面具，是很難一次跑走的。我來回走了兩趟，終於把這全部財產都移到離汽車三十米突處的深樹叢內了。

我把外套攤開，把所有手榴彈的雷管都上好，開始監視汽車。

從指揮官們走掉之後，已經過了五個鐘頭，四周一點活動的徵候也沒有。每過一點鐘，覺得越法難過了。孤獨在壓迫我。非常惱火。打了多日的仗：大概明天就要突圍了，而我在有決定意義的戰鬥的前夜，偏偏陷到這樣窳劣的境中來了！

但是，又怎麼辦呢？——我愈來愈驚惶地問自己。——噢，假令不是一隻脚攔鬼，我定歸早就走脫了。

最重要的——不要睡着了。應當準備自衛。但是，如果這情形不僅是今天，而且延長到明天後天，又如何是好呢？橫豎是支持不住的，還是睡去，既睡着了，那時就讓鬼子來結果我吧。

不，這樣不行，打倒這種粗野怯懦的思想！

我檢查一下手榴彈的雷管。一切都弄好了。我很高興——我是決不廉價出售的。

天時開始入暮了。我想好了。或許，磨幹一頓，鑽到汽車裏去，按它邁下汽笛後，就立忙回到自己的隱蔽所來。或許，這時有人聽見聲音，就來找我，——我這樣想。

但是德國人也同樣能夠聽見！

不成，總是越想越難過起來……

我睡着了，忽然猛的一聲把我驚醒了——汽笛聲太響特響。最初，我嚇癱了，什麼都不見。但是過了一會，我在黑暗中終於看見了我們的戰士，正站在汽車旁邊。

——兄弟們！——我喊。馬上就有幾個人走過來。

……加里次基派人來尋覓汽車。他又救了我。三個指揮官和一個汽車夫也找到了。明天要突出

火錢。我又和自己的隊伍在一起了。

七月六日

「今天的出路是沒有的。」  
 今天更要實行突圍；無論如何，我們非突出法西斯的包圍不可。我們或者衝破死圍，或者設法

別的路是沒有的。  
 德國人又擲下傳單來：「你們的環境已經完全絕望了」，「我們的鋼鐵火壁已經包到你們」，「投降作俘虜吧」。

老調子！該換換唱片了！——戰士們嘲笑著，把法西斯的傳單都撕成了碎片。

我在軍營裏踱來踱去，向人們望看，竭力想瞭解他們的內心。到處都是受過風吹煙燻，生滿了鬍子的面孔。多日來疲人的戰鬥，睡眠不足，飢餓以及罩在我們頭上的毀滅的危險；我們和自已的蘇維埃世界斷絕了關係；那兒怎樣？有的戰士漸漸感到了疲倦。有人開始悲傷起來：

有兩個人在一棵樹下面，瞞着衆人，正在進行秘密談話：

——我們能衝得過去嗎？——一個滿嘴淡黃鬍子的戰士問道。

——衝不過去；會被他們殺死的。——另一個滿臉雀舌的矮個子沈悶地回答。

有些猶豫畏縮的份子（也有這樣的人）就三三兩兩的結伴索夥，——他們以為，分成小組比全部隊更容易衝過些。

應當毅然地，迅速地克服這種現象。按各支隊進行黨和青年團的「緊急會議」。

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帶起步槍，自動槍，手榴彈繫在腰內，在樹林內集合了。大家一聲不響地，迅速在指揮所四周佔好自己的地位，隱藏在樹叢中，樹縫裏，避彈穴內。看，他們就是奮不顧身地去完成指揮官一切命令的人。就是站在他人前面，並鼓舞他人去衝鋒陷陣的人，他們是優秀份子中的優秀份子。他們為祖國，為黨，為斯大林來獻灑自己的鮮血！

我又看看坐着的人們。已經有許多不見了……一個波爾什維克德拉甫萊夫准校也不見了。德拉甫萊夫會利用自己的砲兵營消滅了敵人五十輛坦克，他就在這初次戰鬥中受了重傷，現在躺在醫院內。還有一個心境愉快的天才砲手，共產青年團員卡爾慶在戰鬥中，用自己的砲毀毀七輛法西斯坦克後就英勇地犧牲了……

營政治委員考爾皮克說：

——有些意志薄弱的戰士開始悲傷起來。就在平時，悲傷——都是敗興的東西。而在戰時，悲傷——乃是可怕的毒藥。應當消滅這種悲傷情緒。這件事應當由我們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來做。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今天的戰鬥中，我們大家都要來受一次考驗：究竟我們是否有靈生存，是否有權稱為波爾什維克，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考爾皮克又繼續說。——我們手中，什麼東西也有：又是情報，又是自動槍，又是砲彈，又是生氣勃勃的蘇維埃的人們。把這一切拿來同一「英勇精神」這四個字一乘起來——而我們就定能斬斷敵人的這個包圍圈。你們也就這樣轉告全體紅軍戰士！

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開過會後都走開了，他們急忙到支隊中去，利用最後幾分鐘在戰士中進行工作，準備他們去迎擊敵人：

從隣村內來了幾個農民，報告：

——我們這兒來了一個「生人」。

「生人」立刻被帶到司令部來了，原來是我們隊伍中的戰士克拉金。三天以前，他離開了自的隊伍，跑到村中去，在那兒換上了農民服裝。他等候着，看我們將來怎樣：「如果能衝過去——反正我的制服和褲子都在手邊。如果毀滅——那末我就投降德國人」。

克拉金可恥地逃走，現在被捉住了，這消息，立刻傳遍了全部隊。戰士們異常憤激，都圍着這個逃兵。現在他是皺衣爛衫，活像一個流氓。個人的眼睛裏都燃着仇恨的怒火。

——就是這個混蛋。——一個頭部包着膠帶的戰士，握住拳頭憤激地說道。

——把我們的全部隊伍都侮辱了。——另外一個憤怒地說。

克拉金對癡地晃着地面，把自己的面孔避開大家，避開他所決心改變的大眾。

於是被人輕視的胆小鬼受軍法庭的裁判了。他的腿在顫慄，聲音也在顫抖：

「嗚呼，小子，——那個滿臉雀斑的矮個子戰士喊道。只不過在兩點鐘以前，他還在和一個同

伴談論個人突出重圍是否更好的問題。現在他却是一個賊屬的，充滿了內心純潔的熱情——只有我們人才具有的熱情的軍人了。

軍法庭的判決簡單而又嚴厲。

我的傷歷很痛。爲了要積蓄力量準備眼前的戰鬥，我竭力想在汽車內睡一下。彷彿不久，我就被武器的聲音和響亮的口令聲驚醒了。

——裝子彈！開槍托，收槍托！

「戰鬥開始了：馬上就會是『開火』的口令了。——我坐在司令官的汽車（也就是我現時的臥房）裏夢寐惺惺地想着，登時我從坐墊上欠身立起，開開汽車的小門，四下一望——到處都很安靜。汽車旁邊坐着二十個人，手裏都拿着德國自動槍，營政治委員考爾皮克正在指導他們，怎樣使用法西斯的武器。

考爾皮克政治委員真是一個百忙不倦的人！他總在活動，總在工作：忽而去談話，忽而去偵察，現在又充任起武器指導員來了。

我望着考爾皮克，不能不笑起來，特別是他喊過「裝子彈」，「退子彈」的口令之後，總是要補充一句：

——要小心槍呀！那怕沒有上膛，它也可以走火的。

這種過度小心的原因，原來是從下面這回事裏經驗來的：

戰爭開始前五天，一天考爾皮克正在繞自己的手槍。「勃郎寧」本是「沒有上膛的」。忽的一聲，火火了，子彈穿過考爾皮克的右掌中心飛走了。因此，考爾皮克到火線上來，一隻手還是纏的綁帶。傷很快就好了，營政治委員還是打仗，打得真漂亮。他最先通曉德國自動槍的射擊術，瞭解它的構造，現在，他就來把自己的知識轉教其他的人。

他用一隻手，裝子彈，退子彈，收槍托，開槍托。「學生們」就特別努力地學習他的教法。恰好，我們大家都想弄到德國人的自動槍。因為這種子彈比較容易弄到。自己的雖快用完了，但是弄到德國人的子彈，並不怎樣困難——勇敢地向德國人的縱隊一撲，使他們一驚慌，希特勒的黨徒們一逃散——於是就來收揀武器吧。

下午三時。加里次基在一個岸邊生滿蘆葦的泥沼邊上，在各方面的嚴密保護之下，舉行陰謀「會議」。師長面前鋪着一張地圖，他在報告突圍計劃。

「因此，我們要向南方衝去。可能有兩個辦法。第一：我們穿過公路和鐵路。把全部隊伍，用在一個地方，來摧破德國人的包圍圈。第二：把軍隊分成三隊，就在該路上，同時向敵人的三翼衝去。」

加里次基請各指揮官發表自己的意見。大家都擁護第二個辦法。師長決定了。他已準備好分配隊伍的計劃，他立刻宣佈了隊伍的組成部分和指揮官的名字。

大家都了解，我們這一師人已經陷入敵軍的環境之中，處在敵人完密的包圍之內。然而各指揮官，各政治委員——這些人絲毫也沒有閒空一下。他們竭盡力去尋求使這種難關的出路。明白地瞭解現成局勢，把全體戰鬥員、指揮員、政治工作員團結在列寧——斯大林底旗幟之下，對紅軍誓詞忠實到底——這一切就保證我們達到勝利。

黑暗的夜晚，已經籠罩在軍營的上空。我們正需要這樣的黑夜。隊伍非常靜寂，彷彿在顫起脚尖走路，離開防禦綫就沿着濃密的樹林移動。我們應當先向西移動四公里，然後用突然的打擊，

衝出敵人的包圍。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就快到達一個完全平安的地帶。不是，即令我們衝出了內包圍圈，而我們還是留在法西斯蒂依領的區域內。下一個任務，才是和紅軍匯合的問題。

：隊伍分成三個縱隊向前移動。我在中間的一隊，這一隊是由加里次基親自指揮的。汽車出發都走另外一條路，我是騎的馬。

馬時常陷到泥沼中，泥水一直沒到肚皮，馬很難從泥潭中跳出來。但極有本事，我放心通過。黑暗得離十步以外便什麼都看不見了。唯一是要快，要在黎明之前衝出樹林與泥地，走上大路。偵察隊催促着：「乘現在平靜的時候，趕快走才好！」

我們已經離公路五百米突了，德國步砲兵的障礙物就設在公路兩旁。坦克就沿着這條道路巡邏，載有步兵和軍用品的汽車，川流不息地在這公路上移動。公路過去，簡直就是一條和公路平行的鐵路延伸出去。我們應當來一個猛撲橫過這些道路。

夜間一點鐘，烏克蘭斯基中校的左縱隊，首先在公路上給予法西斯蒂第一次打擊。砲火，像閃電一樣照亮了天空，接着便是我們的迫擊砲及其他曲射砲的密擊打破了夜的寂靜。

巴秀珂夫中校的右縱隊也用大砲的轟擊和機關槍的掃射來響應左縱隊了。我們的隊伍衝到了路邊。

我們交戰了。手榴彈猛向法西斯蒂們拋去。自動槍和機關槍，展開了激怒的火力。在所有三點上德國人都被我們弄得驚慌失措。他們的警戒部隊連沒有發覺我們走遠近去。不過後來法西斯蒂們，知道自己的人數比我們要多得多，於是實行瘋狂的抵抗。

但是德國人在夜間！是很壞的好戰之徒。他們在大路上亂打一氣的砲火，沒有使我們受到一點損失。步兵射擊了一陣，也向大路兩頭退去。

我，照直往公路衝去。紅軍戰士的「烏拉」聲喧鬧着。公路成了他們的露天地獄！我們的手榴彈燒死了德國人的汽油車和藥車。砲彈和機關大砲大作起來了。敵人的坦克原來在亂七八

地地向黑暗的林林中掃射，忽然發現前面起了一陣大火，便沿鐵路飛馳起來；但是那兒有正在焚燒着的汽車阻塞住了道路。我看見帶頭的一輛坦克燒起來了，幾個法西斯蒂從裏面跳出來，但是我們的弟兄們從各方面向他們撲去。槍托向他們的頭蓋打去；紅色的火光照耀着公路。我們的戰士們的臉都閃閃發光，彷彿用銅鑄成的。砲彈和雷彈的碎片吱吱吼叫着；法西斯的火力包圍圈炸裂着，崩毀着。包圍圈已經落到我們後面去了；。我們周圍是一團黑，什麼都看不見。但是我們知道：前面是鐵路，過了鐵路便是生路。

我們衝過鐵路。這兒根本就沒有法西斯蒂。我跟着一小隊戰士衝過了包圍的火圈。

我四顧着。我們一共七個人。後面是混亂的射擊。被衝散到各方面去的德國人，看來，還企圖把自己的一鍋「火」圍攔結起來；。包圍住已經沒有人的空地方。

天亮了。我們非常疲倦，渾身顫抖，輕鬆地噓了一口氣——最可怕的事情已經留在後面了。但是在前面，還要同敵人作新的遭遇戰，這也並不是容易的。

——同志們，無二話，衝向前去！——我向衆朋友們說。

七月七日

我們也就這樣突破了包圍圈的內圍。立刻衝過鐵路，到了土路上。我們臥倒在路坡下面。四圍張望着。晨光熹微中，德國人的戰有步兵的卡車，單個的坦克，都開足了兇猛的速度向兩面飛馳。毒蛇們活動了！

我們在這些活動着的機車中間，等到了一個較大的空隙——衝了過來。一心想迅速向樹林竄奔去，尋覓着軍隊的集合地，但是我們的腿被些又粗又滑的繩子絆住了。一摸原來是橡皮繩子。是電綫嗎？看來，德國人一面向前緩移動，一面把高壓電流的電綫拖在身後。

——切斷才好！——我發生了這種思想。——但是怎樣切？用什麼來切？有沒有電流？



——好，會弄明白的，——米納洛夫中尉說。請你好好地看着路那邊。

他拿去我的短劍，先切斷兩根頂細的電線。兩根較粗的仍舊懸它懸在那裏。忽然米納洛夫尖叫一聲，跌倒了。真的觸死了嗎？我們向他奔去。他還喘氣。把他拖到林叢中來，解開衣服。中尉慢慢地站起來。他觸電了。還好，並不太厲害。

也許我們要拋棄這個計畫吧？不成，絕對不成！我們既然遇到了「有利的工作」，我們就該有權利放置不管。

——現在我來試試，——二等軍軍校尉郭萊舍夫說。

他跑到路旁去，爲了隔離電流，雙足都站在粗橡皮綫上，使勁用剃刀把細綫切斷。火星皎皎作響，一股焦燥皮氣味，但是郭萊舍夫沒受什麼影響。

——機巧是很重要的！——他有點驕傲地說。

——粗綫又怎麼辦？——我問。

——也割斷，——米納洛夫發憤地說。

——會被電觸死的，——郭萊舍夫慫恿道。

但是在這一霎眼的工夫，便產生了一個簡單而很驚人的計劃。

——右面有一座橋。我們把這綫從水溝裏拖到橋上，任何坦克走過，就會把它碰斷。——軍醫看護長加里拿說。

我們試試！大家都向橋上跑去。我留在溝內，監視着路旁。我有兩次發出信號，表示有汽車經過，弟兄們便臥倒在溝內，暫時停止工作。

工作完成了。電綫搭在橋上，但是好像故意在作弄人似的——甚至一輛德國坦克也不從此地經過。坦克偏不來了，但是我們非常需要它來。

——把橋燒掉！——米納洛夫提議。

五分鐘後，熊熊的火光包圍住了戰後的木橋，德國人的電線也一道被燒斷了……

這一件事情，一共費了我們二十分鐘時間，但是付價太大，我們却終於落在自己人後面了。衝開了包圍圈，向集合點去會合的隊伍，在那兒並未耽擱多久。前面沒有德國人，我們的隊伍迅速向南方移動去。後面只有零星落伍的戰士，他們在急急忙忙追趕自己的隊伍。

我們也要趕忙去追隊伍，但是我，一覺腳帶了傷，成了我們這夥人的累贅。我向同志们提議，要他們先走，可是他們連聽都不願意聽：「要走就一塊走」。

請看，我們的人是什麼同胞！何況，我們在突圍之前，彼此都沒見過面，都不相識。 還是

在突圍和燒橋的時候，大家才一見如故：  
……我們沿着樹林和草地，整整前進了一天，竭力想不迷失我們隊伍走過的痕跡。一個敵人也沒有碰到。在一家小屋子裏飽吃了一頓牛奶和麵包。哈，真吃得美！

——該是，太辛苦了！——一個心境慈善的老農婦，看到我們能吃，滿高興地說。  
黃昏時光，在樹林內追上了一支從包圍圈衝出的隊伍，不過，不是我們的一隊。這是查庫特

內指揮的。我見到他很高興。這是我的老相識。我們是一同到前線來的。

——怎麼，到我這兒作客人嗎？——查庫特內玩笑地問。

——不是，我是「被迫」來作你們的客人的。我想追上加里茨基的隊伍。

——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你追不上了。  
——???

——是的！是的！這不用奇怪。因為現在有一險，偶然的敵軍把我們隔離開了。

這對我是一個非常不快的消息。真倒霉，竟失去了自己的隊伍。我們的戰鬥同志們，還在

第

在幹什麼呢？石登卡少校又在進行那種偵察呢？……

七月八日

昨天一個通夜，都是穿著樹林前進，我們順利地繞過了敵人的一支隊伍，並沒有與他們發生衝突。我們仍舊抱定固有目標向前挺進——到達主要戰線與紅軍基本部隊匯合。

一夜前進了二十公里。太陽一出來，我們便在樹林內臥下休息。對於空襲掩護得很好。配置了強有力的警戒部隊。

：天一黑下來，我們便離開了自己的「一日休養所」，沿着偵察隊指出的道路，向前進行。

現在要當機立斷：是沿着深泥沼走五公里路，穿到乾燥的林地呢，還是要沿着常有德國人的汽車出現的大路走一公里，仍然穿到那個樹林去呢？

起先企圖穿過泥沼——但是不成功。白白失去了約計一個鐘頭的寶貴的黑暗時間。我們又向和戰線平行的大路衝去。但是怎的？遠遠又聽見有咕咕的聲音。摩托車嗎！

一大羣摩托車開來了。綿密的隆隆聲。我們馬上臥倒在離大路一百五十米突的地方。

摩托車隊從我們面前閃過了。顯然，這是機械化部隊的先頭部隊。有一輛摩托車停下來了。摩托車手把車子停在路旁，自己就前前後後觀察着。

衛爾爾中尉領着一個偵察支隊，他一看見那兒有個孤單單的摩托車手留在後面，就忍不住氣，衝上前去。這確也是一點手到前拿的勝利品！但坐在離大路不遠的他手下的一個偵察員，一下跑到中尉面前說：

「中尉同志，這兒有一條岔路，——偵察員小聲報告。——與這條大路差不多大，它從這條大路上略向西分出，直通德國人的後方。這個摩托車手像是來調理道路的信號手。」

——大概是有什麼人要通過此地了，——衛爾爾中尉截下結論。——這很好，我們又可以把

我們的老法子來重演一番。

中尉說的最後這句話弄得我莫名其妙。

衛耐爾和偵察員一同爬到路邊去。很快便聽到摩托的響聲了——坦克！聲音越來越響。顯然，都是開的滿車。

德國的信號手試着手電筒，一連亮了幾次，把光線向坦克對面迎去。這是——信號。

坦克越來越近。境况有點不妙。好像它們簡直要從路上轉彎，直向我們攔來，以便窺它們的履輪來粉碎我們。好在我們都有準備，萬一有事，橫整炸彈都上好火了。

先頭的一輛坦克，一發現信號手發出的信號，便略微把速度減低，後來忽然又把自己鋼鐵的軀的大動一動，加快速度，統統向前去了。坦克縱隊看樣子是很匆忙。有一輛坦克略微攔了一一下，信號手對着它，又打電筒，又吹哨子。後面的坦克也瘋狂地震了一陣哨子聲。

「這是調整隊伍。是向特別重要的鐵線地段上開去的，——我們暫下結論。

衛耐爾領着自己的弟兄，目光炯炯地注視着四周的事情。縱隊忽然中斷了。繼續追上來的坦克不再沿道路走了，一夥一夥的轉到左面那條向後方去的岔路上去了。尖厲的哨子聲，連發信號——信號手正在指點它們走什麼道路。

「好崗位。應當「換掉」。——衛耐爾說。

馬上他就命令一個穿着德國摩托手制服的戰士。

——西道連科！準備換班。

西道連科是一個身材高大，人很沉默，面貌漂亮的青年。他在偵察隊中算是一個特別的偵察專家。他的責任是偵探自己隊伍所要通過的道路上的敵情。當這條道路已經探好之後，他便作信號手，分放自己的隊伍過去。不久之後他不僅成了我們隊伍的信號妙手，而且也是敵人隊伍的信號妙手。他把他們的信號和方法都學會了。還「弄到」一身德國摩托手手的制服。夜間，當敵人的

希維坦克隊由此通過，而自己的隊伍又急需穿過大路時，西道運科便手執電筒，邁直在路上出頭，向要通過的敵軍發出「停止！」的信號，坦克隊便嚴格服從他的命令，停了下來，等候下一次信號。當自己的軍隊在黑夜中穿過大路以後，西道運科又便發出「開走！」的信號：

這一切，我當時並不明白，只是屏住呼吸，注視着衛遜爾中尉下命令以後將要發生的事情。

等候到敵人縱隊中斷的時間較長時，我們的特別偵察組，一槍不發的便把大路上那個法西斯帶的崗位「換掉」了。瞬息間，站在岔路口上的已經是另外一個「信號手」——紅軍戰士西道運科。

信號說：向左邊路上去。飛馳而來的坦克縱隊便向左面馳去。一輛跟一輛，一列跟一列。我們為西道運科的行動驚喜，同時又為這位奇妙青年的命運感到顫抖起來了。

西道運科把德國的坦克車，手邊弄了一個多鐘頭。他在這段時間中差不多「放過了」將近二百輛德國的戰車，直到最後的幾輛汽油車為止。沒有一個人妨礙他的「工作」——因為德國人正在忙亂地調動。新的縱隊：西道運科的短促的哨子聲。燈的晃耀——於是希特勒的坦克車又瘋狂地奔騰：奔到自己的後方去了。

自然，被「放過去」的德國人不久會發現自己的錯誤。但是想開回來，是需要時間和燃料的。

西道運科把發開到討錢法作緊急戰鬥的法西斯的坦克縱隊，整整的指揮住了幾個鐘頭。我們平安地繼續按着自己的路線前進了。

七月廿日

今天是我們快樂的一天：我們同李瓦舍夫同志指揮的蘇維埃空軍聯隊會師了。這支隊伍已

無在法西斯蒂的後方活動了好幾天了。

我又加倍的快樂，——該隊參謀長是司里斯諸維奇少校——「紅星報」上的論空軍隨戰隊的論文的作者，——我們報紙的作者——登時我的心中也就浮上了對酷愛自己報紙的人的仰慕心理。

——嗚，替我們寫一篇文章吧。——我對司里斯諸維奇說。

——不，還是你自己寫吧。我現在沒有空。——少校揮口說。

於是在我自己的日記裏寫述空軍隨戰隊戰士的動盪，他們的英勇大膽甚至於使我們的人也要驚奇。

——暮色蒼茫。幾輛裝着許多箱子的德國卡車在公路上飛馳——法西斯蒂們急匆匆的運送彈藥上前方法。大轉彎。第一輛卡車的司機減低了速度。

在公路轉彎處的叢林裏埋伏着列別傑夫准校的那組人，大家帶的淡青色的領章。他們的專門行業是在法西斯的運輸中進行「工作」。

准校目不轉睛的望着行過的卡車縱隊。卡車轉彎以後，司機們又把速度極度提高。他們頭也不回的馳車前進。最後的三輛卡車馳近轉彎的地方了。現在是動手的時候了。——應該「截去」卡車縱隊的尾巴。

按着准校的信號，樹叢中飛出了我們的戰士。他們跳上那些卡車的踏脚板。剎那間——卡車的車棚裏出現了我們的戰士。祇有那種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才能够如此敏捷靈活的操作。德國司機們一見黑手槍對着鼻子，猛然就把卡車煞住。

這時，其他帶淡青色領章的戰士，業已爬上卡車，開始檢查內中的戰貨。自動槍子彈？炸彈？——很！正需要這種子彈。

把二箱又一箱的子彈搬到背上，——卡車上的貨都卸空了，子彈箱也滑落在樹林中了。剩下的貨沒有什麼味道。現在動作要快，——每一分鐘都會有旁的卡車在公路上出現。

在這些帶淺青色領章的戰士中，也有會開卡車的人。他們把摩托開動，乘着卡車走動時，從橋上跳下來。卡車像離馬一樣盲目地沿公路走着，隨後就往溝裏一躍，不動了，輪子朝天。

「原來車了！」路上觀察員發出了信號。

戰士都懸藏在樹林裏了。從轉彎處可以看到一對一對的馬拖着載有口袋和箱子的貨車。貨車兩旁有德國兵警衛着。他們在吹口哨。我們早已看出：當德國人一害怕的時候，他們就小聲地吹口哨來壯自己的胆。

帶淺青色領章的戰士們又從森林鑽出來了。敵頭的幾匹馬見着他們，就嚇得往邊上一閃，車馬橫在公路上面，一下把後面的車都擋蓋住了。公路上——一場劫案。

開了幾槍，法西斯的兵士慌張起來，都往樹林裏跑。但蘇維埃的子彈在追逐他們。我們的戰士連忙去把馬的腕索割斷，馬就四散奔逃。幾分鐘之後，公路上燃起很大的一堆篝火，淋上了汽油的貨物，兇猛地燃燒起來。馬車壞了，就帶起斷腕索在公路亂跑一陣。

陸戰隊的行進綫形與我們的進程相符合。我們大家交換經驗。陸戰隊員們對於我們捉捕德國摩托車手的辦法極感興趣。這個辦法的創造人——通信員盧契卡於是向他們敘述道：

——第六輛摩托車手，我們是用電話線把他宰斷的，現在我們要來扯普通繩子了。又簡單，又便宜。

——今天逼得我們非休息不可；白天不能開動，——敵人會發覺的。繼續行進和做破壞法西斯帶的工作都留在夜間。暫時我們來燒燒篝火。

我們採集乾柴，燒了火坑。火坑上架好了鍋子。這時，在我們的「製肉工場」中——茂密的樹叢底下——正在進行分肉。我們每人領到一塊生肉，大家內心裏都浮起了一種要同我們食品偵察隊致謝的熱感。

肉有了，但是沒有鹽，沒有麵包，然而我們的人並不垂頭喪氣。

——我們馬上要吃到好的又嫩羊肉了，——偵察員查克維茨微笑着說，他僅在用平口剃刀削着一根胡桃樹枝。——戰地又燒羊肉——他添上一句自說的嘴巴噴噴作響。

無煙的游擊隊的篝火一堆堆的燃燒起來，到處是烤肉的氣味。忽然我烤肉的那枝樹桿燒斷了，我用剃刀取起肉來，想把它帶着樺槓灰屑一起吃下去。

——游擊式的烤肉！——愉快的查克維茨哈哈大笑起來，於是大家都笑了。

我們沒有鹽和麵包，是沒有關係的，因為我們還剩着勇氣，偏帶得有點「五味作料」，正像我們的醫生馬茨所說，是活得長壽的。

二等軍醫馬茨已經是一個發老的人了。他的身材不高，行動非常遲緩。

他不懂不忙的打開我腿上的繃帶。

——是磨滯了傷麼？唔，這可了不得！——他像是在摩撫小兒似的說。

醫生戴起琥珀眼鏡，一雙仁慈的灰色眼睛對着我傷處看了看。

——對於你，現在最好的藥是太陽，——他說了。溫柔地微笑着又重複一句：——游擊隊的太陽。這樣的赤着脚，睡覺，但是不要睡着，要不驚，蚊蟲飛上創口，那就糟了……太陽和空氣，這就是你的藥方。

我坐在溫暖的陽光下，伸直一隻腿，閉着眼睛。我真舒服！我連覺得，我彷彿是進了一個極寬的療養院，院長就是仁慈的馬茨醫生。

七月十日

我確實覺得輕鬆些了。夜裏我徒步走過兩公里左右：謝謝馬茨醫生！

我們停留在一個密樹林裏。這是一個妙不可言的陽光和煦的早晨。遍地是花。蜜蜂嗡嗡；但是沒有人採蜜——許多村莊都被法西斯蒂毀成一片焦土了。人們無家可歸，在林子裏流浪。血流



遍地，烽火滿天，奇災，浩劫。

突然在田野上出現了一羣孩子。甚至於我們的警戒部隊也沒有發覺，究竟從那兒來了這羣黃髮的小孩。

——你們哪兒來的？——我問道。

——家裏來的！——一個鼻子晒得脫皮的大孩子回答。這顯然是一領袖。

——你們那兒有德國人嗎？

——沒有！——孩子們衆口一詞的說。

——他們都被馬立克叔叔趕跑了。——那個領袖加上一句。

——馬立克是什麼人？你們村莊上的人嗎？

——不是！他是指揮官：在你們那裏。我們是上他那兒來的。

——他是穿灰色襯衣的！

——黑褲子：襯衣空起的。

——頭髮淡黃黃的！

我們後來照着這些特徵尋找過馬立克。這就是那鼻子晒得脫皮的大孩子所講的關於他的故

事。

——我們坐在麥田裏。望德國人。那個淡黃頭髮的漢子爬到我們那兒來。我們一看是一個不認識的人。他說，他是從鄉村來的。他問：「這兒有德國人嗎？」我們對他說：「你自己去看看。」我們引他到路旁去坐着看。那邊又有坦克，又有戰兵的汽車。我們不住的數着，那個漢子格外數得起勁。馬上，我們一想，這大概是個偵察員，他是替紅軍數的。「你是紅軍的偵察員嗎？」——我們問他。他照直地說：「是。偵察員。」這才妙！救我們做偵察員罷！」。「行！」

——他回答說。於是我們真正要好起來。他是一個指揮官，但他的個子矮小。他的小名是馬立克。

，我們叫他是馬立克叔叔。他對我們說：「你們既做我隊裏的偵察員，你們看見什麼東西，都得告訴我。」我們就這樣地在叢林中一直望到了天晚。夜裏，我們村莊上來了許多德國人，他們把汽車停在橋上，自己就躺在車上睡。馬立克叔叔不知道往哪兒去了，我們沒有輪下睡覺，知道馬立克叔叔上紅軍那兒去了。半夜裏，村莊上打起槍來。許多乘摩托車的紅軍飛到我們村裏來了，來打法西斯鬼子；他們睡得像豬一樣的，往那兒逃呀！我們只見馬立克乘着一輛摩托車，是指揮官；一看，這就是馬立克叔叔！

馬立克原來就是空軍陸戰隊的馬立可夫少尉。

我好奇地仔細看着這位矮小的少尉，他穿着灰紗襯衫，黑褲，赤着腳，沒有圍腰帶，膚色顯得黝黑。他在自己的志願偵察員中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一副完全像是小孩子的臉，天真活潑，嗓音尖亮，也跟孩子一樣。

白天，他公然地到法西斯蒂佔領的村莊上去偵察，夜裏這位未成年的馬立克一變而為昂然果敢的指揮官，對敵大施行大膽的襲擊。

有天夜裏，他帶了十六個人的一個隊伍，殲滅了六十輛汽車的一個法西斯汽車縱隊，一共毀去了十八輛汽車，擊斃了四十個德國人。

——這真是雄鷹，——參謀長說。

下薩爾坐在那邊的樹底下，他帶着神秘的樣子在講什麼東西給小孩們聽，看來是在商議什麼樣的玩意兒。

有整整一營人的德國兵在一條河的斜岸上脫衣洗澡。小孩們和馬立克坐在一旁，蹲垂在水裏好奇地看着那些洗澡的人。任警衛的德國兵要把他們趕開。

但是忽然洗澡的人那方傳來一陣人聲：「背得爾，背得爾！」\*

\* 德語「孩子們」的意思。

一個大肚皮的裸體人一面喊叫，一面揮手。他正同一小藝人在兵士邊上一點的聖方洗澡。『大概，是個軍官』——小孩們肯定說。警衛兵們對着小孩們又招手，又喊叫，要他們到軍官那兒去。他們也就跑到那兒去了。那個胖子軍官站在打起膝頭的水裏，指甲搔着身子——幾乎抓出血來。

——肥皂！肥皂！——他用半通不通的俄國話說。

——肥皂和絲瓜筋，馬上。——馬立克命令孩子們，幾個孩子馬上就去執行他的命令了。他自己捲起了褲子。走到水裏去，慫恿地把水澆到法西斯軍官的身上。軍官微微地笑着，一會兒把腰，一會兒把背對着這個「孩子」。不久小孩們帶了肥皂和絲瓜筋來了，馬上各人都來做各人的事：把絲瓜筋上打上肥皂，替軍官們擦背。

軍官們洗了澡，游泳去了。

——擲走他們的那些軍用掛包。——馬立克發出口令。他未及回過身來，——小孩們已經從內衫底下把軍官的那些掛包拖出去了。

——歐，快跑掉吧。——馬立克聽了一聲。

小孩們安然通過了德國人的警戒線。他們獲得了六個軍官掛包，內面裝有軍用地圖和命令。——這是我們偷來的。——小孩們高傲地說着，把戰利品繳出來了。

七月十一日

每天，每一點鐘——鐘聲響起，粉至齊來。這一切都是由我們的隊伍和季瓦舍夫的隊伍承担着。並且，彷彿我們是在極條約的窠裏似的，破壞德國人的事，看誰做得多些。

早上，我就去出席聽聽戰隊長的報告，他們都是幹完夜間的工作——回來。安特洛申則准校奉命去消滅敵人的砲隊彈藥庫和貯油池。執行這個命令是要準備冒生命危險

的——因爲在砲隊彈藥庫內有幾萬發砲彈。

五十人的小隊，由准校率領，向樹林內出發，悄悄地向彈藥庫接近。彈藥庫附近，有八個砲兵在瀕洋地睡著。我們的人，毫無聲響地同時下手，用雨衣把他們蒙住，都消滅了。所有一切企圖反抗的哨兵都遭受到了同樣的命運。地窖內，箱子內，地上，卡車上，全是砲彈。

安特洛申河一面注着地視察各卡車，確信車子都很好，一面在咕囔着：

——我早就知道，我們可以不用步行回去了！

他們把地雷運進一個主要的地窖內和一輛卡車上，迅速把地雷電子燃着。戰士們都跑到已經預備好的卡車上去了。

——對岸砲火是很妙的！——安特洛申河向一個動作遲緩的戰士說。那人一跳便跳進了卡車的車箱。

趕快地轉回去，離開危險地帶吧！但是隨戰隊員們還沒有離開二公里路，一聲晴天霹靂，大地猛的一震。卡車也被爆炸聲震得發抖了。接着，最後的一輛卡車下面發出了爆炸聲。卡車停止，不動了，有幾處被落在近處的彈片炸裂了。五個戰士受傷了。迅速把他們移到其餘的車上，又向前奔；四周是連續不斷的轟隆聲。大地像火山爆發一樣顫動。又燃着着的彈藥庫所拋出的砲彈片和飛機炸彈片，連吼帶叫的從頭頂飛過。

安特洛申河簡短地向隊長報告着事情的發展：砲彈在繼續追趕他們：要趕急把負傷的戰士攙起出來。連忙替他們綁上繃帶。繃帶本當要纏得很好，但是又要首先去執行第二項戰鬥命令：——爆炸彈藥庫附近的貯油池了。這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爲彈藥庫底爆炸把那兒的警備隊都嚇跑了。戰士們走近油池，把它們通頭放火燒掉了。

汽油燃燒起來，熊熊的火把把大路照得通紅，安特洛申河支隊底可被愛的戰士沿着這條大路趕河來了。

杜洛干請中尉報告。他的分隊是十個人。他們在路上消滅了一輛坐著幾個軍官的小汽車。打死了三個法西斯蒂。杜洛干說夫特別動人地描寫其帶的一個軍官：

「一副滿面創痕的怪臉嘴，胸前有兩枚勳章和一個鐵十字。看來，是一個大豬頭鷹！這是他的全部家財。」杜洛干請夫指著自己的大手掌上印的財喜。——這打死了兩個摩托車手。

「用的什麼方法？」我好奇地問。

「用你們的方法，投擲。」杜洛干請夫含笑回答。

「現在我們交換經驗吧。」坐在旁邊的司琴斯諾維茨少校對我說。

今天法西斯的飛機在林子上空散放傳單。看來，惡狗們已經感覺到我們離他們很近了。一小張紙片上印得有照片。上面畫著四個滿面愁容的人物。他們都一動不動地呆眼望著照相機。這畫漢子的膝蓋上都放著裝有什麼食物的鍋子。在這幅畫景下面，乃是憶想不到的題詞：「紅軍戰士們，請你們投降吧，作俘虜吧。我們這兒是天堂，大家都吃得很飽，不像你們那兒。」

這種傳單弄得我們一度捧腹。我們想起沿途前進的瘦弱的法西斯兵士，這般希特勒的鋼鐵的宣傳家差點使我們笑倒了。我記着這張傳單，連沒想到若干小時後，我會來「拜識」一下該傳單的執筆人，那時我們又當別論了。

我們沿薄樹林，繼續按照自己的路線前進。通過了幾條德國人汽車間或走過的路。

但是前面有一條公路——這是一條極重要的汽車幹路，敵人的汽車，拖拉機和大砲正沿這條幹路向前移動。

隊伍停在離公路五百米突處了。決定去向公路及附近的五個地方偵察一下，全部隊伍想從其中一處穿過去。

我們隊伍中的偵察員很少。查庫特內編九想組成幾個強悍的偵察小隊，但是這樣的實地人員，我們每天每天在失遺着。

我自帶着鎗的。到離公路較近的一個據點去偵察，查庫特內允許了。紅軍偵察員布克和我一道。我把鎗留下，讓柯布克穿過叢林，向路邊躍去，聽到那兒有汽車聲響。黃昏。公路上的活動已經漸漸地不十分活躍了。

從各方面看來，偵察員布克是很明白自己的工作，他好像生來就是當偵察員的。他是一個身材不很高的，機智，手疾眼快的烏克蘭人。

「哈哈，法西斯鬼子！」當我們從這個樹叢到或跑到另外一個樹叢去時，他總是這樣說個不休。爲了使敵人聽不到我們的響聲，布克力圖正當路上有汽車在開的瞬息間向前移動。我們要在地上爬行，也總是利用每個樹叢，每堆草葉。

我們聽着來觀察所有過路的法西斯蒂。摩托車隊開來了。此刻看來，他們身穿黑灰，自動槍架在把柄上，還顯得有點動覺。但是一到夜間，你要看看他們——簡直是一點可憐的鬼子，一聽到頭幾槍，他們就不要命的狂奔過去。恐怕游擊隊或紅軍的別動隊來襲擊他們。

公路邊停着兩輛大汽車，一輛小汽車。摩托車隊經過時，四圍很安靜。但是這種安靜也可能是假的。還應當再走近去看一下。

我們距大路邊約三十米突，中間隔着一塊開闢的舊那那的田地。田邊上，靠近我們——有兩輛被打碎的德國坦克，一輛卡車，及許多裝汽油的綠色空桶。看來，是在它們上油時被我們的砲兵打毀了的。

——上油之後，還委它們上天了。——布克悄悄對我說。

我們把頭都看過了，覺得這裏是最適合我們隊伍通過的地方。我們從樹林走出，聽得那輛米突上了公路。過了公路又是密林：只是這些大汽車——布克咒罵它們是「鬼馬車」——的響聲。布克竭力用望遠鏡觀察。

——還要仔細哨探一下。——他指着汽油桶，悄悄地說。

我慢慢地望向他。

——仔細看我的動靜好了！——布克一脫，就爬出去了。

他伏在一隻油桶後面，滾動起來，他沿草地輕輕把桶子向大汽車方面滾去。滾啊，滾啊——滾了又停下來，向我望望，我給他的信號；如果路上沒有危險——手向前揮，如果有什麼車輛出現——手向下揮。油桶輕輕滾着。布克爬着。在水溝的旁邊，他用手勢告訴我：大汽車下面有人。

——幾個人？

全都指頭都豎起來了——十個人，又作手勢：招我們隊伍緊接到路邊來。

這個信號經過我，迅速就聽到部隊裏去了，馬上隊伍就來了。現在的問題就是看我與布克的

——我們應當再來互通信號。

布克用自己的手槍向我比一比——說是預備好武器。再用手槍向自己背後一指，手又向大汽車方面一揮。我明白：就是德國人一開跑，就向他們後面開火。往下，我簡直不能忍耐地等候着布克再發新的信號，隊伍也等候着。

注意！

忽然在黃昏前明朗靜寂的天空中，發出可怕的轟隆隆聲。一陣——又一陣——第三陣……這是什麼一回事？

原來是布克拼命用鋼盔敲攪鐵箱的底，一聲一聲的「爆炸」，驚得德國人都從汽車中顛跑出來，沿路狂奔。我立即用自動槍向他們打了幾發子彈。法西斯蒂奔跑，呼叫，跌倒。

——快跑，跑啊，法西斯鬼子！——布克從桶子後面跳出來，對他們後面喊叫。

路上被癩滿了。我們的軍隊急忙奔過來，橫過公路。又派一小隊人——到汽車處去——迅速把大汽車破壞！我在大汽車附近停了一下。當我發現這兩輛大汽車中間夾着德國人的軍隊印

所時，我爲之愕然！

平版印刷機旁放得有傳單，我拿了幾張。

噢！都是黨職的面孔！

原來傳單上就是那四個端着鎗子的人。我向錶腕間仔細看。那兒還有一堆照片。我隨一眼看到的——是一張放大印在傳單上，我們已經見過的原照片。這一張照片可以發現法西斯宣傳的機密。照片的原版上很清楚的看到，「被俘虜的紅軍戰士」——乃是德國的兵士，張冠李戴的套着他們黨上紅軍戰士的制服，安插領章，飛機標上添上五角星。真是幹的來活……

我們立刻把所有大汽車運向內面的印刷機傳單以及一切法西斯的撒謊工具，火焚掉了……

七月十二日

樹林，一望無際的樹林。在遠遠的東面，砲聲轟轟響着。我們真的已經走近主要戰線了嗎？書報說這也是和我們同樣的隊伍，在德國後方活動吧？

偵察隊——我們的耳目——必須要把握這調查清楚。

——隊中出選了一個專隊的通信人材，二十四歲的共產青年團員，又是二等政治指揮員巴維爾，郭雷喬夫，老偵察隊長。這是二個很適合這種危險工作的青年，但外表上很安靜，樸實，一雙雙而溫柔的面孔，一雙藍色的含笑的眼睛。他好像是要寫抒情詩似的。

我聽說，郭雷喬夫在戰前真寫過詩。他是莫斯科斯大林工廠的鐵工。此刻那工廠的人該知道他們的「抒情詩人」巴維爾現時又在作何感想呵！現在他所身臨其境的是法西斯黨徒所給予的威脅與死亡。他的樸實的外表裏面隱蓄着一個天才的偵察員的特質——勇敢，狡猾，冒險。

我們現在急於需要一個當地農民來當嚮導。因為我們要穿過難以穿過的密林和沼澤。嚮導要在德國人佔領的村子中去找到的。

郭雷喬夫的偵察員用望遠鏡把最近一個村莊的每一座小房子和板棚蓋蓋的窺望了一天。村中



還有一個人留下嗎？他又在哪？誰房子裏睡？天曉時老，除是帶起偵察營去，竟得進去，

過了一小時，若三個老頭子和他們一同來了，他們就是本村現有的全部居民。

「居民」一直從德軍人頭底壓下，滾下崖來。雖然聽見他們有一個不多動眼睛，

看守不住三顆老頭子！

將軍們很平安地將我們領到下半個地帶了。

巴維爾、魏爾衛夫很聰明地選擇到我們輪流休息的地方：隨時都有好的隱蔽，周圍的防禦陣

境，又便於觀察敵人。

今天我對又一次偵偵過他的才幹。薩佐備員在離到主要職務上去的友隊都很遠，但是最近

一條確實這大路的結路。

「從這兒有兩條路，一條向左一條向右，我們要監視一下，——郭雷橋夫簡單地報告司令

官薩摩特內。——地位很好，再找不到更強的地方。

野令官同意了。

……由杜布洛赫斯基推校陳實的圓陣剛佈置就緒，忽然偵察員報告：法西斯的砲兵縱隊正沿林

路向我們移動。

「準備好！沒有日本來許開槍，——德軍將領斯其命令隊員在草叢和樹叢中，的自己人。

波德爾上了塵，手，望彈也安好了。安眠藥下是一塊一公里見方的綠田。時驟驟的綠路口上

多看來是一個黑洞，活像隧道商進口。

——我們用日袋捉續。——杜布洛赫斯基說。

他命令申財曉遠夫去阻攔住上的一個出口，又命令申財曉遠夫去阻攔那個入口，只讓

敵人進來，不讓敵人出去。

我就在溝後的身旁。這是一條矮矮矮小，很活動的人，粗齒的臉。腰間掛着兩顆手榴彈，右

手拿着一把同他一般長的明晃晃的大馬刀！

他要這把馬刀幹啥？刀鞘子也沒有。他那樣子真兇到極點啊。

林洞中的道路上，傳來了機器的軋軋聲了，汽車在柯坎上樹根上顛簸了幾下，便緩向田野上馳來。我的手簡直湊得非扳機不可了，但還不成，這有命命。迎面是一輛載有步兵的卡車，後面——三輛小汽車，又有三輛卡車，最後是四尊砲，用四輛坐着人的小汽車拖曳。這是一隊隊的尾巴。現在整個縱隊都走到田野上來了。停下來了。

「——見到鬼，命令跑到那兒去啦？」——我想向杜布洛林斯基喊叫。但是准校的尖利嗓音先我響出來了。

「——向法西斯毒蛇，開火！」

齊放。機關槍和步槍的密火，手榴彈大爆炸。但是德國人並不穩從前處在這樣情況下那麼慌張，看來，這裏面是有幾條野豬在內。他個像滾豆的從車上翻滾下來之後，就捲起塵陣，又放火砲，又打迫擊砲。

「——跟我來！向強盜衝去！烏拉！」——杜布洛林斯基的聲音震動了森林。

幾百個人都跟着叫起來了，加上林中的回聲應着，更顯得幾倍的大聲。幾百個勇士就這樣一湧而前，向法西斯匪賊猛衝，為首的就是那個無畏，舉起馬刀直揮的杜布洛林斯基。

俄羅斯雄偉的「烏拉」聲，它把我們像飛似的帶着去衝鋒。有了它，刺刀都插得快些，馬刀都斬得響便些，有了它，打擊敵人也打擊得毒辣些。

我們的「烏拉」簡直把法西斯蒂的砲火都碾斷了。我看見，杜布洛林斯基用自己的馬刀一連劈死了三個德國法西斯蒂。紅軍戰士緊跟在他後面，用刺刀向德國人大刺特別。祇見准校跳上三輛小汽車，就在車頂上用馬刀指揮，向各排命令，哪兒有敵人，向哪兒打去。

結果，混蛋們跑掉了。可是，我們每枝槍又跟着他們後面打了半擡子彈。

戰場上留下了一百一十五個敵人的屍屍，其中有二十名軍官。這裏的景野豬。我們粉粹了驕然邁着的敵步兵第二百三十八團的司令部及其全部衛隊。我們自己的損失：陣亡了十人，傷了十六人。

我在一頁日記簿上把戰利品的數目記載了下來：

法西斯團旗一面；

小汽車三輛，載重汽車八輛；

大砲四門，砲彈五百餘發；

步槍四十二枝，機關槍八挺，自動槍十二架，手槍三十枝，迫擊砲四門。

我還有兩件西米會列入表內，我承認，這些東西是我自己留下來用的。

我的穿鞋也已經有多天沒有穿靴子走路了。巧得很：在軍官的汽車內發現了一隻軍人的皮鞋。雖然鞋子不是定製的，它是四十六號，我穿四十一號，但是有什麼辦法？沒有法子選擇。

另外一件東西——是一本黑封面厚日記簿，是一個被打死的連附約翰·藍格的。

連附寫字很昏黃。一天，共寫兩三行字。可是他居然是有時間在自己部下的版上用拳頭來「戳戳」。下面就是許多記載中的一段：「我記上了失掉鐵錘的伐貝爾。如果他再發生這樣的事，一定要剝掉他的狼鬍！」

藍格連附也和許多精細的探察兵一樣，在日記中，一點也沒有忘掉歷數他在蘇聯境內所幹的一切勾當。

六月十九日的記事最有趣。這簡直是馬鞭子的記事。像馬馬一樣——把一個什麼女人騙進她的全身天師量下了：「身長——三十九吋，肩闊，腰圓，身長——連附只忘記量福里送爾的褲子給的尺寸了。據說是爲了給她作一條——「寶石戒指」。但是，鬼知道他要幹什麼，拿什麼來量。不過藍格寫着：「總有合得上的！」

深知德文的馬茨醫生對於陳解日記上帶了我很大的忙，他現在一心一意在檢查敵人司令部的文件。

黑皮的簿子只寫了不到一半，打聽我自己的紙已經沒有了。我就起了個念頭：利用德國連附的日記簿。所以這幾行字我已經寫在他這簿子上了。

不過，我們的擲彈手在我以前，已經先在日記簿上「記載過」：手榴彈片把日記簿的黑封面打爛了……

七月十三日

法西斯蒂，爲了我們昨天殲滅了德國人的步兵團司令幕，決定向我們復仇了。我們已經預見到這一點。

我們的偵察隊在各方面加緊活動。郭雷喬夫自己領着一個偵察小隊，就在昨天德國人的司令部出現的來路旁邊。

偵探確實偵探了，結果：在出太陽的時候，郭雷喬夫隊中的兩個戰士，帶着勝利品——俘虜，回到我們軍營裏了。

由馬茨醫生來實行訊問。俘虜的態度非常傲慢無恥。這是一個很強橫的法西斯的狼。

——你實姓？

——我的姓不會使你們有半點高興的——姓羅森別爾格。

看來是個壞小子，因爲有個「別爾格」姓的大爺子，奧甫里德、羅森別爾格——這個無恥的法西斯國民觀察隊的主筆——而感覺驕傲。馬茨醫生用一種固有的滑稽味道說着：

——不要緊！只不過是這個姓的人做了俘虜不大方便。

——我不是作俘虜，是來捉俘虜的。——羅森別爾格洋洋得意地問答。

——這是怎麼的？好奇怪的捉俘虜的辦法！你打算要多少人——一連，還是一營？——醫生又改換着口氣，厲聲問道：

——你是哪一團的？

——我反正也不會告訴你們的實話，——羅森別爾格頑強地說。——我們繼續談話有什麼意義呢？四週都是我們的軍隊。快立起來，到我們那兒去作俘虜吧。

醫生把這幾句話翻譯過來，我們都忍不住笑了。俘虜一看見我們的笑容，隨意加以估計後，就十足的厚顏無恥起來。他拚命舞手，繼續說下去：

——你們反抗還有什麼意義？莫斯科老早已經在我們手中了。我們已渡過了高爾加河。你們只剩一條道路了！——投降我們。

俘虜也許還要繼續說點使我們開心的話，但是這時，有個指揮官遵照查庫特內的暗示，當着俘虜兵的面把手槍上膛。馬上就把這個法西斯蒂的眼睛蒙上，帶到一邊去了。

羅森別爾格明白——滑稽劇已經結束，悲劇就要開場了。

——亨諾森！——他尖聲地喊叫，叫得整個樹林子震動。

啊哈，已經喚起「同志」來了！傲慢不遜的樣子，很快就從希特勒匪徒的身上飛掉了。

——你想怎樣？——馬茨問。

——我想說：沒有佔領莫斯科，沒有佔領高爾加河。

——你是哪一團的？

——第二百三十八團。

——這又當別論了。現在可以談談了。——馬茨說。

長官得不成樣子的法西斯報紙說謊者的同姓人，仔細地把他那團裏的事告訴了我們：昨天

——德文「同志」的寓意

司令官被消滅之後，兵士們就開始成羣結隊的向後方逃去。長官們用火力阻攔住他們，成羣結隊的司令官，編進了新的部隊。今天他們想在這兒把我們包圍和擒獲，把自己的汽車，大砲，武器都奪起回去。羅森別爾格是一個頂有經驗的偵察兵，特別頑強對我們的防區內來，狂怒是「多帶些俘虜回去」。

郭雷爾夫回來，把情勢詳盡地報告了：德國人有兩個團正在向我們這方移動。夜間，我們是可以從這兒突破重圍的，但是白晝，就非得戰鬥不可。

查甫特內把杜布洛林斯基推我叫來了。

——進攻同志，準備反攻。應當堅持到黃昏時光。

砲兵上校卓也夫和團政治委員羅非珂夫奉到命令要用昨天從德國人那裏俘獲的大砲和迫擊砲來援助杜布洛林斯基。

——所有德國人的武器你們都會使用麼？——查甫特內問。

——真的，都會。——上校回答。

下午一時，我們支持住了德國步兵的第一次攻擊。要是他們不來這一次進攻，那就更妙了。樹林——是我們的天下，而不是德國人的。我們用反攻，再加上強力的紅軍戰士的「烏蘇」把德國人的進攻擊退地打退了。我們的砲手用俘獲來的大砲直接聯準射擊，真是打得極快。

敵人第一次攻擊失敗之後又來了第二次攻擊。這次攻擊雖然也打垮下去了，可是把我們殘廢的步槍子彈消耗殆盡了。亞耶希望就靠剝刀，還靠從德國人手裏奪來的大砲和迫擊砲。

——法西爾蒂會把他最後一個砲彈都領回自己喉頭裏去的。——後氣騰騰的車也夫去接換車頭。肉說道。

黃昏前，德軍又來了兩次進攻。他們企圖用擲在隔開溝溝的大砲，長的大砲把我們毀滅。但是卓也夫和羅非珂夫手裏有着不可捉摸的大砲同迫擊砲，他們經常移動位置，經常放出新排

砲火力。

忽然，有個德國半截腿隨杆好槍了。畢也夫上校連忙趕到前線，扶他砲架尾，幫助砲架們把砲往新陣地移動。敵人的砲彈從四面打來了……

突然，上校的臉色發白，手攣砲架尾上一鬆，慢慢倒下去了。原來是彈片炸開了他的右邊的大腿。雖然卓也夫身上的血像小溪的派一樣往腿下直流，可是他還是不要手抓著手槍，發下命令……

——對準他們的指揮所擊，對準頭他們的戰彈射擊。

上校的聲音歇下來了。——他血流得太多，又無法替他纏上繃帶，因為四週都是敵軍。

法西斯蒂又開始第四次的進攻。一個軍官帶着五個兵士向這隻砲衝來了。卓也夫上校統帥在砲跟前。——所有這一拖位的人都帶了傷，但當他們極英勇地繼續用直接砲擊回擊敵人……

上校首先看到了衝來的敵人。手槍一擡。那個軍官應聲就倒了。德國兵照直向我們砲兵撲來。展開一度短促而殘酷的白刃戰。

敵軍戰士已把騎夫兩手揮攔住了一個敵人的喉嚨就按到地上。另一戰士把斯伯洛夫騎在一個身材高大的法西斯蒂背上用鋼盔對着他的頭蓋猛打。還有勒士西尼蒂騎着把一個德國人的雙臂子下士擡倒在地上，這時魯約後面又襲來一個戴著蒙眼睛的丘八。四個人就在地上連翻帶滾，你起我落，好像一個活錢球一樣。

白刃戰就在上校面前只隔五步遠的地方演着。上校的正痛得要命，眼見着自己的同志在力量殊懸的搏鬥中漸漸弱起來，但無法加以援助。最後他鼓起了全身的氣力，擡起一隻肘子，拿起手槍就對着那堆擄滾的人。

頭一擡——一個德國人死命的抽一彈，雙手放開他的犧牲品——疲弱紅軍戰士——就倒了。

再一擡——第二個德國人也沒有手。

還有兩個德國人在搏鬥中跌跌門跌跌在吾面也他門正正釘在卓也夫的槍口下面，擊斃了和命了。

進攻終於擊退了。帶傷的戰士換上了強健的戰士。戰鬥員們把上校抬回指攬前了。

團政治委員羅菲珂夫用自己焦灼的嘴唇和牙齒，急巴巴地，緊緊地對着自己的戰友卓也夫吻了一口：

——恭賀勝利，——馬茨醫生眯着一雙仁慈的眼睛，寵愛的一笑，說着，馬上就用他那慣有的手法小心翼翼地開始替上校綁纏傷口。

在德國人第一次進攻的時候，卓也夫上校同團政治委員羅菲珂夫兩個都在彼此望得滿的槍法。卓也夫在掩護庫庫的砲兵連，而羅菲珂夫在專門指揮一營大砲。

當德國人經過那田野向我們步兵進攻時，羅菲珂夫甦來得及用霰彈打了兩砲。德國人前頭幾個人就像有大剃刀在剃他們似的，應聲直倒。我們的人就舉行反攻，但是他們把德國人攔擋住了，弄得大砲無法向那裏開去。

——讓出一個空隙來，好開砲呀！真倒霉！——羅菲珂夫向步兵們破聲叫喊。

那夥戰士連聽也不聽——只飄往前衝，都在射擊，有的跌倒了又爬起來。

羅菲珂夫手下的砲手一共是七個人，只留下三個，其餘的人，死的死了，傷的傷了。站在砲陣前面的，一個是滿身血污的瞞進手，一個是又裝砲彈，又上砲門的裝彈手。調砲手就是團政治委員自發。

忽然幾顆砲彈丟開陣前的大砲，舉起一支手槍，其勢洶洶，奔向前去了。正是衝鋒方纔的時候，像一團到裏面，就把我們戰士們向兩邊直推，硬要他們讓出一個砲彈的「空隙」給他，馬上又跑到十邊去，向他的砲手發出信號——「開砲！」

「開砲！」砲彈就沿着羅菲珂夫自送的一個三十米突寬的走廊飛去，一直落到最稠密的德國人中間。



人中擲着又是第二砲，第三砲，砲彈常常打到又氣又惱的德國人身上。但是他們還在企圖開槍，

扭手榴彈。  
又擲下幾顆刺刀去通這整毒蛇——政治委員向步兵們叫了一聲。  
對外國又喊他的砲子。

「來弟兄，沒有我在場也幹！」

羅非瑪夫從一個犧牲了的戰壕裏邊拿下帶着刺刀的步槍，就向前衝去。五六十個勇士緊跟着他。他的右肘邊就是巴夫雷克少尉，左手邊就是西杜羅夫上士。

「烏拉！——殺毒蛇去！」

匪徒們又發起抖來。跑掉了。可惜再沒有什麼東西去殺他們。子彈都打完了！

政治委員羅非瑪夫從第一次陣鋒時就由砲兵轉成爲步兵。在以後的三次陣鋒中，他就是帶着一個步兵連衝。他的好助手，就是消滅了不少德國人的巴夫雷克和西杜羅夫。

——我同西杜羅夫約定好了來保衛我們的指揮官，必要時就奮不顧身地來捍衛他。——戰鬥結果東後巴夫雷克向我這樣說。

太陽消滅在遙遠的地平綫下了，太陽沒落之後，便產生了衝出敵人包圍的新希望，成功的希望。夜間很快就到了——這是我們頂可愛的時間。黑暗中，照例我們要來戲弄德國人了。

我們進行着慣例的，與從前一樣的活動：橫過德國人走的公路。我們的優秀的信號手西道連科當時把德國人的汽車攔住幾分鐘，讓隊伍平安地穿過大路。郭雷雷夫領着自己弟兄們，也並沒有忘掉在路上捉來一個不注意的德國步兵。

俘虜供出，德敵步兵第一百五十二師的隊伍正沿大路移動——去增援前線。走了六英里，我們又遇到一條和上一條路平行的新路。這條大路無論如何難以通過了。德敵步兵第一百六十七師正沿這條路前進。這一師人完全是步行，即令我們那位坦克手象信號手就在此地，也是一點辦法沒

有。從敵人隊伍中擠衝過去——這是非常冒險的行動，敵人可以從兩面夾擊我們，我們被夾在第一五二師和第一六七師這兩股平行的惡潮中間了。

以後怎樣辦呢？

白晝快到了，我們又要遭受兩翼和後方的圍攻了。他們會像撲滅兔子那樣來撲我們。

經驗豐富的砲兵指揮官卓也夫，因為纏在農民四輪板車上和自己的砲兵指揮們商量着。過了一會，他向奈庫特內報告：

——我有一個稍微冒險的提議，不過事情會成功的。我們大家都知道，德國人在夜間該是怎樣壞的貪戰脚色。兩側的行軍警戒，他們照例是沒有的。我提議在這兩個師團中間來搞個大亂，誘引他們內鬨，造成很大的喧嘩，而我們自己就躲避起來。

辦法決定了。

我們隊伍稍微向後退去，退到樹林中間——兩條大路的中間。把昨天從德國人手中搶來的大砲分成了兩半。一部分大砲和迫擊砲的砲口對着我們已經通過的鐵路，另一部分，相反的——對着我們原來通過的道路。兩組砲隊各對準各的公路。大砲都裝上了砲彈架着。

——第一組，開火！——慈月列夫上尉下了口令，大砲的齊放打破了夜的靜寂。

幾秒鐘後，聽見我們的砲彈在公路上爆炸了。馬上那兒慌亂起來，步槍的劈拍聲，幾關槍的響聲，都傳過來了。我們又來了一陣齊放，那邊已經打起迫擊砲和小口徑砲來了。

夜間德國人在森林裏嚇得風聲鶴唳，亂射一陣，祇是「大致方向」還沒有弄錯。砲彈都炸得離我們很遠。

——不要緊，我們來尋他們找尋目標。——慈月列夫上尉咕噥一聲，就向砲口對準另一道路的第二組發出口令：「開火」。

一陣齊放，向左面路上打去，接着又是一陣，於是左面也發生了同樣的效果。左面路上的德

國人以爲是右面的紅軍在攻擊他們，所以也同起砲來。

兩個縱隊之間的砲戰越來越猛烈了。雙方所有的砲兵連砲兵營都開了火。

我們開始來了幾次齊放之後便停了火，現在隊伍都臥下來了，貼在地上。夜空有我們頭頂上  
 嗚吼——德國人的砲彈在那兒來回飛掠。

法西斯蒂們彼此間已經把距離弄得很正確了，而我們的隊伍夾在他們中間，覺得倒也安全。

——現在我們真的是介乎兩大砲火之間。——杜布洛林斯基准校說。

——日耳曼人在和亞爾斯人打仗。——卓也夫滿意地一笑。

——現在該衝出去了。——查庫特內說。

我們很明白，敵人兩個師都已停止行進，隊伍在公路上屢開備戰了。自然，我們既想不到左面公路也不想到右面公路去。隊伍就向敵軍也開往前線的哪方——東方走去。

我們沿樹林前進，就好像在黑暗的走廊上走着一樣。左右兩面，各離我們三公里的地方都是德國人的軍隊，他們現在正用大砲決鬥。祇是不能走近這條走廊的牆壁而已。否則是不幸。前進，前進！大砲的響聲一點也不減少。不過響聲不在左面，也不在右面，而是在後面。現在該可以走上大路了。路上空無人跡。我們穿過去了。

我們走過有兩三公里，就在一塊沼澤地方臥下休息了。另找地方，已經沒有力量。大家都被白天的戰鬥和夜間的行軍弄得疲乏不堪了。

兩個德國師團的猛烈砲火聲，還在遠遠的傳送過來。我們在這個聲音下面睡去，又被這個聲音驚醒。日耳曼人和亞爾斯人的戰鬥已經繼續了四小時多。

法西斯諸君，真幸運啊！存——打就打個痛快！

七月十四日

我們在法西斯蒂的後方已經打了一二十年，我們消滅他們的人員，破壞他們的倉庫和機關，我們每天也受到損失。人很疲憊。有些人的體力來不及，生理上衰弱起來。

但是我們對於勝利的確信並沒有減弱。我們熱烈地相信我們的人民，相信我們的祖國。只有上件事很糟。我們和整個的世界已經斷絕了五天了。我們沒有無線電。我們不知到我們的國內怎樣。也不知道敵人在何處。也不知道戰況如何。也許他們已認為我們都犧牲了。

升機們渴望從空軍發到一個消息，在電話上。只希望這一點。

我們的偵察員們極力想發到一架無線電發音機。但是什麼雜音都沒有。法國總督會極其懶惰，中，總發從一個沒有教訓的笨蛋發到一架可以聽真斯利廣播的收音機。把他全家人都槍斃了。

我們知道，雜軍官的汽車中是有收音機的。在祖國是我們的過期這些老弟們時，常常連一點道理也不講。——拿把炸彈照直向玻璃窗投擊。我們不能使汽車上跑得快不能將它跑走。因此在我們「工作」之後常常呼七跳八跳。汽車上再沒有什麼了。

偵察員羅連奧和把羅瑪問到我們階級的會議中來了。他們向司令官報告：離這兒三公里的二個村莊中，據傳有德軍大隊的補給隊從羅瑪中附近連羅瑪向羅瑪正在休息。

——羅瑪對羅瑪說：司令官問。

——四週都是整頓補給隊在空軍攻擊。——巴爾瑪又加上說。

——木樓房再沒有什麼特別的頭腦。——李連奧說：下村不遠那兒有幾個女孩子正在河裏洗澡。

——沒有去干去那裏，她身邊掛着幾個德國哨兵。

——你來決定那兒打聽到一點什麼沒有？

——沒有去干去那裏，她身邊掛着幾個德國哨兵。

——女孩子是個寶貝——巴爾瑪聲明說——她替法西斯蒂們洗手帕。她身旁有根繩子牽在欄邊樹上，手帕洗好之後就晾到繩子上，晾乾之後，這個會呵哄人的傢伙又很恭順的走近每個人面前，把手帕獻給他們：

——不遭到有趣——司令官凝神說道，——誰學會了她作出這種阿諛奉迎的樣子呢？——她到底在那兒呢？

——是那兒還有那多要洗的衣衫呢。

——立刻提動這兒來。

偵察員們連忙又跑到原地去，但是那個小洗衣匠已經不在那裏了。

——她什麼時候流掉的？——巴爾瑪埋怨道。

——豈不是沿着河上到下探視着。

——地怪狡猾的，——巴爾瑪高興起來，——不該看那兒，那兒根本沒了。

——女孩子在離原來地方半公里處洗衣服。現在她身邊一個人也沒有。

——你看，她居然能改換觀測所，——巴爾瑪說，並堅信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個女間諜。

——過了幾分鐘，女孩子把那些什麼小衫，手帕洗好了，擰乾，又晾到繩子上。

——要順淺灘涉過河去。偵察員們在水中走動時，女孩子就聽到這種可笑的響聲。猛然間，她

忙將那兩衣衫把繩子繞蓋起來。

——你在這兒幹什麼？——巴爾瑪從水中跳出來，虎的呼聲。

——紅軍戰士同志，我有架飛機，我常聽莫斯科的廣播，——女孩子咕囔着說。

——莫斯科？——巴爾瑪驚得叫起來。——它在湖兒？

——在這兒，很近，——女孩子把衣衫從天綫上摘下來就飛行，否則聽不見的。

——這架飛機掛在電綫上的小衫，短褲，手帕，都扯下來。這架小飛機就飛在灌木叢中。

線衣衫的小籃子旁邊，一束樹枝下面。

原來，是如此。——把兩碼還來，不很放心，扯長字句，將信將疑地說道。——「你又爲什麼轉德國人洗手帕呢？」

——「得意這樣的，免得他們攔擾我。」

——「女孩子叫榴霞，十三歲。看護長的女兒。當德國人來到的時候，父親叫她把收音機搬到河邊去。她常到這兒來，藉洗衣服爲名，天誦牽起，像一根晒衣服的繩子一樣，然後把收音機安好。聽莫斯科的廣播。黃昏時光，莫斯科講的話經過她的口，就傳到村莊內一切殘留的居民——老人和孩子——的耳裏。」

偵察員們把榴霞和收音機一齊帶到軍營裏。女孩子，淡黃頭髮，削瘦的臉，印花布的外衫，兩條小辮子披在兩邊肩膀上，指揮官偵察員都圍在她的四週。大家向她發問題。大家又爭着要給收音機修好。

——「她很淘氣。我自己來裝吧。」榴霞作古正經地說道，就坐在地上，戴起耳機。

——「裏面沙沙聲地，尖聲地叫了半天。最後，榴霞摘下耳機來，遞給司令官，說道：——」

——「莫斯科在廣播！」

——「莫斯科在廣播！」——司令官激的叫了一聲。

——「莫斯科在廣播！」——喧嘩聲，心傳心，一下全樹林裏的人都知道的了。

戰士們都拚命向有收音機的指揮所跑來。

——「收音機在哪兒？什麼見什麼了？」

——「指揮所裏已經看不到收音機，也看不到它的小女主人了——一塊空草地上，擠滿了一大羣紅軍戰士。戰士們擠着，壓着，互相擁擠着，圍集在小黑箱的四周。我們同外來的旅客，聽於祖國的消聲聲，聽到突圍的希望——這一切一切都寄托在這個小箱子內。」

收音機開好了。

「大家靜一靜！一等政治指導員高濟克對戰士們照例說出，其實是不必的。並用不着請求！大家都沉寢了，屏住了呼吸。」

「我們再重演一遍這首播音機內很熟識的廣播人的口音變了一變，忽然就中斷了。」

「收！收！收！我的天家要變喉用呢。」

「收！收！收！快點！——我們向高濟克和榴霰直嘍。」

但是話音已過去了，唱起什麼歌來，後來又是沙沙、吱吱的響聲。我們坐在收音機附近，誰也不肯離開。

「我們等候着。半點鐘，一點鐘，兩點鐘；夜。一片寂靜。樹葉簌簌作響。遠處有槍聲。」

「今天再什麼也聽不到了。」榴霰細聲說道。但是我們大家仍然坐着，眼巴巴地望着那個

亞姆方的箱子。

七月十五日

「情況。大家又都聚積到無線電收音機旁邊來了。榴霰就在探莫斯科的廣播。忽然：

「注意！注意！莫斯科說話了！我們廣播機轉動起來！莫斯科的論文」在敵人後方的空軍「海軍戰爭」。

「同志們！這好像是故意對我們廣播的。他們知道我們坐在那裏聽嗎？」高濟克說。

我們仔細聽着，從有二處發曉了的彈紙做的播音器中飛出來的每一個字：「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廣播演講中，曾經號召蘇聯人民貢獻出全付力量粉碎敵人！」

斯大林曾經在廣播中向人民演說過，可是我們沒有聽到幾次演講；我們的領袖對全國講了幾次什麼？

我們擊退了萬分地隨着，竭力想來記雅羅斯拉夫斯基在論文中所引用的斯大林同志講的話。這些話是對隨在敵人佔領區的人，也就是對我們這些人講的。

——組織軍事破壞隊：炸毀橋樑，道路，毀壞電報電話交通；焚燬樹林，倉庫，輜重；造成法西斯蒂困苦不堪的條件。這決不放鬆地追擊他們，消滅他們：

這些話句在清晨的疲靜樹林中威風地響着。疲倦的，瘦削的人們立刻快活了，我在戰士們的臉上看出一個人在宣誓時所有的那種堅強勇敢，決心赴命的神情。

是的，在這個時分，我們也宣誓了。我們向偉大的斯大林宣誓：我們執行他的命令，我們不使敵人有一小時的安穩，我們定要在每一步裏都追擊他們和消滅他們。

——同志們，在每一步裏！——當播音人休停一下時高濟克大聲叫道。

——在每一步裏！——我們應聲回答，這叫出來就是實詞。播音員已經快講別的問題了。我們只聽他講話，播音員卻一句話也不能對播音員——當然他也聽不到。不過我們都不得想對他說。

——李維烈同志！我們在這兒的樹林裏：請你告訴一切人，一切的人，告訴斯大林，告訴民眾，說我們決不放棄我們的正義事業，鬥爭到底，直到最後一滴血，一滴汗；我們已經完成了一部分工作。

如果你願意聽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就是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

播音人的播音已經流淚了。廣播停止了。我舉着日龍標，自己顧着腳步迅速寫成的幾行字。七月十四日清晨。河洛勃夫上尉領着自己的小隊消滅了敵人的騎兵偵察隊——十人。第一次遇到德國人的騎兵，把他們完全消滅了……

——曼羅克中尉帶的小隊戰事，曼羅克隊正在修理鐵路，德國工兵。打死了幾個法西斯蒂。其餘的十個人都藏到路基下面的水門汀管子裏去了。兄弟們從兩頭把他們包圍起來。會向德國人建議，要他們投降。他們不回答。搬出了許多炸藥包來。



「啊！你幹的炸藥，色色炸燬了。我們就靠幫助你們把鐵路「修理好」——沙荒其站點  
補充後，就命令特種炸彈手雷島特向水管投中炸彈。」

雷島特隨手把炸彈拋出去，轟轟把毒蛇們弄昏掉了。

左

七月十六日

彷彿立刻我們的筋肉都緊張起來了。彷彿立刻我們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我們在樹林中  
從無窮廣漠中聽到的斯大林的話，斯大林的號召，其力量該是如何的偉大，該是如何的雄強：  
我們獲得了嶄新的，雄強得不可比擬的武器，亦即我們領袖的遺著。我們定要使法西斯蒂的  
屍體，機車的骨骸，輻重的碎片鋪滿我們的道路。我們定要在每一步裏破壞法西斯的一切！我們  
擊森林邊木的發響聲，從往來一個人送到指揮所來了，我們就駐紮在這片樹林中。一個高大的，戴  
眼鏡的老頭子，神色是嚴肅的，莊重的。一隻手裏拿槍，另一隻手裏拿的炸彈，內面裝有藥  
蛋。看來是個交種工作人員，圍破左袖子上着而閃電上記號為誌。不過我們對這個人起了疑心。  
並且老頭子身上在邊打發證明文件都沒有。

——你是什麼人？

——城裏來的電報技士。

——現在你還在那兒工作麼？

——沒有，德人把我辭退了，換上兵士。

——怎麼跑到我們這兒來的？

——我到處找你們。

——找我們嗎？——此刻你只找到了雞蛋殼子，是不是？講講，城裏情況怎樣。

——不，我也就是專為來告訴你們的。雞蛋殼是在德軍的。

「小這老頭較士可不可以相信呢？他是什麼人？也許是法西斯黨派來的吧？應該把這些問題弄弄清楚。」

「我們暫且把被捕的人護送到三藩寮。柯洛勃夫上尉的偵察隊回來了，他是在離我們七公里處的哥倫城區域內活動的。偵察員們說老頭平口話。德國人駐在兵營內，兵營就在城邊上。」

謝林上校也參加了這次偵察。他很熟識這個城鎮，他今天曾經到城邊上穆家人家去過。謝林見到過這老頭子。

——你住在那兒？——謝林問。

老頭子說出了住址。

——城內的蘇維埃上你有認識的人嗎？

老頭子舉出了幾個姓名，謝林同他還有共識的人，因為這是一個小城鎮。從此對老頭子疑心消釋了一些。

隊長李瓦舍夫當時決定：他們在找我們，我們却要去弄他們。應當把對付隊隊驚悸一下。等對天黑去幹它一下吧！

製定了一個大膽的計劃。預定向這城鎮進攻，弄得敵人發狂恐慌，讓他們大受損害，我們應獲到些戰利品，然後退回。李瓦舍夫的連隊除這種工作已經多次了。

——此外還要準備來點巷戰。——李瓦舍夫上尉說，他是隊伍在幾次作最複雜最負責的襲擊時的組織者和指導者。

——黃昏。我們離開了自己樹林中的軍營。雅科甫萊夫上尉的一個連，附有兩門大砲——在前方

城郊附近的一大塊高地上，有一片濃密的樹林子，偵察員們在白晝已經選定好了。砲兵陣地正極妥協在這兒。幾個重要目標的距離也確定了。

這顆子彈和最重要的目標——四層五層樓的高大兵營，裏面住滿了德國人。

蘇·雅科甫萊夫佔據了那密林之後，在整個部隊到達時就先把兩兵營的砲火連發幾發，

「先向第一層開砲，其餘的幾層也要讓它在數難逃，——他向各砲長說。於是發下口令：

「開火！」

「開火！」

砲火又

跟砲彈繼續地向兵營的下層窗子飛去。聽見了爆炸聲，橋倒了，內部有什麼爆炸了……砲火又

移到向這軍營城壕的另一些建築物打去。

「一切經過，都和想像的一樣，兵營由開始到最後都燒燬了。法西斯的兵士們，喊叫着，喧鬧着，從橋上向跳下來了，跌倒了，向各方亂竄。眼睛好像被什麼燒着似的。因為這發砲一個住戶看

房燃燬着的熊熊火光中，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雅科甫萊夫帶的人在進攻，很快就轉為捕獲。他帶着海走一步都碰不到死屍。法西斯帶們拖出轉

去城內民房奔走：不知為什麼並不開槍。

他們從那裏拖出一些什麼包裹行囊，但是沒有着槍。能徒們沿衛軍竄，後來知道這些包裹

內面都是盛着搶劫來的財物。威攝的法西斯帶們承認，他們已經把城市「清洗」了兩天——不論

商店和民房。每一個人都搶了很多東西。但是不幸——沒有地方可放！又不能用背背驮着。但是

軍隊裏面訓練，他們又把偷來的東西分散到人家去保存，寫上號頭，用槍斃來威嚇人家：祇有希

特勒的軍隊，便會無恥到這步田地，想到：搶了你們的東西，又把你們的財產交給你們，開明說

頭要你們替他收條起來。

強盜們拒絕任何抵抗，一心關懷着此刻正在忙忙「收拾的雜什物件。

看，一個光着頭的法西斯帶倒在路邊水窪內，臉腫掉地。一口大箱子把他壓在他的後面，他

攔這口箱子是從天空落到他背上的一樣。這個強盜連箱子都被紅軍戰士的彈穿個對透。另一個

「小裁」則披上一件女人的外褂——大概，是作掩飾的。外褂是穿上了，鋼盔却忘記摘下。鋼

老「女郎」，就中歸死在不遠那個沒有銅盜的青年漢的附近。

法西斯黨徒們，任意拋棄了軀車，載滿彈的汽車，裝汽油的貯油車，大炮；我們的戰士，手執火把，從這輛汽車跑到那輛汽車，把輛車燃燒起來。像白晝一樣光明。砲兵向法西斯的大砲奔去，擄掉砲門，到處都是熱烈的，匆忙的工作。應當在一小時內完成一切工作。我們焚燒，破壞，把一切落到手頭的東西弄成粉碎。爆炸的轟隆聲，火燒的劈拍聲，從各方面傳來。

胡同內發生了戰鬥。有幾個清醒一點的法西斯帝企圖抵抗，從角落裏偷偷向外拋手榴彈。但是大家記起了隊長的命令：不要在城市的角縫中留戀——會迷失道路和損失時間。應當向中心衝去，擄毀城市的神經——電報局和發電廠！戰士們向前衝去。法西斯帝正從胡同裏向外逃。他們想逃到城界以外去——因為害怕居民。現在，第一批紅軍戰士在街上出現時，居民就開始從屋子內出來，指示着隱匿起來的毒蛇。

我們的特務隊，由謝林率領，抄近路向電報局走去。他們牽着這位衰弱無力的老電報生。

——在那兒？戰士們從一條胡同跑到電報局街上催着他問。

——就是右手第三個窗子。

四枚手榴彈，一枚一枚地飛進了窗子。整個電報室炸得一點不剩了。配置在大門口的德國衛兵，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保衛了。

老頭子忽然哆嗦了一下，一手抓到紅軍戰士的肩膀。這個穿起長大衣服，手執毛瑟手槍的人跟在德國人後面沿街奔跑。

——是他！是他！軍官！在廣場上槍斃過人！老頭子指着那個拿毛瑟槍的人說。

一聲震撼的手槍聲。改裝的法西斯帝已經倒下了。戰士們奔到他面前來，解開上來。一點

不剩——穿的是軍官制服  
五炸完成了。隨處都在一個鐘頭之內，獲得了充分的食物與彈藥。只有一件事——統計被

擊死的波瀾如響，沒有辯論。無論如何他們總死了幾百個人。我們陣亡了五次，傷三人。蓋爾斯斯們很快就還整頓起來。但是我們的影子會一個也沒不到；我們現在該走了！

——和我們一同走嗎？——謝林匆忙地問老頭技士。那人搖一搖頭他的眼睛裏流出了眼淚。  
——不，我老了。膽發戰，走不動。我要留在這兒。我知道——我們的人會來的，我還要出力，像幫你們一樣。

謝林用擁抱和接吻來回答他。

——老人家，你是一個好人，是個勇敢的人！真正的蘇聯公民。

老頭子轉進湖回去。他走着，拄着在這次肉搏中居然殘留下來的傘，戰士們都目不轉睛地送他，直到在暗夜中看不見他那駝背的身影時止。

七月十七日

我們今天終於進了「澡塘」了！我們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好久了。有一個月沒有洗澡，沒有換內衫了。洗澡是非常需要的——一點也不比麵包和彈藥等次要。

軍營和從前一樣，駐紮在森林內面，離敵人遠，離河近。郭爾喬夫帶起他的忠實的助手馬吉舍夫，郭爾布世金和索洛加老早就預定了一個作「澡塘」用的好地方，那裏主頭是有個好的隱蔽。河邊有木筏，脫衣服也方便。

代理司令官柴哈林作了一個「洗澡佈告」——和真正戰鬥計劃一樣。事實上是如此：洗澡，但票記牢，並不是在澡塘內，而是在敵人的後方。

——我們要輪流洗澡：一排人洗，另一排人警戒。——柴哈林命令各支隊長。  
——請羅珂夫的支隊先下河。警戒排佔領陣地。其餘的人，在脫衣之前，先把機關槍佈置在岸上，分配好射界，以防法西斯蒂進攻。機關槍和步槍完全裝好子彈，準備着的。

我倆從窗棧內把仔細保存了一個月的內衫掏出來，小心地打開。

人們向水中跳去，好像是去衝鋒，——大家一湧的跳下去，往水裏一鑽，大海大泳起來……

另外一些人小心地從木棧上，忽而把這隻腳忽而把那隻腳，伸進水去浸浸。

「老叔！請隊避好，趕快下到水中去吧！」——游泳的戰士們向這批人叫喊。

這是什麼意思？是笑話呢？還是真真的戰鬥警告？

這話說過了還不到半分鐘，大家已經躍在河內，只剩下額發露在表面，其餘全洗刷，擦啊，

把自己身上一月來積垢都洗下來，還有臭要洗下些散掉的血跡。沐塊肥肥在河內，大家洗得那

樣，一個人都有一把用岸上的草作成的擦子。

險不用的舒服啊！戰士們在河中游來游去，活像一羣調皮愛鬧的外孩子。……

「頂好！頂好！不要從這兒出去。」——羅維珂夫說。

我坐坐在岸上洗的，也沒有解開受傷的腳。朋友們用鍋子給我端水來。我也是「洗」得那樣

歡喜，和浸在水中的人一樣。「洗澡」已經繼續了兩小時。一個支隊總上另一個支隊，有些大隊

要彈迫，才肯從水中出來。

剛剛大多數人已經洗過之後，對岸忽然發出自動槍的響聲。

「執槍！」——岸上發下了口令。

大家都從河邊向步槍、機關槍奔去，有些人赤身露體，就臥倒在武器附近空向出現，步槍的響

國兵士開起火來。彈射延長了約十五分鐘。德國人沈默了。我們派了三支強有力的偵察隊出來，

偵察隊後顧——又跟了一分隊已經洗完的戰士。敵人並不多：大概這是在樹林中迷了路的一個營

也。也許是征伐隊。雙方又繼續射擊了一下。我們並不想向敵人進攻和進行大戰門。不過和河水分

手真可惜！等候了一個月，現在一共只剩下百來人沒有洗了。

——是這渡波湖的人，都要洗完。其餘的大任警戒……哈林命令。

「洗洗」，敵人的槍又打起來了。但所有的戰爭終於洗完了。

「開頭水也好，『洗澡』裏有了熱氣了。大概，『馬密新』機關槍裏的水也開了。——高濟克玩笑着說。

他是個真正的宣傳家，馬上就編了一個歷史故事：

「彼得大帝時代，有一個兵士在涅瓦河岸上站崗。他急於想洗澡。便脫掉了衣服，把槍和內衫放在一起，跳進水裏去。剛剛一開始洗澡，恰好彼得第一在涅瓦河岸上出現了。兵士立刻跳出來，抓起槍，赤裸裸地挺直了身體，開始報告起來。彼得說道：『你自己所作的事應受重罰，但是因為你從河中跳出來，首先抓住槍，不先抓褲子，這樣就減輕你的處罰吧。』

「哦，我們可不慎抓起了槍，甚至還給敵人以反抗呢。——高濟克笑着說。

「夜間。我們的隊伍到達了一條公路附近，我們正要通過這條公路，我親同那霍喬夫及其偵察隊一塊向公路走去了。

探望着。本來每天公路上，都有漆着十字徽的黑色大汽車，裝起從前錢來的傷兵，成羣結隊，拖得綿長長的，通行過去。雖然內中也是裝的法西斯蒂，但這並不是我們的對象。我們從來不打傷兵的。

此刻在我們面前通過的也是這樣的縱隊。不過迎面來了一個小小的，不到一連人的正式隊伍。從兵士的那些特別醜惡的形像上着來：好像他們肩膀上不是背的行囊而是軟的太包捆。

「這些軟包捆的又是什麼隊伍呢？隨帶器材的工兵嗎？」——我們想着。

忽然連一連人在黑色大汽車旁停止了。發生了一陣可怕的喧嘩，吵罵。

應該向我們隊伍發出信號——穿過大路去，但我們忘乎其形，爬到匪徒們附近來了。奇異的響叫。打了一手槍。又有人呻吟一聲。那些兵士都往大汽車那兒跑。

他們連忙把背上包捆放下，紛紛往汽車內竄避。汽車上放不了這多。急於又把裝有傷兵的

繫床弄來。先放上自己的包攔，然後才裝病人。

「派我們在裝運機器的混財走」——最後，我們這樣徬徨道。  
裝運「工作」約莫施行了二十分鐘，隨後救護汽車還早照自己的路徑開走了，而法西斯的這

一連人就繼續開到前線去「打仗」。

當四週靜寂下來時，聽到路士發出了一點小得難聽的呻吟聲。

我們走近攔去。原來是一個快要死的德國傷兵躺在壕溝內，獸床蓋在他的身上。德國人裝運東西走時，忘記了他還在溝內，而也許就是，按搶劫的辦法，簡截了當地把弟兄扔掉於完畢。

我們從他的頭下弄到了一點文件後，就用信號通知隊伍，大家都穿過了公路。

天剛一放曉，我讀馬茨醫生來認識這個傷兵的文件。

安斯著、洗月特爾，第一五二獨立通信營兵士。

他的抄本上載得有封寄給妻子安密的信，信還沒有寫完。

洗月特爾在信中說到蘇聯的好森林，好出產。他把這讚揚得了不得。

「哈，安密，很快你就可以收到我的禮物——西伯利亞的狐皮。我弄到手時，已經是做好了的，真是小巧精緻。有好機會，我就寄給你。這條狐皮是稍微戴過一下的，但不妨事。很快我就要到達那出產狐皮的地方，那時我就有可能捉到一條全新的給你。」

對洗月特爾說來，大概這就是寄狐皮的最好的機會。蘇聯的砲彈把他打得個半死不活，於是救護車就把他送到後方來了。但在路上都是一幅難以測測的情景：朋友們也想送禮物給各人的妻子。匪徒們劫住了自家的救護車，裝上了自己的東西。禮物都開走了，而洗月特爾留下了。連洗

月特爾的包裹也一同運走了。很快，安密就會收到一稍微戴過一下的西伯利亞的狐皮。

未嘗是永久也不會收到什麼東西了。他的男人——一個在戰爭中很厲害的「戴過一砲彈的男人」——安斯著已經被自己弟兄——亞西亞人擄在壕溝內了。就如同一個個骨骸般。

人——安斯著已經被自己弟兄——亞西亞人擄在壕溝內了。就如同一個個骨骸般。



人：法西斯軍洗劫得離得遠不了那「庫薩斯西伯利亞孤皮」的墳方。就是他的強盜夥伴們永遠都遺棄不了那個地方。

七月十八日

昨天沒有來得及洗澡的人，只有那雷雷次和格的偵察隊。他整天都在「瀟瀟」中。下午六時

的「一二」站。夜間將有兵車一列開來卸車，據鐵路工人的消息，他們是在「〇」城上車的。可憐這就是昨天的征伐隊。關於加里夫基，李丘舍夫和我們的事情大家都曉得。準備軍隊不過是隱秘。這兒的防軍司令——是野獸。我等候命令。如果我們不來交付兵車，那我就結果防軍司令的頭。

防軍司令——是風狗。我親眼看見他槍斃許多人和虐待我們的鐵路職工，他們都是被弄來

向距離這兒五公里處的鐵路開去，以便經過這條鐵路。

李丘舍夫的隊一直向車站開去。只要我們在鐵路上開始喧鬧時，他便進攻車站。

我們這兒有破壞鐵路的經驗。一個念頭——就是截斷所有的電綫。但這不行——電綫一斷，火車就不會開來了。拆除鐵軌嗎！但又用什麼來拆呢？手邊沒有工作器具。

鐵路上一個路棚，棚內住有一個帶家眷的鐵路夫，沈默，樸實，年齡在四十五到五十歲之間。一個老妻，兩個女兒。我們向他借拆毀鐵路用的全套器具：螺釘輪胎，取就層釘的一櫃子。

這位鐵路工人把全套東西弄好了交給我們，他本人也同我們一塊到路基上去。他迅速敏捷地

指導我們：

「現在我來把枕木軌隙上的螺釘鬆開，你隨後用擗子擗釘在枕木上的層釘送過來。」

他一面又指點怎樣做，一面又用螺釘輪胎卸螺釘帽。我們猛然間看到他雙眼都在流淚。

「你怎麼的呀？為什麼哭呢？」伊萬諾夫准樣問他。

「在這兒，我住過二十年。現在可要離開了。」——巡路夫悄悄地道。

「暫時你可不要離開。就留在這兒。我們很快就能轉回來的。」

「急得不離開啊！反正他們要槍斃我們的。」——因為我的路段上，路軌被拆毀了。

伊萬諾夫准樣登時為這個蘇聯公民家庭底命運焦急起來。是的，在我們走去之後，這套鐵人是難逃浩劫的。

「修好起來吧，——他向戰士們說。」——我們來個另外的做法。把炸彈送到火車頭裏去，

或者都擗到車箱裡接軌上去。路軌不要拆除。」——然後他又照那鐵路工人一聲。——「老叔，你可記住：這一工作，在必要時，你再來幫我們罷。」

「聽得到，同志，我一定做到，只告訴我一聲，在什麼時候。」

隊伍都退到樹林深處去。鐵道旁邊只留下十個人的「支特別隊伍，由巧妙的彈彈手麥奧洛夫

率領。

鐵路在這地方，不是照我們所希望的從堤埂上穿過，而是由四槽裏通過的。戰士們坐在高崗上，比鐵路高出了七八公尺。可以從上面望到火車。戰士們把三四個手榴彈都全拴在一起，拿在

五裏。

——專打火車頭！對準司機棚和鐘樓擡去。——麥奧洛夫低聲發出了最後命令。

——沿着鐵路，從後方傳來了汽笛聲，轟隆隆。

——拖車，——從前的鐵路總理工人，麥奧洛夫立刻就判斷出來。——後面就是火車。先把它放過去！

兩輛拖車從下面通過。麥奧洛夫很惋惜：是應當把它打掉的。但是如果把火車阻住在後面，又怎樣辦呢？列車是向前綫方面開去的，開的滿車，迅速走近了埋伏的地方。拖車已經到了車站。它們放出綠色火箭：道路可以通行。

——討厭鬼，用綠色火箭講話呢。我們馬上給他們放出紅色火箭，——麥奧洛夫憤憤不平地說着，他已經準備擲炸彈了。——「照準煙窗！——投到司機棚去！」——他在臨近煙窗的火車喧鬧聲中向戰士們喊叫。

車頭煙窗裏面冒出來的光亮火星已經指明了。炸彈要向那兒投去。

「開火！」

十束炸彈向火車頭上飛去。發生了可怕的爆炸聲。熱水迸濺到戰士們的身上，蒸汽人包圍住了。

——打中汽鍋了！真好！——麥奧洛夫在被破壞的，一輛爬上一輛的車箱轟隆隆中，大聲得震地喊道。

——走吧！——他發出命令，戰士們都隱藏到暗霧中去了。

李瓦舍夫這時正在車站上活動。車站還沒有被佔領，不過進站的轉轍都已經被看守住了。如果火車迷了過來，——便在一輛轉轍處把它弄翻。

火車出軌的轟炸聲，成了進攻車隊的信號。拖車首先奔來了。女轉轍手李姐很迅速堆集着車

一直送進死路去。

我們在那裏一定要把他們全數殺死，否則我以後便不能活下去了一——她跑過去的紅軍戰士們喊着。

在鐵路職工幫助之下，把車站上的積屍屍搬走了，電綫也切斷了，轉轍也炸毀了，防軍司令還愛爾及其他的走狗們都結果掉了。

我們衝到柏林中法。這一天很好。

### 五月最後幾日

我們所走的道路老早在和戰時平行着——自北向南。已經走過了幾百英里。今天我們將接近了戰線——大概二十至二十五公里。這可以從左方的大砲聲聲響，以及從佈滿了道路的德國軍隊上判斷出來。

依然和從前一樣，我們的森林沒有被德國人佔領。德軍的縱隊都棄去公路邊上。縱隊們行進時，只有前衛和後衛——還是沿道路走。並沒有向林中派遣兩翼的側衛，德國人害怕樹林子，就像害怕鬼魂一樣。我們衝過了許多障礙，遇到幾十個敵人的縱隊，其中也連步派。但我們還沒有見過他們。前衛和後衛都離我們幾十公尺以外的地方。

可恥的胆小鬼！他們只能用大的駱駝隊，用成千的坦克來作戰。他們只是在機車旁邊稍好過。步兵連一與坦克連分離開來，使他們連連進攻的機械就起起落落。

今天黎明時分，我們却看到了一種新式的警戒方法，這可以說是德國「發明」中的成果。一個西斯科兵營停在村中邊界，在這種邊界中，德國人照例要在村邊上和樹林的配置幾甲車，哨兵。但是是在夜間，靠雷喬夫就報告：滿村是德國人，但是沒有半輛鐵甲車和坦克。

不聽狗叫，多得不得了。他加了一句。

——什麼樣的狗？——我們不懂。

葛雷喬夫走近村莊，看見了一幅奇怪的畫景。村邊，並沒有鐵甲車和坦克車；有許多狗棚。原來這是法西斯蒂們強迫農民把這些狗棚，從家中移到村邊來的。一有生人出現，狗就吠叫起來，可以把棚在棚們附近的哨兵驚醒。

但是這很難欺騙我們的雷喬夫！他把自己沒有喫的那份肉給狗吃了，牠們也就一聲不響地，放那雷喬夫進村中去了。

——我們繼續前進。暫且還不準備由此地穿過前線——我們還要向南走一點——那兒比較安全。而且也不知道：我們的女使者們穿過了前線沒有，把我們準備好的突圍時所用的信號通知了司令部沒有。

女子們在三天以前——七月十六日——便出發了。她們或者可以給隊伍建立一件大功，或者在穿過陣地時死掉。她們現在在什麼地方呢？最後那一天，烈華與珂上校，庫巴索夫准校，馬斯羅珂夫准校和一等政治指導員梅德結夫從早到晚，指揮着她們去擊退。

——擊，再從頭來一次。——庫巴索夫要求，女子們便把隊伍預備穿過戰線時，用來預告蘇聯軍隊的信號重誦一遍。

指揮官們特別仔細地教導女子們，當德國軍官訊問她們時應如何回答。

——你們從那兒來的？——問女子們。

——蘇花旁邊這個村子來的。

——為什麼留下來沒有和大家一同逃走呢？

——我們要收割糧食。我們要給軍官老爺洗衣服。——黑眼睛的，活潑的女打字生麗薩，踮

着精緻，靈敏地回答。

在行軍一開始時，她總是唱歌，又唱小調，現在人也餓瘦了，腳也提不起了，沈默了。她和我們一

而忍飢受餓，如果得到一塊肉或者一個生馬鈴薯時，一定要找到一個比她更軟弱的人，和他平分。

奧尼波娃、瓦麗亞——個個健有力，圓臉姑娘。她簡直能夠抓兩個德國人的衣領子，把他轉的頭角猛猛地對碰着。瓦麗亞是印刷所的抄字女工，現在却是採集草葉和蕨菜的「女子」了。

麗姐、高爾察克——是一個志願跟我們到這裏來看護婦。從精神上的勇敢和堅強性說來，她簡直可以成爲很多很多男子的模範。當於進攻心，一張勇敢的面孔，一雙灰色的眼睛。她總想和

軍需衛夫一再去担任夜間偵察。但是我們不放她去，很愛惜她。——我們讀完，便堅強有你們四個女人，應當憐惜你們一下。——她來請求特查庫特內這樣回答。她白天總是和其他的「女子」們

忙裝到被德國人佔領的村莊中去，獲取寶貴的消息回來。

格畢科娃、瑪露霞——看隊長，十八歲，白嫩嫩的，很溫柔，很乾弱，像玻璃一樣。不論是軍裝，不論是靴子，不論是身邊的手槍，都不能使她變成軍人的嚴肅樣子。她是一個天生的溫柔

女人！在戰爭中她這個樣子是很難得的。更是砲彈爆炸時，一點塵塵打到她，該怎麼辦呢？她很

懶慢，沈默。她在傷兵中工作，非常富於自我犧牲，能於把所有傷兵的痛癢好，對每一個傷兵都是

是關貼入骨。她換好了一個人的繃帶，讓他靜靜地躺在林中的落葉上，頭底下是發香氣的松枝，瑪露霞則坐在一旁，沉思着：如果能把受傷者的痛苦移到自己身上來，那他就可以再去打法西斯

帶，這樣就好了。

好姑娘——瑪露霞！所有的人都愛她，所有的人都尊敬她。很多人向她提出（不知是真的，還是開玩笑）「祇要戰爭一結束」，就來同她手交手，心連心。她溫柔，她穩重的回答，

祇要她人在心在，祇要提議人用柑住希特勒喉嚨的手來握着她的手，在這種條件下，她就同意。

——更弄到這樣的一個結婚禮物——瑪露霞就永久是你的了。——怪愛玩笑的高爾察克對瑪

一個精神熱烈，面色黧黑的高個子戰士戲說說道。  
女子們在我們一起，主要的工作是燒飯，補衣服。

每次突圍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又打手槍，也擲手榴彈，同法西斯蒂搏鬥着。

——我們自己提議穿這種褲，去同紅軍主力部隊取聯繫。

十六日那天，她們換上農民的衣服，同我們告別，自然，也哭了。可憐，眼淚不僅掛在我們的可愛的妻子的眼上。因為她們是爲了我們去犧牲，可能難免死難。她們自己說：我們充滿了敬仰和感佩的心情，在黨旗底下走，毫不顧身的女兒們的身軀。她們自己說：那浴露西亞式的上衣，最後在樹中間閃爍了一下，我們的好伴侶再也見不到我們了。

### 七月二十日

我們在樹林中和沼澤上行軍，不僅要利用地圖和指南針，而且還要當地嚮導——老人，老人的幫助。這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險，和我們一同出發把隊伍領到指定的地點去。有時我們和老人衝突起來，他們也參加作戰。

在我的單頁簿上，已經寫上十幾個這樣的姓名和住址了，這些人都要肯定自我犧牲精神，都是我們的好朋友。等到將來再來感謝他們，此刻我們將這頁紙條塞進褲子，以便在危急時先把它藏起來，免得洩露我們朋友的秘密。

今天我們的嚮導，是一個五十七歲的集體農民，謝苗。他對周圍很熟悉，如果他迷了路，便由他帶領我們走出來。——老頭子，這隻紅毛狗，我這條狗很聰明，帶着狗繩不讓走到哪兒，他一定會走出來的。

老頭子總是帶着狗同偵察員一塊走在隊伍的前頭。林邊在莊園幾公尺遠聽着，忽然鬆起了耳

——天哪有野獸了。——老頭子咕嚕一句。

林達好像有經驗的偵察員，忽而跑，忽而爬，忽而停在原處。偵察員們就跟在牠後頭，很快從樹叢中狼狽地跑出來。一種模糊的野獸的沙沙聲叫聲，林達用自己的聰明的狗眼望着我們，準備跳起來。

「沙沙地響好了。」

「要捉野獸了。」

林達猛地一跳，跳到林叢中的野獸身上，就在這一瞬間，野獸却發出了絕望的人聲。我們跟在林達後面，看見牠在森林裏跳躍。一個德國兵士的衣襟，那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從林中醒覺過來。

「什麼人？」

兵士原來喝醉了酒，他是一個德國行軍麵包坊的麵包師，麵包坊就駐紮在那近的村內。據他說，麵包已經烤好了，正待分發出去，他自己喝了一肚子啤酒，昏昏沉沉的走出了村莊，不覺落在樹林裏，倒下就睡着了。

「聽到麵包的消息，尤其是麵包坊烤的熟麵包，真把全體人都大大激動了。誰也忍耐不住流口水了。」我們已經一星期沒有看見麵包了。吃的是沒有鹽的肉，多半是乾菜之類。

「先偵察一下，」隊長命令。

被林達捉住的那隻野獸的俘虜「麵包師」，由偵察員們帶着，要他指出麵包坊的地方來。

過不了半小時，郭雷喬就帶領自己的全部偵察員，將半醉半醒的俘虜麵包師，問到我們的駐紮地。這些當麵包師的兵士，連身帶麵粉和麵包，背着裝滿麵包的口袋。勝利品立刻分給全體戰士。

「麵包坊呢？」查庫特內司令官壓色俱厲地問郭雷喬夫。



——  
 彈土，全部機器和鍋子都破壞了。麵包統統傾倒在路上了。——郭雷奮夫報警，樓着，笑！——  
 文補光道：——這般匪徒真幫忙不小，你簡直要為還向他們當面道謝。

這次襲擊成功我們很高興，大家吃得飽飽的向前移動了。

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從早晨起，我們就爲了擄導，作難起來。

——擄導完畢了。——郭雷奮夫向司令官報告。

——這就是說，原來這個帶路人就不很清楚前面的地方了，現在要去找到統糧。當我們遇到一個沒有德國人的村落中去時，還是一個擄導也沒有找到。

希特勒匪徒們把這裏的居民真是糟踏得太殘酷，弄得所有的人都逃難到森林和沼澤一帶去了。我們在一家集體農民的院門內碰到五個披難的農民屍首：四個男人，一個女人。

——真是毒蛇，甚至對婦女都不留情！

——今天要碰着他們，我定要殺他們五個來償還我們一個。——杜布洛林斯基嚴峻地說道：當然大家都懂得這個最勇敢的指揮官底話的價值。

上帝！你在那裏？——雖然我們聽到馬廐那邊發出了一個老婦人的嘆息聲。

我身上散散一戰，——好像是空曠墓場上的聲音。弟兄們連忙跑到馬廐那邊去，立刻就小心牽着一步一擡的白髮老漢來了。

——爺爺，你是什麼人？

——瘦親們，我是集體農民，活人。名叫葉芬。敵人也不擾擾我的，他們以爲我是個不識事的人。

直到此刻我們才看出，老漢那副陰陰無色的眼睛總撒過我們，朝一邊望去。憔悴的葉芬來

△想深後什麼似的。老漢原來是個瞎子。所以德國人亂說他是一個不做壞事的人。

——爺爺，你怎麼活下去？難道村子裏祇有你一人嗎？

我懶得，我祇一個，可是你們人很多。

——你可知道，我們馬上就要走的。

——那末，我也要走。——爺爺堅決聲明。

——爺爺，你得有人牽着才行哪。——查爾特內司令官羅過地說道。

——我自己知道路。

——你怎麼知道，你看不見呀。——司令官發熱地說。

——乖罷們，我的路比你們知道得好得多。算吧，我在這兒住了六十多年了。

——司令官和偵察員們開始來問葉芬老漢，前去怎樣走法。他確確實實地回答了一切問題。——

都與地圖上相合。

——我們把他帶在一塊怎樣？——郭雷喬夫提出。

——爺爺，腳有勁吧？——司令官問。

——走二十里路，大概，可以不歇腳。

——當然，爺爺是有點過甚其詞，但是果真他同我們一塊「不歇腳的」那怕是走五公里，我們就

就得手了。

——爺爺，老早就看不見麼？——司令官問。

——現在德俄戰爭的時候。在那兒中毒了。

——決定帶起爺爺一塊走，到了有人的村莊再把他留下。

——挑選了一個戰士出來。他走近爺爺身邊，讓爺爺的手搭在他肩膀上。

——我們走出集體農家時，又同院門口的死屍瞥了一眼。一條雜毛大眼的小犍牛立在一個死了的

老女裝裝前，儘管她叫著，它那白晃晃的褲子在這女人褲衫上胡裏胡塗地拖著，百頭就在得到一邊的槍聲吐出來就丟。

「仔細在這兒麼？」葉芬爺問。

「在，躺着的死人眼前，大概那是她的女主人。」

「我知道有女人被打死了，是聽到的，她——女主人是個什麼樣子？」

「穿著一條油而潤漆的，約莫四十歲光景。」

「她就是我們這莊裏飼養牛的那克那娜。一個快手快腳的娘們。誰要壞了她的仔牛，她就硬瞪難的眼睛。問你，她那兒還死的有什麼人呀？」爺爺又追問。

「有四個男人。」

「我知道，也是聽說。這裏面還有和我同名的葉芬、哥羅赫，是不是？」

「爺爺，我們不知道。」

「她是我們工作隊的隊長，你們怎麼不知道呢？小小個子，氣力很大；拿着一根糧樹拐仗，那是我替她做的。」

「我們照老漢所說的樣子，果然不錯，就在那堆屍首中找到了小個子老頭，工作隊長葉芬，哥羅赫。不過那根糧樹拐仗，離開主人，橫在不遠的地土上。」

「走過村莊，眼前是一片田野。」

「這兒的小麥，——爺爺兩路的兩旁一面指，一面說，——都是選的好種子種的。我們農莊裏的人真是一粒一粒的挑選。你們看吧，這小麥該長得多稠，穗子多大啊。」

「不錯，我們看到那一望無際的，稠密的，滿是毛刺刺的穗子的麥地，但是替我們帶路的瞎子又怎樣能看見它的呢？」

「現在就要往右邊走了，——爺爺悄悄靜默一會，說道。——如果這兒是條小路，那它

就是照直通到樹林裏去的，也就是到你們所問的那條林路去的。

一走進樹林，我們都相信，爺爺不僅確實知道那些大的林路，而且知道小的林路，連每一條小溝小澗都記得一點不差。他按一路嗅着的樹葉氣味，判定右邊是那種樹，左邊又是那種樹。

我們走進沼地邊上了。

老早以前，這兒置的是陷死人的地方。到市場上去，本祇有五里路，但繞路走去却有二十里。以後燒柴農莊都動員起來，把這裏的水都牽走了，現在修開了一條直路。

蜜蜂的嗡嗡聲。爺爺連忙告訴我們說：

——此處我們養蜜蜂的蜂窠快開鑿了。蜂窠又大又窩。我們的蜜蜂造到莫斯科的農業展覽會去過。那兒人人嘗過我們的蜜蜂，都說：我們的最好。

多說上們那犬羣的圖在莫斯科周圍走清，津津有味地聽他敘述他家鄉的故事，敘述到別洛哥四亞邊區一帶的豐富出產，敘述到集體農莊的優裕生活，並且還說到他們區上建成了鋸木工廠，以後又出現了膠膜廠的工廠。

——現在我們自己來作主的時候，興旺活潑的生活就開始了。我們大家，也像蜂羣的蜜蜂一樣，勞動着在工作着。

爺爺老漢吁了一口長氣，手在胸脯上畫了幾下十字。

這種手勢，在他看來，就是爲蘇聯勞動者所手創的一切事物祝福，而自已偉大祖國的一切，這位種子老漢在這時光都是看見了的。

我們沿着森林和沼地，穿過小橋，已經走了十公里了。從來一次地親眼看見過沼地從未見過的轉道。種子老漢分了一路，路真得得好。

我們剛一停下來休息時，我來整理我的傷腿。解開外面釘的一塊軟布，把腿露在太陽光下晒了兩三個鐘頭。閉上十米與長的繃帶，去掉藥棉花，把腳露在太陽光下晒了兩三個鐘頭。

這也就是這位令人稱愛的馬茨醫生所品題介紹的「太陽燈」治療法。可憐的醫生啊！他經歷到這樣一個程度，看來，在他臉上除了那副代項帽子的大眼鏡之外，幾乎一無所有。隊伍休息時，他總不得空休息一下。戰士們一停下來就睡覺，然而這位醫生還要面面俱到地來關心我們。此外他又那麽厭煩，翻譯德國人的文件，馬茨醫生在這方面也是一個妙手，猶如他在醫務方面一樣。

每天醫生要替所有受傷的戰士換繃帶，並且還替他自己換藥，因為他從來就是步行，腳磨破得流血。

我也來試試步行，有時也走上兩三公里，一走不動了，就和其他傷員們一樣坐在馬車上。馬茨醫生就走在一個戰士身旁，一隻手抓住他腿上的皮帶，一頭一頭一頭一頭。

「醫生！這兒向哪邊空地方，請坐上車，歇歇氣吧！」

「不，我能走。」馬茨低聲回答，還要來點笑話：「昨天騎驢弄到一隻小牛犍子，小牛犍是怪活跳的。現在我終於感到——跑跳得動了，要跑才好！」

「醫生總在顧着傷員們面前表演自己那得需要坐車系。」

「三級軍醫團團長司令官命令你坐到車上去。」我們聽到司令官派來的一個戰士這樣說道。

「兩次一輛坐上車子邊旁，一陣咕嚕了幾種什麼。」

「今天我的脚經過日光浴之後，醫生又來替我纏繃帶。」

「你快知道我們隨行進路該麼？」他問，「你快要進三公里長的盆塘，泥浴。並不妨礙。小車以後我們再弄好了。」

我們每天都經過泥浴地，今天可要克服一個大沼地。所有馬車和照管馬車的農人都冒險走天路。一部份傷員自步行，另一部份由健康的同志們擔着。

現在帶路的是個新驍導，牧人，六十四歲，波蘭籍，菲克脫爺爺。他帶我們通過這塊沼地時，總是走些小陷腳的，陷下去也不是很深的地方。

沼地，看來——是一片菁，青草上開得有很多淡黃色的小花。躺在草地上滿可以休息一頓。我們就走上了這塊草地，但每走一步就使我們失望。開始我們就沿着長滿苔草，富有彈性，像如橡皮地氈的路上拖帶水的走着。脚剛一踏上去，四週的泥水都活動起來了。

再走下去就碰上了草標子路，草標之間就是水。水上面蓋着一層水草，還有苔草。有時泥水打起蓬蓋。兩隻脚淹下去不知淹到什麼無底的地方了。扯起這隻脚，那隻脚又陷下去了。脚剛解脫了水苔，草又在打擾了。水草就像蛇一樣，一串一串，青青郁郁，把你的脚漸漸纏住，怎樣也拔不斷。我又生氣，又用勁，鼓起全身精力，繼續向前衝去。我們同沼地作戰，走一步打一步，真比同敵人作戰還要艱難。

我們在這沼地上打了已經一個鐘頭，只打過了一個公里。前面依然是這樣一種險惡的，可恨的草地，黃花披路，無邊無岸。樹林，乾地，要快些到達就好了！

再走下去，泥水沒起我們的腰幹。傷員們和身體過弱的人祇是靠草標子救了他們的命。我們用兩隻手，檢點沒用牙齒，死死地抓住這些救命的小高兒。祇要不淹落下去！

我們拖起一字長蛇陣在沼地上走着，已經走上兩點多鐘了。有時，忽然聽到有響聲到水邊裏，約人在呻吟求救。

他在哪兒呀？

他的背和背包現在水外，頭已經浸在水裏了，——祇是水上的苔茸堵住，才沒有立刻淹沉下去。

快

抓住他呀！——一個戰士喊叫。

雖然我們渾身是勁，也不夠勁是從兒來的。四圍的人都連繩帶跳地去撞那個快淹死的人。戰

士們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拖起出來，連料是料：他鼻裏流出水來。像是半夢不醒的，並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他頭上肩上都纏着綠長長的青水草。他剛站住一下，就丟抓到同志們身上的皮帶或小褂子。

頓時，整個隊伍都連成一串：所有的皮帶，棍子，步槍，繩子都聯接起來了，活像一條吊得

有錢或其他東西的長練子。

太陽晒得炙人。連想水喝，又沒有淨水，四週都是泥污。我們祇有讓乾枯的嘴唇自由地對着它。只是現在我才懂得，什麼叫做渴：有時我們在碧青色的蜘蛛網上受了一番苦難之後，就來休息一下，一個人找到一堆草棵子。很少坐著。大多數人都像我這樣——往草棵上一靠，腹部頂在草棵墩上，腳手在一面搭起，就像仆躺在枕裏上面的。也就這樣休息着。居然有些人「撿抱」着一堆草棵子，就地壓着了。但不久：就滾開了，並開始往下面流去。

悄悄的又一聲口令：

——起立！開步走。

雖然我們急行進，怕敵人飛機發現，但是三公里遠的沼地我們花了三個鐘頭才把它通過。現在，我們已經達到了沼地的邊上。走進到樹林中了。健強的戰士們把所有衰弱的人都帶出來了，把所有的傷員也帶上來了。一架法西斯的偵察機終於發現了我們。它並我們頭上打了三個圈，就急向西飛走了。我們知道，它快要帶領轟炸機來。

本來應當是向前去，到探樹林裏面去，死在敵軍我們。但是我們連一步路也走不動。大家全都倒在地上，精疲力弊，遍身發濕。當然，我們有我們的指望，即那草瓜瓜的咳嗽，郭雷雷失及其軍械的衆偵察員。的確，他們也是疲憊已極，也需要在這殘枝落葉的地上伸伸腿子，休息休息。但云這窸窣打打，不怕疲勞隨時都很小心的人們，深知自己對同志們所負的責任。他們是不會說事，不會讓敵人進來的。





爲了這我們會準備好了信號，又派女子們穿過敵陣去了。

六、但是如果她們還沒有送到呢？如果我們在和德國人鬥了許甘未以後，再死在自軍人的砲火下，那才可惜透了。

那香去的人們回來了。

——敵陣的道路上有軍隊。——一個偵察員三兩定，一面報告。

——右面有兵士陣營。——下另二個報告。

——左面有鐵絲網和駐有德國兵的戰壕。——第三個人補充說。

——是什麼鬼玩意兒？——司令官一驚。——爲什麼這兒有鐵絲網？

——「陣地」停止了一個鐘頭。暫時無處可走；三面是敵人，一面是沼地。我們發現——在我們的左

面還有一道防線。不知是德國人緊接後方的防禦綫，也不知是一條預備綫。

——「我們發覺」這防線都不能僅靠這道從後方穿過戰壕，再到林中去。——查庫特內命令。

——我們發覺小心隊與戰壕而去。我們毫無差錯地把敵後方守衛的哨兵解決。他們把我們當作是

開到他們發覺去的援兵。——敵陣還來得及問司令時，特務隊就已經用布蒙住他們了。

本來是很難相信。但是我們却真的從陣在戰壕內的法西斯蒂身上跨過去了。我們做得很簡單

，很妥當。知道後胸我們要比德國人強些。一直到我們靠近德國人前哨和潛伏斥候的背後時，這

些人才驚慌起來，又擡槍，又叫喊，機關槍亂打一陣，但是已經遲了。我們已經過了鐵絲網。到了

陰森森的樹林中央。沒有流彈不特在我們頭上響叫。

我在一個戰壕的邊上。黑漆漆裏，不由地摸到一小袋粉粒。大驚異了。馬上往衣兜裏一塞；

——「早上可吃頓好粥」，拂曉，部隊都在休息，我決意來趁這點混財。我翻出一看——原來

是俯首的兩麵包，上面印得德文字樣，裏面就是裝的我想拿來煮粥吃的黑火藥粒。

但是我們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想毫無痛苦，毫無損失地穿過敵陣，這怕是不可能的。懷疑很快

便證實了：偵察隊報告，說前面是羅遜村，德國人朝那兒走。不過除此村外，全區都是德寇佔領着。

——那時，有一個村蘇維埃看門的婆子，蹣跚到我們的樹林中來了。

——今天他們曾經好幾次打電話詢問一個什麼長官。——他對查庫特內說：

——說俄國話？

——真真俄國話。自然，在這以前還有個德國人聽過話。

——司令官流思了半晌。

——很值得聽聽着。——最後，他嚴厲地聲稱：

查庫特內允許了我同他一塊去，我們在強有力的保護之下，穿到村中，藏在墓園內的草裏。

——哦，看是誰說說謊話？不是查庫特內玩弄笑話。——也許有人在釣我們上鉤。

我們走到電話機旁，於是發生如左的談話：

查庫特內：你們找什麼長官？——柏林蘇維埃的長官嗎？

維爾中：不是，我們要軍事長官。你們那兒有軍事長官嗎？

查庫特內：（玩笑地）是的，有，但不多。不過你們是要什麼軍官——要德國的呢？還是蘇聯的？

維爾中：

休想我會。

維爾中：（生氣地）不要發饒。請回答，你是什麼人？是德國人，還是俄國人？

查庫特內：（嘲笑地）得，世道正想確實問問你這個問題呢？

電話裏大吵起來，後來談話又恢復了。

維爾中：如果你不說你是什麼人——我就要下令逮捕你。

查庫特內：還還得看看，究竟誰逮捕誰。

話筒中：請說說自己的姓名，也許我們可以明白的。

查庫特內：這我並不知情。請聽聽！查庫特內。

話筒中：什麼一回事？是查庫特內嗎？（已經變成喊叫了）查庫特內，你聽着，你怎麼跑到這兒來的？我是——蘇答科夫。

查庫特內：（疑惑地，皺緊眉頭，深思着）我不記得了……

話筒中：噫，你這個東西！我們和你會一同在研究院提過關於地形學的學位論文。

查庫特內：（大吃一驚）你聽，是真的嗎？是你？蘇答科夫！

後來，兩個指揮官之間的談話就是一片歡呼聲，暗語。一件事很明白：蘇答科夫是在前綫的作戰部隊中說話，這公敵部隊離這兒只有幾公里遠。馬上他派一連鐵甲車來，把我們全隊帶領出去。

德軍雖然此城已經被破壞，可是還殘留着本地的通信電綫！

查庫特內和我，真是措意不措的高興。不過內心裏還有點難過。在敵人的包圍中過了三十天之後，很難相信現在我們差不多是已經到家門口了。

——如果這是德軍佔領，那末，查庫特內懷疑着。

我的興趣也消滅了。這非同小可。整整的一個鐵甲車連！立刻它們就要來了，快勇閃爍着頂上的白頭燈，由我們看看，這就是電話中談話的結果。啊呀，我們真太不小心啦！

回到林中，查庫特內把隊伍佈置在林邊上，對着約定和鐵甲車隊會面的地方，構成半圓形陣地。戰士們準備好了一束束的手榴彈。

——我再說一遍，查庫特內對戰士們說。——要小心！也許會真是我們的人。

林邊上升起了煙霧，前面有鐵甲車出現了。它們快開進樹林時，忽然展開了衝鋒陣勢。大軍隊向我們，密擊砲火驟然上就要發了。但是車輛又吱吱發着停了下來。一個蘇聯的坦克指

探官從前面一輛鐵甲車的窗口上，站出來了。

——他們越發興奮地大聲喊道。

——紅軍戰士們，誰在攔阻？誰在攔阻？誰在攔阻？

查庫特內從樹後轉出來了。說句老實話，他並沒有權利這樣冒險。我們看見，查庫特內一直走到鐵甲車跟前，和該指揮官問候，他爲了要徹底證明，在我們眼前的確是自己人，翻來把鐵甲車的窗口都打開。他看見各車內都是我們蘇聯的戰士，穿的是鐵甲車隊和坦克隊的制服。

——出來，同志們！——查庫特內高興得不得了，不得向我們喊道。

——自己人！自己人！

手榴彈都收下來了。大家都從林邊上向鐵甲車奔來。戰士們從各方面圍住了鐵甲車。

這次希罕的會面，真是匪夷所思的。

人們互相擁抱和接吻着。戰士們擁抱祖國機車上的鐵甲，大砲筒，機關槍筒，撫摸它們。鐵甲，依依不捨的會晤，突然被查庫特內的口令打斷了。

——前進，前進！

偵察隊報告敵人離得很近。

迅速跟在鐵甲車後面走起來。隊伍在鐵甲車的保護之下，乘着黃昏的霧氣，用急行軍的陣度向自己軍隊那裏跑去。很快我們便走入一部份紅軍的陣地了。

哎呀，真可惜，這樣的快活，竟不能對着全世界，對着全戰線喊一聲「烏拉」……取，沒有什麼！我們在向法西斯毒蛇們作第一次衝鋒時，還可以喊的！

我要問迎接我們的指揮官們的第一個問題便是：

——加里茨基少將在哪儿？他的隊伍怎樣？

加里次基將軍在敵人後方經過了五百公里以上的路程，幾天以前，已經把自己的全部隊伍率領回來。該部隊底戰士和指揮官合編到一個大聯隊中了，現在加里次基就指揮這個聯隊。

這就妙啊！我們還要打下去！

我們的信號收到了沒有？我們派來的四個女子通訊員來了沒有？

沒有，信號沒有收到，女子也沒有過來。

這真是噩耗，但是我還希望，女子們尚未犧牲，或者她們以後經過艱難，或者繼續在法蘭斯著後方奮不顧身地繼續鬥爭。

現在我特別清楚地回憶到加里次基那一師人的一段歷史。該師自誕生之日起，就知道什麼是敵人的包圍。

一九一八年七月，紅軍第一軍底一部份隊伍，在東方戰線上，受到卡羅維爾的白匪軍重圍。當時所謂聖格列也夫的部隊，步槍三千，就陷在敵人的圍困中，大家都以為這個部隊是已經犧牲了。那知，幾天後，從一個不久前被敵人佔領過的曼那車站上，忽然打來了該隊司令部的電話。這個部隊終於突圍出來，砲隊以至武裝資財都保全着來，並正在去與本軍基本部隊匯合起來。

我翻我的日記簿，那兒寫的有該師的起源記事。找着了。這就是第一軍軍政委員庫依員舍夫底回憶錄上面的一段：

「我們的力量大大增加起來。一個久在敵人包圍之中而終於突圍重圍來的部隊，猶如聯隊了，它是受過訓練的，精誠團結的，有紀律的隊伍，成爲後來卓著榮譽的西姆比爾斯基隊的基本核心。」

現任該師師黨委書記——曾經當過聖格列也夫部隊底戰士——巴夫里布克同志關於這點將來還可以對我講出很多東西來。他此刻也突圍出來了。

歷史又把從前這個嚴峻非凡的例子重覆了一遍。

……我們到了哥美爾城內。首先是洗澡和換下已經破爛到不能再穿的制服！在軍醫院內，我進了熱浴室。說不出的愉快籠罩了我的全部神經。

我躺著，還有點不相信。真的已經衝出來了嗎？沒有；難道郭雷喬夫沒有去偵察嗎？炸掉的火車怎樣了？……毒蛇還沒有殺死。我們今天還要去戰鬥，猶如昨天和前天一樣。噯，昨天那塊可詛咒的沼地，幾乎沒有使我永世留在那兒；醫生是怎樣稱呼它的呀？噯，真是三公里路的盆塘！……但我此刻也在盆塘內呀。難道可以同日而語嗎？真舒服啊！

我沉溺下去，噙着水，拚命喊叫，用手亂抓東西。抓住了了一個平滑的鐵東西。我死死地握着。腦在閃想：真見鬼，地圍上連沒有一個渡口。我們是在渡什麼河？

——你不要喊叫吧，波里亞珂夫同志。——也不知是誰的，愛撫的聲音安慰我道。

醒悟了。我堅牢地握着浴盆的邊沿。一個喘吁吁的看護正在扶住我。他同浴盆內放清水，出去了一會，而我也就在這時候睡熟了：開始「沉溺」了。

……過了一點鐘，我從哥美爾打電話到莫斯科。報館編輯部祝賀我平安地從包圍中衝起出來：

——我們深信你們會衝出來的！

我激動地咕噥了些什麼。有很多的話想說：

——好啦，以後你再講吧。迅速乘飛機到莫斯科來！——編輯部方面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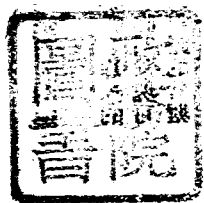
……我的祖國，我的同胞，正在進行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反對希特勒匪軍。事變之來，有像狂風暴雨一般；我用這幾句話開始自己的戰地通訊日記。

事變底暴風雨還沒有停止。它依然用着殘酷的力量在發狂。但是我清清楚楚的覺得：暴風雨也要把重大的打擊送給那些與風作浪的人。我在敵人的後方，在野蠻的包圍一整月中，對這一點就深深確信了。

四

我每天都看到這些希特勒走狗，我同其他同志一塊會不斷地殲滅他們。這般傢伙不是人，而將被有靈魂和心臟的射擊機器。是厚顏無恥的阻撓者。石卷卡，郭雷爾夫，杜海潘林羅基的隊伍追起他們來，就像追老鼠一樣。

當然，敵人的力量還強，殘忍，又狡猾，不過它一定會被我們的力量，被我們的非達到勝利不可的意志所摧毀的。在反法西斯蒂的戰爭中，只有我們——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同胞，才可以得到勝利。我們懷着這種信仰，要繼續作戰下去。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

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

——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

- (1) 愛護圖書，當心不要撕碎、塗抹、折角。
- (2) 準期歸還，讓這本書多流通，方便大家學習。
- (3) 自覺地遵守一切借書的規定。

政務院資料室 圖四 (1950, 7:5, 001—35, 000)



波里亞珂夫  
著  
韋廉士  
著  
韋廉士  
著

在 啟 人 後 方

---

著 者 波 里 亞 珂 夫  
出 版 韋 廉 士 書 店  
印 刷 永 興 印 刷 局  
發 行 韋 廉 士 書 店  
民 國 卅 六 年 五 月 出 版



C  
2.55